

62603/2  
10

## 俄譯本序言

本书作者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是德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无畏的领袖,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关于他,列宁曾这样写道:“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各国工人都知道的名字。在任何地方……这个名字象征着一个领袖对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革命无限忠诚,象征着真诚地不惜一切牺牲地去同资本主义作无情的斗争。”<sup>①</sup>

卡·李卜克内西从事政治活动的初年正值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反动势力在对内对外政策上都愈益猖獗的时代已经来临的时候。随着资本主义转变到帝国主义阶段,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斗争也更加尖锐了。修正主义——借口马克思主义好像不适合于新的条件而企图“修改”马克思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和腐蚀无产阶级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表现”<sup>②</sup>。卡·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一起领导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的一派。“左派”是当时站出来保卫马克思主义、支援国内的日益增强的群众运动的唯一的力量,这支力量由于俄国的1905年革命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卡·李卜克内西对反军国主义的斗争给予特别重大的注意,他认为军国主义不仅蹂躏人道和文化,而且对于劳动群众

① “列宁全集”中译本第28卷,第410页。  
② 同上书,第20卷,第322页。



为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是一个主要障碍。卡·李卜克内西从年青时候起就和青年工人有着紧密联系，他规定自己的任务是，争取给青年们灌输国际主义和反军国主义教育，以防止他们可能被统治集团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德国青年社会主义运动刚一兴起，李卜克内西就极其活跃地参与组织工作。他从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和反军国主义联盟的第一步起，就成为德国青年工人的导师和朋友。卡·李卜克内西把自己参加革命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他的“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特别就国际青年工人运动加以考察”一书，是将他在1906年9月30日对在曼海姆举行的全德青年组织代表会议所作的一个报告改写而成的。书名的本身就已表明，卡·李卜克内西把青年看成是反对军国主义斗争的一支强大力量。

卡·李卜克内西的著作论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许多最重要的问题。书中阐述了工人阶级在向军国主义作斗争中应当采取的战略和战术，以及无产阶级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战士所应起的世界历史作用。李卜克内西在这本著作中对他同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具体的阶级分析，他把资本主义的特征描述为反动的、有害的、与人类为敌的力量。书中的这个结论具有重大意义：“只有社会主义的火焰”才能使人类把军国主义的灾难“彻底扫清”。（第74页）

卡·李卜克内西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考察军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其最后的阶段，已达到它的最高限度的和对人类最危险的发展：“军国主义”，——卡·李卜克内西这样着重指出，——“已经成为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所日益倾向于围绕它

而旋轉的軸心”。(第74頁)軍國主義按照它的兩種功能——一是作為被資本主義國家在對外沖突中使用的軍事力量，一是作為供資產階級用來鎮壓無產階級反抗活動的工具——，對於資本主義制度來說“具有生死攸關的必要性”。

卡·李卜克內西在本書中對軍國主義的第二個功能給予了更大的注意。書中的第一部分——“軍國主義”部分——幾乎全部是用於揭露軍隊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作為階級壓迫的工具所起的作用。卡·李卜克內西密切地結合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任務去考察軍國主義問題，他引導讀者到這樣的結論：“消滅軍國主義或者尽可能地削弱它，這是政治解放鬥爭中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第107頁)

然而軍國主義在其對外功能上所包含的危險也並不見得少一些。卡·李卜克內西論及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戰爭時曾正確地指出：這些戰爭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國際競爭的結果，是統治階級為了其本身的自私利益而進行的，而工人階級卻被迫為此作出空前未有的流血犧牲和物質損失。

書中用很多篇幅去揭露軍國主義所用以影響居民的方法，揭穿那些替軍備競賽和帝國主義戰爭的备战活動作辯護的民族主義的和沙文主義的宣傳。李卜克內西指出，統治集團為了達到自己的階級目的，建立起整個的一套制度，借以將軍國主義精神浸透人民的整個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此外，為這一目的服務的不僅有各種各樣的軍國主義設施，而且還有教會，學校，報刊和藝術。他無畏地和尖銳地揭露沙文主義和用戰爭進行投機活動的真正禍首就是所有這一伙人物：克虜伯，史杜姆和其他更小的鋼鐵大王和大炮大王，以及寄食於他們的無數僕從。李卜克內西的全書處處洋溢著反軍國主義的戰鬥熱情。他說：軍費負擔的不斷增大，是個“沒有盡頭的螺絲釘”，“其本身就是國際和平

的一种威胁，可以独自构成战争的危險”。（第104頁）这个意見在今天也还是异常动人心弦的。

书中第二部分——“反軍国主义”部分——考察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反对軍国主义斗争中的任务。

弗·伊·列宁曾不只一次地指出过“关于反軍国主义的策略的爭論”在西方社会党人中間所引起的“动摇”和分歧<sup>①</sup>。在这个問題上，也像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一样，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紀初也是从同两种极端斗争——即一方面同机会主义的傾向斗争，另一方面同无政府主义的空談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李卜克内西此书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重大贡献。他精辟地和使人信服地証明，无政府主义的反軍国主义在策略上所犯的錯誤已預先决定于无政府主义的唯心主义原則，这种原則和对“軍国主义的有机的—資本主义的性質”的理解是背道而馳的。

卡·李卜克内西否定了无政府主义及其純屬空想的罢战之后，又批評了“有势力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指出由于他們的过失使該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处于反軍国主义宣傳的襁褓时期”。（第196頁）与社会民主党领导上的消极性和修正主义相对抗，卡·李卜克内西明确地闡述了工人阶级在反对軍国主义斗争中的战斗任务。李卜克内西与伤感的和平主义及其仅在口头上指摘軍国主义而在实践上无所作为的作法是完全不同的。貫穿全书的一条紅綫是这样一种思想：为了同軍国主义这一摆在“未来无产階級革命”前进道路上的重大障碍作斗争，必須武装无产階級。作者的基本理論是：无产階級对待一切战争的立場取决于这些战争的性質；由資本家发动的战争可以轉变为无产階級反对資产階級的革命战争；而武装起来的无产階級反对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譯本第15卷，第166頁。

本國資產階級的鬥爭將會促使戰爭儘快結束。

所有這些都說明，卡·李卜克內西已十分接近於認為有可能和有必要將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國內戰爭的看法。卡·李卜克內西此書展示了擺在德國工人運動面前的革命遠景。在這部著作的各章中都貫穿了這樣的原則：必須在青年人中間進行專門的反軍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宣傳，為的是使無產階級青年認清，只有參與全體無產階級的鬥爭才能從軍閥武夫的壓迫下解放出來。

“軍國主義和反軍國主義”一書的問世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生命史中的一個重大事件。第一，該書揭穿了軍國主義的反人民的侵略性質，揭露了軍備競賽和戰爭危險不斷增大的真正原因在於壟斷組織的追逐利潤，在於帝國主義的矛盾，特別是英國和德國矛盾的發展與尖銳化。本書同時是一部控訴普魯士-德意志軍國主義的小冊子，正如作者所一再着重指出的，普魯士-德意志軍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制度下軍國主義的最惡劣的形式”，它“不僅是一個國家之內的国家，而且簡直是一個國家之上的國家。”（第31頁）

第二，書中制定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翼——革命的一翼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任務。正當機會主義者把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拋置腦後，並越來越露骨地否定階級鬥爭的時候，李卜克內西竭盡可能更具體地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軍隊作為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階級壓迫工具，作為革命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引起了他的關注。正因為如此，他堅持對青年們進行反軍國主義教育，以便在爆發革命的時刻不僅可以使軍隊中立化，而且可以把他們爭取到無產階級革命這方面來。李卜克內西用這樣的語來結束他自己的著作：“誰有了青年，誰就有了軍隊。”

最後，李卜克內西這部根據馬克思主義立場闡明社會民主

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的著作，乃是革命的德国左派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的一个重大贡献。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袖们力图以沉默来抵制李卜克内西的这本书，决不是偶然的。

李卜克内西的“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这一著作尽管有个别的局部的缺点，在今天仍继续保有其重要意义。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为这样一个伟大目的而服务的：动员工人阶级和青年们去进行反对军国主义这个劳动人民的死敌的斗争。他这本书曾就资本主义的“血红末日”会给人类带来何等灾难预先向工人阶级提出过警告，再也没有比由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牺牲的数目字更能令人信服地说明卡·李卜克内西此书在政治上的现实性了：

	第一次 世界大战	第二次 世界大战
宣战国家.....	33	61
动员参加军队的人数(百万人).....	74	110
死亡人数(百万人).....	10	32
残废人数(百万人).....	20	35
直接军费开支(十亿美元).....	208	93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当中，约有1,000万人是在希特勒的死亡营中被残杀和折磨至死的。卡·李卜克内西此书就是在我们今天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的一个严厉的控诉。

德国皇家政府在李卜克内西此书问世之后，立即对作者进行迫害。在1907年10月的莱比锡审讯过程中，卡·李卜克内西被控叛国，并按此罪名被判一年半徒刑<sup>①</sup>；而他的书在审讯之前

<sup>①</sup> 1907年10月9、10、12日三天，李卜克内西以叛国罪在莱比锡最高法院受审。他在法庭上声明自己对本书每一个字都负责，英勇地辩护自己的正义立场。但由于统治集团的蓄意迫害（当时德皇还亲自指导审讯的进行），被判处一年半徒刑。10月24日李卜克内西被囚于格拉茨要塞监狱。在狱期间，1908年6月16日柏林劳动人民选他为普鲁士议员。1909年6月1日出狱。——译者注

就以“危害”国家罪名被宣告不受法律保护，予以没收。不过当时该书所印出的册数已大部分销售出去<sup>①</sup>。对该书的禁令和对李卜克内西的控告只能引起德国广大社会各界人士对于同军国主义作斗争这个问题的注意。

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后来整个生活道路——为了劳动人民的幸福，为了青年人的光明的未来而向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作斗争的道路，是一条充满了正确思想的道路，这条道路在他的第一部重大著作里已经得到了说明。卡·李卜克内西不倦地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越来越猖獗的、并将全国青年运动的发展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1913年，卡·李卜克内西由于反对克虏伯——德国军国主义的化身——的诉讼案，他的名字已举世皆知。卡·李卜克内西揭露克虏伯和外国列强的联系，包括和法国（德皇治下的德国正准备和它作战）的联系，他把以大炮大王克虏伯为首的军事垄断组织称为“战争挑拨者”。1914年12月2日他在德国国会为帝国主义战争投出了“不同意”的一票<sup>②</sup>，对于一切在世界大战战场上被杀害的人和受折磨的人，对于一切在后方受饥饿的人，他的名字成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象征，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向这种对人类所犯的滔天大罪表示抗议的象征。李卜克内西跟随着弗·伊·列宁喊出了“敌人就在自己国内！”的口号，并坚决地为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而斗争。在1918年11月的日子里，卡·李卜克内西

<sup>①</sup> 李卜克内西的这本著作于1907年2月出版。4月17日普鲁士陆军部长冯·艾南德检察总长要求就此书对李卜克内西有所惩处。4月21日检察总长奥尔绍申建请没收此书。23日莱比锡法院下令没收此书。但截至同年11月通过各种搜查方式共计只没收了68册。——译者注

<sup>②</sup> 1914年8月德国相继向俄、法、英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2月2日李卜克内西单独一人在国会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他措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掠夺性的战争。——译者注

領導着革命的群众力图推翻侵略的帝国主义政权。他热烈地庆祝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是德国共产党的創立人之一。

卡·李卜克内西早在他从事活动的初年就受到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仇恨。在1919年1月的革命的日子里，社会党右派匪帮艾伯特和赛依德曼組織了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凶杀。

但卡·李卜克内西的遺訓永远活着。今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人民正在德国統一社会党的领导下实现这些遺訓。在西德，被迫轉入地下活动的共产党正在奋不顾身地为防止一次新的比任何时候更大的民族灾难而进行斗争。所有进步人士通过自己对軍国主义、对反动势力抱有誓不两立的仇恨，通过自己对工人阶级力量怀有无穷无尽的信心来表达对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敬意。在今天，正如50多年以前一样，壟断資本正威胁着全人类的生活，威胁着青年們的生活。今天，李卜克内西关于为維护国际和平而斗争的号召也和当年一样，得到人們热烈的响应。

M. 奥斯特列采娃

新  
平  
和  
知  
學

PDG





Karl Kischnecht

AD

PDG

PDG

# 目 次

俄譯本序言(M. 奧斯特列采娃).....	1
作者序言.....	1

## 第一部分 軍國主義

第一章 概論.....	9
1. 軍國主義的性質和意義.....	9
2. 社會支配關係的起源及其基礎.....	10
3. 軍國主義歷史中的一些事實.....	14
第二章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軍國主義.....	20
引言.....	20
1. “對外軍國主義”，海軍軍國主義和殖民軍國主義。 “戰爭的可能性和裁軍”.....	21
2. 無產階級和戰爭.....	27
3. “對內軍國主義”的基本特徵及其目的.....	30
4. 一些其他國家的軍隊組織.....	32
5. 結論。俄國.....	36
第三章 軍國主義的手段和效果.....	41
1. 直接目的.....	41
2. 軍事教育學.....	42
士兵的訓練.....	42
普通公民中的官方軍事性組織和半軍事性組織.....	52
對普通公民給予軍國主義影響的其他方法.....	54

作为马基雅弗里主义和作为政治调节器的军国主义.....	59
<b>第四章 军国主义的一些主要罪恶.....</b>	<b>62</b>
1. 对士兵的虐待或军国主义作为一个已经懊悔但尚未 改过自新的罪人.....	62
两种进退两难的局面.....	62
2. 军国主义的代价或痛苦.....	69
另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	69
3. 军队作为在经济斗争中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	74
引言.....	74
士兵——作为自由工人的竞争者.....	76
军队与破坏罢工.....	77
4. 罢工中军刀和枪杆的统治.....	78
引言.....	78
意大利.....	80
奥匈帝国.....	82
比利时.....	83
法国.....	85
美国.....	87
加拿大.....	90
瑞士.....	90
挪威.....	93
德国.....	93
5. 退伍军人协会与罢工.....	95
6. 军队在政治斗争中作为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或大炮的统治.....	97
7. 政治斗争中的退伍军人协会.....	103
8. 军国主义, 和平的威胁.....	104
9. 无产阶级革命的困难.....	107

## 第二部分 反军国主义

<b>第一章 旧国际和新国际的反军国主义.....</b>	<b>111</b>
-------------------------------	------------

第二章 德国以外的反军国主义, 特别就青年组织的 活动加以考察	117
比利时	117
法国	124
意大利	134
瑞士	136
奥地利	141
捷牙利	143
荷兰	144
瑞典	146
挪威	148
丹麦	149
美国	150
西班牙	151
芬兰	152
俄国	152
反军国主义的国际组织	153
第三章 反军国主义的危险	158
第四章 反军国主义的策略	162
1. 反对对外军国主义的策略	162
2. 反对对内军国主义的策略	170
3. 无政府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	171
第五章 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必要性	181
第六章 反军国主义在德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	181
第七章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军国主义任务	192
译后记	196

## 作者序言

数周以前，外国报纸曾报道了俾斯麦与鄂图·凯末尔（博士）教授在1892年10月间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俾斯麦这个“一世之雄”以其特有的厚颜无耻，撕下了自己的立宪主义者的假面具。就中他说过这样的话：

“在罗马有过所谓‘被放逐’(Aqua et igni interdictus)<sup>①</sup>的人，他们置身于法律之外，在中世纪这些人就被称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人们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社会民主党，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和选举权。我就是这样作的。社会民主党的问题是一个军事问题，现时人们对待社会民主党的问题太疏忽大意了。社会民主党现今力图（并且有所成功）把下级军官争取过去。……在汉堡……现时已有很大一部分士兵是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因为该地居民有仅在驻于该处之营队里服役的权利。一旦这些军队拒绝按照德皇的要求去射杀自己的父兄，又如何是好呢？那时，我们岂不是会要调动汉诺威和梅喀梭堡的团队去对付汉堡吗？于是那里就会发生类似巴黎公社的情形！德皇害怕起来了。他对我说，他不希望像他祖父那样被人称为‘霰弹皇太子’<sup>②</sup>，同时也不希望他的统治在一开始时就‘浑身沾满鲜血’”

① “Aqua et igni interdictus”原义是“禁用水与火”，意即被放逐或被驱逐出境。——译者注

② “霰弹皇太子”指德皇威廉一世（1797—1888），1848年3月德国爆发革命期间他（当时还是普鲁士的皇太子）曾下令要霰弹射杀革命者，因此获得“霰弹皇太子”这一称号。——译者注

血’。我向他說：‘陛下，如果您現在退却，將來定會更加深陷其中！’”

“社会民主党問題是一个軍事問題”。這句話說明了全部問題，比之馬苏舍的：“我們所能有的唯一安慰就是我們士兵的刺刀和大炮”那个絕望的叫喊，其涵义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社会民主党問題是一个軍事問題”，这是一切陰謀家所唱曲調中的基音。要是以前俾斯麦和普特卡莫<sup>①</sup>的輕率談話，亚历山大軍团的演說<sup>②</sup>，“汉堡消息報”(Hamburger Nachrichten)和奥登堡—楊奴寿的純血統的容克們的言論，都沒有使人相信这一点，那么当浩恩劳与戴布陸揭露的一些材料<sup>③</sup>于去年年底已由庫里曼高等法院的法律顧問加以証实之后，当俾斯麦說出上面这些简单扼要的話之后，就無論如何應該把眼睛睜开了。

“社会民主党問題，作为一个政治問題來說，归根到底是一个軍事問題”。這句話也應該經常作为一种警告懸置于社会民主党人的眼前，并且把它当作头等重要的策略原則。

内部敌人，也即社会民主党，“比之外部敌人更加危險，因为它毒化我国人民的灵魂，并且在我們拿起武器之前就把武器从我們的手中夺走”。1907年1月21日的“十字報”(Kreuz-Zeitung)就是用这样的話在一次竞选活动中公然宣称要把階級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而这次竞选正是“在飄揚着的民族主义旗帜下”进行的！这次竞选举行于选举权和集会結社权利所受到的

① 普特卡莫，罗伯特(1828—1900)——于1881—1888年間任普魯士內政部長，極端反动人物。——譯者注

② 指德皇威廉二世于1901年3月28日对亚历山大近卫步兵軍团发表的演說，演說要求軍团士兵准备流血牺牲去保卫王室。——譯者注

③ 指浩恩劳总理的回忆录和戴布陸的战争史，1905—1907年出版。这些材料叙述俾斯麦曾意图一当社会民主党增强其活动时就动用武力。——譯者注

威胁正在变本加厉的情况中，举行于“波拿巴的剑”的标志下(这把剑，贝罗伯爵在他的除夕手札<sup>①</sup>中曾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头上肆意舞弄，目的是要恐吓他们)，同时也是举行于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达到沸点<sup>②</sup>的时候。只有瞎子和聋子才能否认这些及其他许多标志正预示着暴风雨或者甚至是急旋风的来临。

这样，向“对内的军国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就具有极其迫切的意义。

但1907年初的选举还是在围绕民族的花言巧语，殖民的花言巧语，围绕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的。它说明了，这些可鄙的假装爱国的勾当是怎样无耻地不顾德国人民的一切反对而进行的。它教育人们，如果事情触及他们的“最神圣的财产”，政府、统治阶级以及“爱国主义”的一大帮喽罗帮凶们，能够展开何等巨大的蛊惑宣传。这次选举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最有教益的，这使他们能够提高自觉并进而熟悉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这次选举是一次教育，使他们从那种不幸的“常胜”心理中解放出来。这次选举是值得欢迎的，它迫使人们去深入一步地推动无产阶级运动，并懂得群众对待民族行动的心理。当然，我们在这次竞选运动中的所谓失败——实际上并不是失败，它使胜利者比被战胜者更感惊愕——的原因，是极其多种多样的。但毫

① 指贝罗总理于1906年年末德国国会解散之后，在大除夕之夜写给另一个反动人物露·李伯特将军的一封信。该信威胁德国人不要投社会民主党的票，并说这个党要毁灭“财产所有权，宗教和祖国”。在结尾时直接威胁说，一旦社会民主党获得成功，将以拿破仑·波拿巴的剑来对付，即要实行军事政变和建立军事独裁。——译者注

② 在举行复选的那天(1907年2月5日)晚上，柏林警卫部队的官兵均受命荷枪实弹，准备随时出动。这也是人所共知的：1903年6月25日即前次举行复选的日子，在斯班瓦(柏林的一个区——译者)，警卫部队已出现于中华特大街，以便使得那些受选举结果所激怒的工人“恢复理智”。

無疑間，正是受軍國主義的病毒所感染或影響的而且的確在政府的恐怖手段威脅下得不到任何保障的那一部分無產階級，例如國家企業的工人和下級官員，對於社會民主黨的發展擴大是一種特別頑固的障礙。

這次選舉也把反軍國主義問題，青年運動問題，青年教育問題，在德國工人運動中有力地提到首要的地位，喚起人們給予它們以更多的注意。

本書是根據作者於1906年9月30日在曼海姆舉行的德國青年工人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一個報告改寫的。本書並不準備提供任何在實質上是新的東西，而只是整理一下一些已知的、並且就作者個人來說些早已經常使用的材料。它也沒有要求就這個題目作詳盡無遺的闡述。作者曾竭力對無數零散的，大多數是分載於報刊雜誌，並且是來自一切重要國家的材料進行綜合。本書至少已對主要國家的反軍國主義和青年運動作一概述，能夠作到這一點首先應該感謝我們的比利時同志——特·曼的幫助。

設若本書有錯誤之處，這可能是由於整理材料上的困難，但也常常是由於資料來源的不準確，這些來源彼此不時存在互相矛盾的情況。

在軍國主義的範圍內，許多事情在今天正是處於迅速變動的狀態。有的事件，例如關於英國和法國的軍事改革，其發展將迅即超過了本書所作的敘述。

就反軍國主義和無產階級的青年運動而言，更是這樣。這些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最新現象，正在到處迅速發展，雖然在令人高興的飛躍前進中也曾受到若干挫折。在本書付印之後，又獲悉芬蘭的社會主義青年聯合會於1906年12月9日和10日在坦墨福斯舉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會上成立了芬蘭青年工人聯



盟。这个联盟将与芬兰工人党结合起来，它在从事教育青年工人提高阶级觉悟的同时，还担负运用各种形式进行反军国主义斗争这一特别任务。

有人可能责备本书在理论的创立方面作得过于简略，以及在历史方面深入研究的不足。对此我不得不指出本书的现实的、政治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推动反军国主义的思想向前发展。

另一方面，有人却又可能对本书叙述了这样多的专门有关青年运动和反军国主义历史的个别事件，似乎过于琐细，因而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可能是对的。但作者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首先必须通过个别的事件才能对组织发展所经历的高潮和低潮、策略原则的形成和转变有一个生动活泼的概念，并获得我们希望得到的效果，因为就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和组织来说，其主要困难正在于详情细节方面。

卡尔·李卜克内西博士

1907年2月11日于柏林。

新  
子  
船  
學

PDG



第一部分  
軍國主義





# 第一章 概 論

## 1. 軍国主义的性質和意义

軍国主义！在我們的时代里，很少有其他口号使用得这样頻繁。几乎沒有任何一个别的口号表达出这样复杂、这样多方面、这样形态万千的事物；表达出从其起源与性質、方法与效果来看是如此有兴味、如此有意义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如此深深地种根于阶级社会的本質，但却可以在相同的社会制度之内，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所特有的自然、政治、社会和經濟条件，采取如此异常多种多样的形式。

軍国主义是大多数社会制度的最重要和最活跃有力的生活表现之一，因为它以最强烈、最集中和独一无二的方式表现出民族的、文化的和阶级的自卫本能，而自卫本能是一切本能中最基本的。

軍国主义的历史，如果最深刻地加以探討，就将揭露出人类发展史的最內在本質和它的原动力。而对資本主义軍国主义进行解剖，就要揭示出資本主义制度的最隱蔽的和最細致的鬚根。軍国主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間在政治上、社会上、經濟上以及一般文化上互相冲突的历史，而在个别民族和国家的統一体之内，又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自然，在这里我們談不到试图去写这样的一部历史。我們只想提出一些概括的观点。

## 2. 社会支配关系的起源及其基础

归根到底，物质力量的优势<sup>①</sup>是社会支配关系的决定性支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物质力量在形式上并不表现为某些个人在躯体上比之别人具有更大的力量，倒毋宁假定，平均来看，每个人的体力是相等的，因而优势纯粹决定于在数量对比关系上谁占优势。这种数量关系，并不一定和利益互相冲突的不同集团的人数相适应。只要当人们并不全都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特别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时，只要当人们并不全都知道和承认自己的阶级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时，这种对比关系主要是取决于阶级意识在广度和深度的发展。这种阶级意识的发展又决定于个别阶级在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精神和道德上的发展阶段。这种精神和道德上的发展阶段，却又是由不同利益集团（阶级）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而社会和政治状况毋宁是作为一种后果，——当然，这是带有强大的反作用的一种后果，——作为社会支配关系的一种表现而出现的。

纯粹的经济上的优势，也直接助长这种数量对比关系的推移和纷乱，因为经济压力不仅影响智能和道德的发展水平，因而影响对阶级利益的承认，而且还对多少已被承认的阶级利益发

<sup>①</sup> 自然也包括精神力量（作为物质力量的调节者，并与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精神力量）的优势。只要这种精神力量能很好地利用物质力量，同时还迫使属于别人的物质力量，并且通过这些如此被利用和获取的精力去发挥作用的话。在这一范围内，这样一种对物质力量的利用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出现的，即所谓按照大多数情况和一般规律，在各个利益集团的相互对抗的情况下出现的，社会支配关系的形态是和它们互相吻合，并且在本质上通常要决定于这些利益集团的经济地位。关于这一问题的若干重要方面，将在下文加以论述。

生一种反作用。掌握在一个阶级手中的政治机器，还给予那个阶级以进一步“调整”数量对比关系、使之更有利于统治利益集团的手段。这一点，已由四个人所共知的组织——警察、法庭、学校和教会(教会也必须算入这些组织之内)——所证明了。这些组织是政治机器通过它的立法机构创造出来的，并将它们作为法律执行机构和行政机构来加以利用。前两个组织主要是通过恐吓、威逼和暴力而起作用；学校的任务是尽可能有效地阻塞那些阶级觉悟可能借以深入人心的通道；教会则有一种最有效地给人蒙上眼罩的方法，挑起人们对天堂极乐世界的向往，同时充分利用他们对地狱里的油锅、刀山所怀的恐惧心理。

然而，经过如此改变的数量对比关系还不能够看成为社会支配关系的决定因素。一个武装的人，会因他所持的武器而倍增自己的体力。至于究竟增加到多大，就决定于武器技术的发展，包括堡垒建筑和战略的发展，而它们的形式又主要是武器技术发展的结果。一个利益集团对于另一个集团所拥有的知识和经济上的优势，由于统治阶级拥有武器或拥有较好武器的结果，可以直接转化为体力上的优势，因而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有阶级意识的多数人完全被有阶级意识的少数人所支配。

如果说阶级的划分系由经济情况所决定，那么阶级之间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是首先决定于不同阶级的经济状况，其次才是决定于许多体力上、知识和道德上的权力手段，而这些权力手段又都掌握在经济上占优势的统治阶级手里。所有这些权力手段不能影响阶级的继续存在，因为阶级的存在系由另外一种不依存于它们的客观情况所决定。这种情况以一种自然必然性迫使某些阶级(即便这些阶级在人数上是大多数)在经济上依赖于并继续依赖于其他阶级(这些阶级在人数上可能是少数)，阶级斗争或任何政治斗争手段都不能把这种情况加以改

变<sup>①</sup>。因此階級斗争只能是一种激发階級覺悟的斗争,包括促使本階級的成員随时准备采取革命行动,并为本階級的利益作出牺牲,同时也是一場为夺取那些对启发或压制階級覺悟有着重要关系的权力手段、以及那些体力上或知識上的权力手段(拥有这些手段就意味着体力增加若干倍)而进行的斗争。

从上述这一切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武器技术在社会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何等重要。它决定:如果不存在或已经失掉了这样做的经济上的必要性,少数人能否通过军事行动(这一种“最集中的政治行动”)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对大多数人进行或继续进行统治(即便在短期间内)。除了階級的划分之外,支配关系的发展实际上到处是和武器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只要人人(甚至那些在经济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能够在实际上同等困难的情况下掌握实质上具有同等价值的武器,那么民主政治,即一切取决于大多数的原则,将是社会的通常的政治形式。即便在那些划分为不同经济階級的社会里,只要具备这一个条件,应该也会是这样的。然而,在自然的发展过程中,階級的划分(这是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结果)与武器技术(包括堡垒建筑术和战略)的发展是平行前进的,武器的制造因而愈来愈成为一种专业;更之,由于階級统治通常就是由一个在经济上占优越地位的階級实行统治,而武器技术的进步又使得武器的生产愈来愈变得困难与昂贵<sup>②</sup>,武器的生产逐渐为在经济上占统治地

①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彼此間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为轉移的关系,即与他們当时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卡尔·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340—341頁)

② 武器就其确切意义說来,还应附带有各式各样的軍用品和防御工事器具,也包括照明设备,例如对炮台和軍艦來說还要加上軍用通訊工具(馬匹、載重車、自行車、道路桥梁的建築、内河航船、铁路、汽車、电报、无线电报、电话等等),同时也不应忘记了望远镜、飞船、摄影术及猎犬。



位的階級所壟斷，而民主政治的那個物質基礎也就隨之消失了。於是人們就開始這樣說：占有了東西，你就是有理。甚至一個喪失了其經濟優越地位階級，只要它手上仍然擁有政治的權力手段，它就至少暫時還能夠保持自己的政治統治。

如此看來，不但政治統治關係的形式和性質要受武器技術所制約，而且階級鬥爭的方式也在種種方面要受其制約，關於這一點，在這裡無須詳加敘述。

然而為了保證民主政治的繼續存在，僅僅讓全體公民人人同樣地武裝起來，並保有武器，也是不夠的。因為武器的平均分配並不排斥正如瑞士的事件所業已表明的那樣一種可能性：這種分配辦法會被實際上正在變為少數的大多數人所廢除，或者甚至被組織得更好和更有效的少數人所廢除。全體居民均等地持有武器的作法，只有當人人普遍能夠進行武器的生產的情況下才能維持下來而不被廢除。

布威爾在他那本不大為人所知的著作“*The Coming Race*”（未來的人種、未來的社會）這個奇特的烏托邦中，曾出色地描述了武器技術的發展在促進民主化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他想像着科學技術的發展將會有一天使得每個公民都能設備一種小指揮棒，這種指揮棒藏有像電力那樣的神秘威力，可以在任何時間發射出破壞性極大的力量。的確，我們可以預期，人類借以輕易地駕御巨大自然力量的科學技術，在遙遠的將來能夠進展到這樣一個階段。到了這個時候，人們已不可能將科學技術應用於戰場上去殺人，因為這將意味着整個人類的自我毀滅。到了這個時候，科學技術進步的充分利用將再一次從某種富豪政治轉變為一種民主的、為全人類服務的可能性。

### 3. 軍国主义历史中的一些事实

在文化发展的最低阶段里，人們还不知有所謂阶级划分，武器通常是作为劳动工具来使用。它們被用来获取食物（用于狩猎、挖掘植物根莖），也用于保卫自己不受野兽的襲击，防御或者进攻敌对的部落。这些武器在性质上是这样的原始，以致每个人在任何時間內都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它們（石头、木棒、帶石尖的矛、弓，等等）。防御手段也是同样情况。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劳动分工——只有最原始的分工即男女之間的分工算是例外——，社会中各个成員根据他們的不同性別都履行着相同的社會职能。因此那时还不存在任何經濟上的或政治上的支配关系，而武器也不能成为这种社会内部的支配关系的支柱。即便有这种支配关系存在，武器也不能支持他們。当武器技术仍然处于原始的发展阶段时，只有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支配关系才是唯一可能的支配关系。

在文化发展的这种最低阶段里，武器在社会内部最多只能用于解决个别的人与人之間的紛爭，但一旦有了阶级的划分，而武器技术也向前发展时，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在低級的农业民族和母权制度下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并不知有所謂阶级的社会支配关系，因而通常也不存在阶级的政治統治关系。一般說来，这时軍国主义还不能发展。不錯，外来的糾紛迫使这些民族进行备战。因而甚至会暂时产生軍事的专制政体，而且这对于游牧民族說来还是一个十分常見的现象，因为他們通常在較早的时期里就划分为阶级。

回忆一下希腊军队和罗马军队的結構，人們可以从中间看出一种按照阶级划分，并以阶级为基础組織起来的純軍事的等級

阶梯制度，军队中每一个阶层的士兵携带什么武器，要看这些士兵属于什么阶级。读者们也可以回忆一下封建骑士们的军队，附随着这些骑士的是一些装备得更坏和防护得更差的随从，据巴特里斯·拉洛格说，这些随从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战斗员，不如说是战斗员的助手。那个时候的统治者所以容许甚至实行把下层阶级武装起来，其原因远不在于国家要给那些它认为应该保护的利益提供一种程度甚为微小的一般安全保障（反之，缺乏安全保障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倒使全民武装成为必要），而毋宁说是在于有必要尽可能地武装整个民族或国家，以便对外敌实行进攻和防卫。对社会上不同的阶级给予不同的武器装备，这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为了保证武器技术尽可能用于维持或确立统治关系，罗马的奴隶战争十分显著地阐明了问题的这一方面。

德国的农民战争和德意志的城市战争也有力的说明了这个问题。造成德国农民战争那种不幸结局的各种主要的直接原因当中，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僧侣封建军队拥有较好的武器装备。然而，城市在14世纪对于同样这些军队进行战争却获得胜利。这不仅是由于武器技术，特别是制造火器的技术，在当时比较在1525年农民战争期间还处于一种十分落后的状态，而且是首先因为城市拥有巨大的经济力量。这些城市是在地域上把各种社会利益范围组织起来，把属于这些范围的成员集结在一处地方，而不让任何值得重视的在利益上互相冲突的分子掺杂其中；更之，由于城市本身的建筑，使得它们一开始时就占有一种像封建贵族们所拥有的那种重要的战术地位，正如教会和皇帝在他们的堡垒和要塞中所拥有的战术地位（堡垒建筑——这也是军事科学中的一个要素）；最后，城市本身是武器的主要生产着。它们的公民的确是那些能使骑士们的军队遭到歼灭的专门

技术的优秀代表<sup>①</sup>。

对农民战争和城市战争进行研究后所得出的一个结论，我们应该予以特别的注意。这个结论就是：不同的社会阶级是在不同地方分开生活，还是在同一地点混合在一起生活，这一点很重要。当阶级划分和他们在地区的分布一致时，阶级斗争就得到推动，这不仅是由于阶级意识会因此得到发展，而且也由于——从一种纯粹的技术观点来说——阶级成员的在军事上进行集中以及武器的生产与供应都比较来得容易。这种阶级在地区上集中的可喜现象，曾有利于所有资产阶级革命<sup>②</sup>，但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却几乎不存在<sup>③</sup>。

直到今天还存在的雇佣军队，也和武器装备一样，说明了经济力量可以直接转化为体力，那就是按照摩非斯特的办法去做：

“我假如出钱去买了六匹马儿，  
这马儿们的力量难道不是我的？  
我驾驭着它们真是威武堂堂，  
真好像我有二十四只脚杆一样。”<sup>④</sup>

① 15世纪在意大利的发展情况就这方面说来也十分引起人们的兴趣，并且吸引人们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它自始至终证实了我们的基本概念。参看布尔斯哈达著“意大利的文艺复兴”（Die C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第9版，第1卷，第103页。

② 这种情况也适用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在能够说明这种特征的无数例子中，有一个是：1905年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之异常坚强，其原因在于城市居民群众和战斗的革命者（顺便指出：这些革命者人数并不多）的合作。在莫斯科得到很好发展的城市游击战术，将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③ 然而应该考虑到工人们在工厂中聚集在一起工作等等，以及在“工人区”中的聚居。

④ 见郭沫若译“浮士德”，第一部，第86页（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译者注）

并且还遵守“分而治之”(d.vidē et impera) 这条准则。这两条原则也适用于军队中所谓精锐部队的建立。另一方面，意大利的佣兵队长<sup>①</sup>，也和古代的禁卫军<sup>②</sup>一样，清楚地告诉我们：通过武器的占有、军事操练和战略艺术，政治权力又能够发挥多大的力量。雇佣兵曾大胆地夺取了诸侯的王冠，把它像皮球一样任意抛来抛去，并且很自然地成为谋取国家最高权力的候补人物<sup>③</sup>。当动荡和战争的时期，军事权力为个别的人所任意操纵，这种现象是经常出现的。甚至在我們这个时代，也是如此，例如拿破仑及其将领们，还有——布朗泽尔<sup>④</sup>。

关于外部政治局势如何影响军队制度和军国主义的发展，德国的“解放战争”<sup>⑤</sup>的历史对此提供了重要的教训。当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同盟战争遭到惨败之后，腓德烈二世的封建军队于1806年被法国的平民军队全部击溃，束手无策的德国政府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向科西嘉的征服者<sup>⑥</sup>无条件投降，就要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用一支武装全民的平民军

① 意大利的佣兵队长——14—15世纪意大利雇佣兵部队的分队队长，当那些在意大利境内各自割据一方的小国家彼此进行封建战争时，这些人被雇用于进行掠夺和实施各种暴行。——俄译本注

② 禁卫军系古罗马拥有特权的近卫军士兵的称号，在古罗马的最后二百年期间，近卫军是帝国的支柱，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巨大作用，参与所有宫廷政变，“禁卫军”一语已成为从事反对人民的雇佣兵的一种象征。——俄译本注

③ 参看前引布尔哈达著“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第1卷，第22页。

④ 乔治·布朗泽尔(George Boulanger)(1837—1891)——法国将军，双手染满血污的刽子手帮团长，1886—1887年任陆军部长，主要的复仇主义者，他在其党羽——布朗泽尔派的支持下实行政变，推翻共和国，在法国建立独裁政治，但于1889年不得不逃出国。——德文本编者注

⑤ 指德国人民反对法国入侵的战争(1807—1813)。——译者注

⑥ 指拿破仑一世，他出生于科西嘉岛。——译者注

队去击败他。这些政府受到自卫本能和人民的自发的激动情绪所驱使，选择了后一个作法。于是就开始了德意志——特别是普鲁士由于外部压力而实行的民主化的伟大时期，在这时期里，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紧张状态得以暂时缓和下来。人们需要金钱和热心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人的价值增加了。作为价值的创造者和税收的假定缴纳者的人之社会职能，以及作为蕴藏着力量、知识和热情的人之自然体质也获得了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而使得人的价值上升了。这种情况每逢处于总危机的时期就更是如此，这时阶级划分的影响也有所降低。有一个军事周刊说：“普鲁士人民在长期的外族支配下，学会了应该制止一切内部倾轧”。正如常有的情况一样，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起了一种革命性的作用。很多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障碍被清除了，在财政上占有首要地位的工业和商业，正在按照普鲁士德国的小型官僚政治的精神尽可能的得到扶植。甚至政治自由也得到实现，或者最少可以说已被许诺。于是人民起来了，风暴向前袭击。香霍斯特和格耐斯瑞的全民武装的军队，在这个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就将“世仇的敌人”追逐到莱茵河的彼岸，给这个破坏法国大革命的震撼世界的人物驱进可耻的下场，虽然这支军队甚至还不是香霍斯特和格耐斯瑞所想要创立的那样一种民主的组织。其后，德国的人民就像摩尔人<sup>①</sup>一样，在尽了他们的义务之后，也适当地得到了“哈布斯堡族<sup>②</sup>的感谢”。在莱比锡战

① 作者这里显然是指席勒名剧“裴哀斯柯”(Theater-Fiesko)中的那个摩尔人。这个摩尔人为裴哀斯柯做了很多事，最后反被裴哀斯柯所杀。(参看“裴哀斯柯”中译本，1957年朝花文艺出版社版)——译者注

② 哈布斯堡系 1273 至 1806 年间(当中有间断)所加神圣罗马皇帝的皇朝，西班牙国王(1516—1700)，奥地利皇帝(1804—1867)和奥匈帝国皇帝(1867—1918)的皇朝。这个扼杀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于 1918 年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被摧毁。——俄译本注

役<sup>①</sup>之后，跟着就是卡斯巴特的决議<sup>②</sup>。当外部压力已經消除之后，所有国内的反动魔鬼又被放出来，而在梅特涅<sup>③</sup> 违背其誓約的种种罪恶活动中最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廢除解放战争中的民主军队。德国其他有着高度文明的地区可能具备了接受这支军队的成熟条件，但这支军队却在易北河东岸的布鲁士<sup>④</sup> 的不文明统治的重压之下，連同几乎人民大起义所带来的全部美好事物突然崩溃了。

粗略的看一下军队制度的发展历史，就足以表明军队的編制及其大小不仅密切地决定于社会的組織，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决定于武器技术的发展。例如火器的发明在这方面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就是战争史上最突出的事实之一。

- 
- ① 拿破仑战争时代的最大战役之一。1813年10月16—19日联军在莱比錫战胜拿破仑。——俄譯本注
- ② 卡斯巴特决議——是一个强加在德国人民头上的反动措施之一，这是由哈布斯堡族及梅特涅所倡議并且是遵循他們的意旨于1819年德意志諸邦在卡斯巴特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决議。决議规定由政府对大学教授們实行管制，禁止学生結社，实施苛严的檢查，設立特別的中央审查委员会以鎮压“蠢蠢民心和革命的阴谋”。1848年的革命廢除了卡斯巴特决議。——俄譯本注
- ③ 梅特涅——奥地利政治家，德意志与欧洲反动派的头子，这个德意志的作恶多端的他在1848年以前一直控制着德国的事务，1848年在維也納的憤怒人民面前，惊惶地逃往倫敦。——英譯本注
- ④ 指普魯士对德国的統治，普魯士的基本領地位于易北河以东。普魯士是这个国家最反动的軍国主义力量的集中点（布鲁士系普魯士的新拉丁語的称号），管制德国委员会于1947年2月25日通过关于取消普魯士国家的一项法令。——俄譯本注

## 第二章 資本主义制度下的軍国主义

### 引 言

軍国主义并不是資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东西。它毋宁是一切階級社会(資本主义是这种社会的最后一个)所特有和帶有根本性的事物。不錯,資本主义也正如所有其他階級社会一样,发展了一种它自己所特有的軍国主义<sup>①</sup>,因为軍国主义就其本質來說乃是达到一个或几个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些目的是随着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各异,它們須要根据这些社会制度的不同性質,通过不同的方法去达到。这一点不仅从軍隊的組織可以看出来,同时也可以从軍国主义的其他实质中看出来,这些实质是軍国主义完成其本身任务时显示出来的。

最适合于資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軍隊是以人人普遍服兵役为基础的軍隊。这虽然是一种由人民組成的軍隊,但却不是属于人民的軍隊,而是反人民的軍隊,或者正在愈来愈变成反人民的軍隊。

这种軍隊有时以常备軍的形式出現,有时又以民兵的形式

---

<sup>①</sup> 伯恩斯坦曾在1905年6月5日的“社会主义生活”(La Vie Socialiste)上錯誤地說过:现代軍事制度不过或多或少地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遺留物。



出現。常備軍雖然同樣並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現象<sup>①</sup>，却是作為一種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得到最充分發展的形式，甚至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種正常的形式而出現。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下文加以闡明。

## 1. “對外軍國主義”，海軍軍國主義和殖民軍國主義。戰爭的可能性和裁軍

資本主義社會的軍隊，也和其他階級社會的軍隊一樣，有雙重用處。

首先，它是一種國家的組織，目的是用於進攻外國，或者保衛自己不受外來危險的侵襲。簡言之，是準備供應付國際糾紛，或者以軍事慣用語來表述，反對國外敵人之用的國家組織。

軍隊的這種職能並沒有由於晚近的發展而被廢棄。對於資本主義來說，戰爭確實有如毛奇所說的那樣，是“上帝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sup>②</sup>。不錯，歐洲本身存在着一種消滅若干戰爭根源的傾向，而且發生以歐洲本身為策源地這樣一種戰爭的可能性

① 只要看看俄國就行，但在那裏是由不是發生於內部條件的完全特殊的環境所產生的結果。關於不以普遍服兵役制為基礎的常備軍隊，可以舉羅馬軍隊為例。15世紀的意大利城市中，也有過民兵。（見前引布爾斯哈達書卷1第327頁）

② 毛奇在其發布倫士里的著名信札中（1880年12月）寫道：“永久和平是一個夢，並且還不是一個美夢，而戰爭是上帝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在戰爭中得到發展的是人類的最高貴的美德，勇敢，克己，忠於職責，以及甘冒生命危險的自我犧牲。如果沒有戰爭，世界將沉淪在唯物主義中。”然而在幾個月之前毛奇卻寫道：“任何戰爭都是一種民族的災難。”（見“毛奇全集”柏林出版第5卷，第193及200頁）而在1841年他甚至在一篇登載於“奧格斯堡總匯報”（*Augburger Allgemeinen Zeitung*）的文章里寫道：“我們公開承認，我們是贊成歐洲普遍和平這個被人大肆嘲弄的想法。”

愈来愈少，尽管有亚尔萨斯-洛林问题，人们对克里蒙苏、皮桑、皮奈特这个三叶草<sup>①</sup>的忧虑，尽管有东方问题，有泛伊斯兰教主义，尽管俄国正在发生大变革，情况仍是如此。然而代之而起的却是一些新的并且十分危险的摩擦的根源，这些根源系作为所谓“文明国家”进行贸易扩张和政治扩张<sup>②</sup>的宿愿之一种后果而产生的，这是些要对东方问题和泛伊斯兰教主义负主要责任的宿愿。这些根源同时也是世界政策特别是殖民政策的一种后果。贝罗总理 1906 年 11 月 14 日在国会中就曾坦白供认<sup>③</sup>，这种殖民政策包含着数不清的冲突的可能性<sup>④</sup>，并且愈来愈有力地迫使军国主义的另外两种形式——海军军国主义和殖民军国主义——的出现，我们德国人对于这种发展当然是耳熟能道其详的！

**海军军国主义**，即海上的军国主义，是陆上军国主义的天生兄弟，同时具有后者的一切可恶的和不道德的特征。而且比之陆上军国主义说来，目前它还在更大的程度上不仅是国际危机，世界大战的危机的一种后果，而且是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

一些好心肠的人和骗子们想设法使我们相信，例如英德的

① 指的是埃沙·克里蒙苏内閣(1906年10月—1909年7月)，皮桑在这个内閣中担任内政部长，比奈特将军担任陆军部长，三个人全是沙文主义者，渴望进行报复性战争。——俄譯本注

② 据布鲁勒的统计报表所载，全世界的整个对外贸易总值已从 1891 年的 75,224,000,000 马克增到 1905 年的 109,000,000,000 马克。

③ “使得我们的当前局势更加复杂并且使之更为棘手的是我们的海外事业和利益”。

④ 毛奇在这方面的观点是十分古怪的。他认为由内閣决定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他认为政党的领袖们是挑起战争的那恶和危险人物。这些政党领袖和——交易所！的确，他在某些地方对事物也有较深刻的看法。（“毛奇全集”第 3 卷，第 1,126,135,138 页）

緊張关系<sup>①</sup>这种事情，不过是起因于某种誤解，起因于存心不良的新聞記者們的鼓动，以及拙劣的外交家們的浮夸。但我們却知道得更清楚。我們知道，这种緊張关系乃是英德对世界市場的經濟竞争愈来愈激烈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結果，資本主义制度的放肆的发展和在国际上进行竞争的直接結果。美国与西班牙为爭夺古巴而进行的战争，意大利的埃塞俄比亚战争，英国的南非战争，中日战争，列强在中国的冒险行径，日俄战争，所有这一切不管它們的起因有何差别，产生的环境如何各自不同，却全都表现出扩张性战争这样一个共有的主要特征。如果我們回忆一下英国与俄国因西藏、伊朗和阿富汗所引起的緊張关系，美国和日本在1906年冬天的爭执，最后还有1906年12月的法国和西班牙在摩洛哥冲突中共同合作的光荣记录<sup>②</sup>，我們就必须承认：資本主义的殖民和扩张政策已将无数地雷埋藏在世界和平的大厦下面，这些地雷的导火线，又是掌握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可以十分容易和出其不意的引起爆炸<sup>③</sup>。当然，人們也可以想像出将来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候，当世界的瓜分已經走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致可以将全部可能成为殖民地的領土交托給由殖民强国統一掌管起来，这样就可能消除殖民地的竞争，正如私人資本家們通过康采恩和托拉斯，在某种程度上消除彼此竞争一样。但这也是在遙远的将来的一种可能性，因为单是中国的經濟和民族振兴就会把它推延到无限遙远的将来。

① 其特征可以在称为“1910年的入侵”的那种英国极端侵略主义的异想天开的幻想上表露无遗。

② 法国因摩洛哥糾紛在1906年对东线的軍事防務方面曾耗費了远比一亿为多的費用。

③ 关于那个据说已提出但尚未得到充分解釋的，由代表汉堡船泊业的国会議員山姆萊草拟的、按照薩美遜的方式去劫夺菲恩南杜·波的計劃，見1906年12月国会預算委员会的辯論。

因此，一切所謂裁軍計劃暫時看來不過是一些惡行，是肥皂泡和騙人的勾當。沙皇是在海牙上演的那出喜劇<sup>①</sup>的主要發起人這一事實就足以使所有這些計劃的性質暴露無遺了。

的確，現時英國提出的裁軍肥皂泡又以一種可笑的方式破滅了；陸軍大臣哈爾登——據說他是這些計劃的倡議人——每次都以強烈的言詞出而反對削減現役軍隊的人數，表明了他本人就是一個真正的戰爭挑撥者<sup>②</sup>；同時，英法的軍事協定又已出現於地平線上<sup>③</sup>。更之，就在第二次“和平會議”正在進行準備的時刻里，瑞典擴充了它的艦隊，美國<sup>④</sup>和日本把它們的軍事預算提得愈來愈高，法國的克里蒙蘇政府要求增加208,000,000的撥款<sup>⑤</sup>，詳論了建立一支強大海陸軍的必要性；“漢堡消息報”把人們奉軍事備戰為唯一救世主的信仰描述為支配着德國統治階級的情緒的基本要素，德國人民則受其政府要求增加軍事開支的顧<sup>⑥</sup>，而這些軍事開支是連我們的自由派也貪婪地抓住不肯放

① 指1889年海牙和平會議及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1907年6月15日召開)的籌備工作。——俄譯本注

② 這一點並不因為哈爾登一時聲明他反對普遍服兵役而被否定。1906年11月29日的“十字報”對哈爾登的這種反對意見表示遺憾，據該報說，普遍服兵役將會教育英國人民更好的懂得戰爭的嚴酷！當然，在德國普遍服兵役之所以重要，僅僅是因為它可以按照“十字報”的騎士們的意旨，強迫人民作出流血和物質的犧牲，而決定和平與戰爭的卻是那些受戰爭的嚴酷性影響最小的人。他們甚至還敬慕外國的民主！——關於在英國和美國所出現的普遍建立民兵的傾向，參看本書第37頁。

③ 指1904年的英法協定(所謂“真誠的協約”)使英國和法國反對德國的同盟以條約的形式固定下來，是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標志之一。——俄譯本注

④ 參看第37頁和老羅斯福1906年12月4日的咨文。

⑤ 以摩洛哥糾紛為其主要借口。

⑥ 海軍費用24,750,000，陸軍費用51,000,000，利息費用7,000,000——共計比1906—1907年度的預算增加了約83,000,000馬克。1906年12月21日“國會議員報”(Reichsbote)上刊載的一篇顯然是受人指使而寫的文章，對進一步放鬆擴張海軍軍備表示美好的希望。此外還要增加的是殖民戰爭的龐大開支(侵略中國的遠征454,000,000，鎮壓西南非洲起義已經開支了490,000,000，鎮壓東非洲起義的2,000,000，等等)；關於這些費用如何支付問題，曾於1906年12月13日在國會中引起一場衝突，並招致國會的解散。

的<sup>①</sup>。通过这些事实，人們就可以来衡量法国参議員康斯坦(海牙法庭成員之一)在其論裁减軍備的一篇文章<sup>②</sup>中所表現的天真烂漫的想法了。其实，在这个政治梦想家的空想中，不仅看見那个諺語中的燕子就可以認为裁军的夏天已經到来，甚至凭一只麻雀也就可以下判断了<sup>③</sup>。同时当我们看到下面这件誠实的粗魯行为倒也令人感到心神爽快：在列强會議上人們拒絕接納史迪德先生的建議，甚至还拒絕把裁軍問題列入第二次會議的議程上去。

对于資本主义在軍事方面的第三个产物——即殖民軍国主义，我們还要說几句话。殖民地軍隊，即所謂殖民地的常备軍隊，(这并不是指像为德屬西南非洲所“設計”的那种殖民地民兵<sup>④</sup>，更非在将要实行独立的英国殖民地中那些截然不同的民兵)对于英国來說，具有异常重大的意义，而对于其他文明国家來說其重要性也在日益增加。一方面对英国來說，这种軍隊不仅要完成压迫或者压制殖民地的“内部敌人”(即殖民地的土著)的任务，而且也是一种对付外部殖民敌人——例如俄国——的武器，而另一方面，对于其他殖民列强，特别是美国和德国<sup>⑤</sup>來說，他們經常以防卫軍(Schutztruppe)或外籍軍团<sup>⑥</sup>的名义进

① 見1906年10月27日的“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伯拉斯在1906年12月13日提出的奧名廷帶的決議案，以及1907年1月25日国会大选中自由派的政綱。

② “評論報”(La Revue)，1906年10月1日。“評論報”編輯部所宣說的裁軍运动所“获得的实际結果”，是他們严守的秘密。

③ 德語有“一燕不能成夏”一語，意指不能单凭个别的現象就推断一种更广泛重要的原則或事物已經存在。——譯者注

④ 見1906年11月29日杜恩堡在国会會議中的发言。

⑤ 德国的殖民地开支絕大部分是軍事性質的，即便按照1906年10月杜恩堡的备忘录來說，尽管他作了种种假賬，情况仍是如此。

⑥ 自从1900年12月31日以來，法国拥有一支最令它失望的真正的殖民地軍隊，參看1906年12月7日的第621期“汉堡通訊報”(Hamburgischer Correspondent)。在德国人們也在忙于建立一支殖民地軍隊，我們正以加快的步伐接近这个目标。

行活动，但起到的作用几乎只限于前述的第一种目的：将可伶的土著們赶入資本主义的牢獄中作奴隶，而一旦当他們企图保卫自己的国家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掠夺者时，就无情地枪杀、砍死和饿死他們。常常是由欧洲人口中的渣滓組成的殖民地軍队<sup>①</sup>乃是为我们这些資本主义国家所使用的最殘暴和最穷凶极惡的工具。几乎沒有一种罪行不是殖民軍国主义和这种軍国主义培养出来的殖民狂暴行为〔德国人称之为热带精神病 (Tropenkolle)〕所促成的<sup>②</sup>。对于德国來說，替普斯克(Tippelskirch)、惠尔曼(Woermann)、浦比尔斯基(Podbielski)、莱斯特(Lest)、惠兰(Wehlan)、彼得斯(Peters)、阿倫堡(Ahrenberg)及其同伙們<sup>③</sup>都是証人和証据。他們是殖民政策的产物，人們可以通过他們

- 
- ① 参看卑罗斯著“法国和日本在安南”(France et Japon en Indochine)，法宁著“殖民地軍队”(L'armée coloniale)；罗尔克勒著“爱国主义与殖民”(Patriotisme et colonisation)，杜米格著“軍国主义的牺牲品”(Schlachtopfer des Militarismus)。载于“新时代”(Neue Zeit)年合訂本 1899—1900 年第 18 卷第二册，第 365 頁，关于非洲营(bataillons d'Afrique)的叙述，第 369 頁。关于德国，参看国会议員卢尔兰在 1906 年 12 月 3 日国会辯論中的发言。
- ② 在这里軍事刑罰也采取一种特別野蛮的形式，关于法国的外籍軍团和非洲营的情况，参看杜米格著“軍国主义的牺牲品”，关于廢除“比里比(biribi)一点，见本书第 38、49 頁。
- ③ 作为軍需品供应商业組織的替普斯克公司，替普士农业部长高·普比尔斯基以及汉堡的輪船运输商行斯·惠尔曼公司于 1906 年被牵涉到一个大賄賂案中。

替普斯克公司通过行賄，曾获得了对“防卫軍”的全部軍服及装备的长期供应专利合同，因而取得了千百万利潤，高·普比尔斯基是替普斯克公司的股東，他也分沾了这些利潤。斯·惠尔曼公司通过航线的商务詭計，从殖民地运输业务中获取千百万的利潤。

莱斯特、惠兰、彼得斯、阿倫堡等名字要对很多最殘暴的殖民地犯罪行為負責。——德文本編者注

認識到殖民政治的實質。这种假裝着傳播基督教文明<sup>①</sup>或保卫民族榮譽的殖民政策，实际上是为了資本家們在殖民地的利益，假裝虔誠地放高利貸和进行欺騙，謀殺和污辱手無寸鐵的人，焚毀他們的財產，強劫和掠奪他們，这对基督教和文明是一种嘲弄和污辱<sup>②</sup>。在印度和东京（即今越南民主共和國北部——譯者）、剛果、德屬西南非洲和菲律賓，甚至像哥地和比薩羅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也都相形見绌了。

## 2. 无产階級和战争

當我們在上文把軍國主義的職能描述为一种用于对付外敵的國家職能時，這絕對不是說这种職能符合于在資本主義制度

① 这种伪善的同时又是丑恶作态的烟幕，现时也厚颜无耻地被抛弃了。参看以G·B署名发表于“德國殖民地”（Die deutschen Kolonien）月刊（1906年10月号）上的一篇文章，以及斯維蘭茨在泛德意志會議（1906年9月）上的發言，他在會議上說：“在殖民地我們并不想把人們都轉變為基督徒，我們要的是讓他們為我們工作。這種人道主義的軟心腸簡直是荒謬可笑。德國人的感傷氣質，使我們缺乏一個像彼得斯這樣的人”。此外，漢瑞斯·赫特曾在1906年12月21日“日報”（Der Tag）上寫道：“傳教士們的職責就是……使自己適應既定的環境”，但他們所作的是“經常給商界人士添麻煩”。德國的天主教會中央黨和政府之間，在殖民地政策方面的主要摩擦就是由於這個問題引起的。這也是1906年12月“商人”杜恩墨對天主教會中央黨的所謂助理政府發動憤慨的攻擊的唯一原因。1906年9月29日的“十字報”告誡美國說：“把印第安人部落整個地直接加以滅絕，這是一件如此不人道和不符合基督教義的行為，不管在什麼情況下也無法加以辯解，特別是因為這對於美國人說來並不是一個生死存亡攸關的問題”。如果是一個這樣攸關的問題，那末即便自認是博愛為懷的基督徒，按照殖民基督教義的觀點，也應“滅絕整個部落！”

② 參看1906年11月28日和12月4日德國國會的令人難忘的辯論，這個辯論真是一針見血。

下被統治和被剝削的人民的利益、福利與願望。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不能期望從這種使得對外軍國主義成為必然的政策得到任何好處；他們的利益和這些政策是極其尖銳地互相對立的。這些政策是直接或間接為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的剝削利益服務的。這些政策或多或少是巧妙地為無政府狀態的野蠻生產方式和瘋狂殘忍的資本主義競爭在全世界範圍內鋪平道路；在這個鋪平道路的過程中，對文化較不發達民族應盡的一切義務都被拋在一邊。結果除了招致世界性的戰爭糾紛，瘋狂地使我們整個文明的繼續存在陷於危險境地之外，什麼也得不到。

無產階級對於我們當代的巨大經濟發展也是歡迎的。但他們知道：只要各個賢明地領導着的公團，本着國際諒解的精神、遵循文明的義務與利益去對待它，這種經濟發展本來無需乎使用武力，無需乎軍國主義和海軍主義，無需乎手執海神的三叉戟，無需乎殖民地經濟制度的野蠻暴行，仍能夠在和平中繼續進行的。他們知道我們當代的世界政策大部分是由於企圖以暴力粗暴地壓下和粉飾統治階級在國內所面臨的種種社會困難和政治困難，簡言之也就是企圖推行一種波拿巴式的欺詐感人的政策。他們知道工人階級的敵人喜歡依賴狹隘的沙文主義來糊口，也知道俾斯麥所毫不猶豫地製造出來的那次 1871 年的戰爭恐懼，曾給最危險的反動力量幫了很大的忙。按照最近透露出來的<sup>①</sup>一個由高級人物策劃的惡毒的小計劃，當時準備在“得勝軍隊凱旋返國之後”，就在激動的好戰歡呼聲中，從德國人民手中竊取國會的普選權。他們知道，這些政策從前述經濟發展中所企圖獲取的好處，特別是我們的殖民政策的一切好處，都落入資本主義剝削階級——無產階級的不共戴天的仇敵——的大錢袋

<sup>①</sup> 參看 1906 年 11 月 3 日的“漢堡消息報”。



里。他們知道，統治階級為了達到其本身目的所從事的戰爭使無產階級遭受到前所未聞的流血犧牲和財產損失<sup>①</sup>，而在事後他們所得到的款待却是：為數可憐的殘廢人員年金，退伍軍人補助金，沿街賣唱和到處受人欺侮。他們知道，在每一次戰爭之後，一種像匈奴人蹂躪歐洲那樣的野蠻和卑鄙的噴泥火山，會將它的溶岩泥漿洒遍各個參戰的國家，使文明重新向野蠻方面倒退若干年<sup>②</sup>。他們知道，自己為之作戰的那個祖國並不是他們的祖國；對於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來說，真正的敵人只有一個：——這就是壓迫和剝削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每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在最重要的切身利益上和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有着密切的關係；在國際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之前，一切民族利益都要退避三舍，剝削者和壓迫者的國際聯合必須用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的國際聯合去對抗。他們知道，如果無產階級被利用於一個戰爭之中，他們就是被引向和自己的弟兄，和自己的階級同志作戰，因而是違反自己的利益的。

因此，具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不但對於軍隊的這種國際職務和整個資本主義的擴張政策表示完全冷淡憎惡，而且正在認真地和認清目標地向它展開鬥爭。朝這方向反對軍國主義，並且和它鬥爭到底，這樣一個最重要任務已經落在無產階級的身上，無產階級也愈來愈意識到這個任務了。關於這一點，已從國際代表大會中得到證明，也從下述這些事情得到證明：德國和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在1870年法德戰爭爆發時互相聲明彼此團結一致，西班牙和美國的社會主義者在古巴戰爭爆發時、俄國和日

① 據估計1799至1904年間各次戰爭（不包括日俄戰爭）所犧牲的人數約達15,000,000人。

② 參看本書第21頁注③所引關於毛奇的話，及“毛奇全集”第2卷第288頁。根據他的意見，戰爭被認為可以把人們的美德和聰明才干提到最高境界，特別是促進道德力量。

本的社会主义者在1904年东亚战争爆发时所作的团结声明；以及在1905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作出关于一旦瑞典挪威之间发生战争就实行总罢工的决议。此外，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于1870年的战争借款和对摩洛哥冲突在国会中所采取的立场，以及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对待干涉俄国一事的态度<sup>①</sup>，对此也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

### 3. “对内军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目的

军国主义不仅用于抵御和进攻外部敌人，它还有第二个任务<sup>②</sup>，这个任务随着阶级矛盾的愈来愈尖锐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日益成长而表现得愈来愈明显，使得军国主义的外部形式和它的内在本质也显示得愈加明确：也就是说，它的任务是保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当中充当资本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柱。在这里它表明自己纯粹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的一种工具，它和警察、法庭、学校和教会结合在一起为这样一个目的服务：阻碍阶级意识的发展，同时不惜任何代价，甚至违反大多数人民的明确意志，去维护少数人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维护他们任意剥削人民的自由。

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着的军国主义。它所要作的事情等于缘木求鱼一样的不可能，它武装人民来反对人民本身，企图用一切办法将人们在按社会地位划分之上再人为地进行按年龄的划

<sup>①</sup> 指德国工人阶级为反对德国皇家政府对“俄罗斯事件”的干涉（企图镇压1905年革命）所进行的斗争。——译者注

<sup>②</sup> 保卫现存的国内制度这一任务，不仅在资本主义的社会而且在一切阶级社会中，都是由军国主义担负的。

分，力图将工人变为自己的阶级弟兄、自己的朋友、父母、兄弟、姐妹和儿女的压迫者、仇敌和谋杀犯，变为一个断送自己的过去与未来的人。它力图使自己成为是民主的同时又是专制的，是开明的同时又是机械的，是深得民心同时又是与人民为敌。

但不应忘记：军国主义也能够将其锋芒用于对付国内的民族“敌人”，甚至国内的宗教“敌人”<sup>①</sup>（例如在德国用于对付波兰人<sup>②</sup>，亚尔萨斯人及丹麦人），在非无产阶级之间彼此的冲突中<sup>③</sup>也加以使用。军国主义是一种形态多种和变化多端的现象<sup>④</sup>，而普鲁士-德意志的军国主义，由于德国的特别的半专制主义和封建官僚主义的条件，已发展到一种特别繁盛的状态。这个普鲁士-德意志的军国主义具有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当中任何一种形式所拥有的一切恶劣和危险的性质，因而拿它作为一个典型去说明目前发展阶段中的军国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形式、手段和后果是最为恰当不过了。正因为任何人也不能模仿我们普鲁士军队中的尉官（这里我们借用了俾斯麦的说法），所以迄今仍没有人能够完全模仿我们的普鲁士-德意志的军国主义。这种军国主义不仅是国家之内的国家，而且简直是国家之上的国家。

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其他一些国家的军队组织。当我们进行这种考察时，必须考虑的不仅是军队的本身，而且还要包括宪兵和警察，因为后二者经常表现为一种仅是日常用于对付内部敌人的特殊军事组织，同时由于它们的横暴和野蛮也显出其军事本源。

① 见1906年12月的冲突中法国的政教之争。

② 见1903年上西里西亚的选举期间的骚动。

③ 福斯德村事件。

④ 详见本书第57至58页及第181至182页。

#### 4. 一些其他国家的军队組織

在像英国、美国、瑞士和比利时这些国家的军队組織中，我們看到一些独特的形式。

大不列顛拥有一支雇傭军队(“常备軍”)，一支附有义勇騎兵的民兵，另外还有所謂志願軍——这是一支自願应募的，大体說来不发兵餉的队伍，人数在1905年为245,000人。常备軍，包括民兵(民兵中容許替代服役)在1905年共有444,000人，但其中只有約162,000人駐于英国。此外，在爱尔兰有一支按照军队方式組織起来的警察部队，为数約12,000人。常备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英国本土以外使用的，特别是用于印度。印度军队中有三分之二的士兵，約230,000人<sup>①</sup>是土著。殖民地通常有其自己的民兵和志願部队。大不列顛的本国軍国主义及其殖民軍国主义两者之間的关系，可以从軍事預算中看出来：例如，1897年，本土的軍事預算約为360,000,000馬克，而印度的軍事預算約为510,000,000馬克。此外，必須加上一支龐大的艦队，其中水手和海軍陆战队的人数約共200,000人。

美国的军队組織是常备軍和民兵的混合物。常备軍通过招募組成<sup>②</sup>，并且根据法律规定其人数在和平时期最多不得超过100,000人，常备軍的数字根据1905年的应募人数为61,000人(1906年10月統計，包括菲律宾的偵察兵则为67,253人)，其中有軍官3,800名，大多数是在西点(West Point)軍官学校訓練

<sup>①</sup> 1905—1906年为229,820人，在土著各邦中，1903年有136,837名士兵。

<sup>②</sup> 招募已愈来愈見困难，而且招募的外籍新兵所占百分比正在增加，这个事实已使美国政府感到忧虑。

出来的。同年民兵的人数约为 111,000 人。民兵是在一种颇为民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在和平时期，民兵由各州州长控制，它的装备和训练并没有达到现代的水平。此外警察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往往是按照军事体制组织起来的。还有一种独特的组织，如果从其形式上看来并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之内，但鉴于它所具有的职能，在此不能不提一下：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我们看到一些为企业主们所雇用的“打手”。有的时候他们仅是一些由企业主们武装起来的破坏罢工的工贼。（例如在瑞士和法国，这并不是一种不常见的事情。至于德国的情况，我们请读者看一下 1906 年汉堡的造船工人的罢工及纽伦堡事件。）美国资本家不论在什么时候手下总有一帮按照武装私家侦探<sup>①</sup>的形式组织起来的第一流打手。最后，考虑到 1905 年美国海军中还有 30,000 多人，我们就可以看出，美国也一律拥有国家武装力量各种主要形式的精选代表。

在瑞士，直至不久以前，还存在一种真正的人民的军队，全民的武装。每一个能够携带武器的瑞士公民，可以在家里经常保有枪械和弹药。这就是加斯頓·莫赫在他的名著中所论述的那种民主的军队。瑞士和比利时同样享受中立的国际保证，因此自然这个国家的“对外军国主义”只能采取和保持一种特别温和的性质，这也是一种由很多其他情况共同造成的结果。但是“对内军国主义”却随着阶级对立的不断加深而发生变化。那些要统治别人的资本家已愈来愈感觉到无产阶级拥有武装和弹药这一事实是他们行使剥削和压迫这种自由的障碍，甚至对他们本身的生存来说是一种威胁。于是在 1899 年 9 月，他们开始用

<sup>①</sup> “私家侦探”一语原文为“宾克顿”（Pinkerton），源出于 1850 年美国芝加哥“亚伦·宾克顿私家侦探社”所雇用的私家侦探及打手。此后私家侦探均称“宾克顿”。——译者注

拿走彈藥的辦法解除人民的武裝，同時竭力按照軍事強國體制的方向，以不斷加快的步伐去發展現有的軍國主義幼芽。此外，還企圖運用這些軍事強國所使用的一切方法，逐漸將軍隊中的現役部隊轉變為階級統治的馴服工具。於是鼎鼎有名的瑞士民兵，就愈來愈具有使得常備軍隊成為文明耻辱的那些可惡特徵。1906年12月21日國民會議在進行軍事組織的立法當中，作出一項關於罷工期間動用軍隊的決議，但這沒有使情況有任何改變。

比利時由於自己的中立地位，所需要的常備軍隊人數相對於它可以作為軍隊原料的“存貨”是少得多（約為一半）。因此，它的普遍兵役制度受到抽籤制度以及出錢找人頂替的替代兵役制度的補充修改，後者深刻地改變了軍隊的性質。當然只有富有的人才能找到替代兵，不用說這些人也一定會廣泛地使用這個辦法。起初這種替代兵制度（這在過去也是很普遍的）可能沒有任何特殊的政治意義，但在比利時它卻導致了一種對統治階級來說是十分嚴重的後果。因為這個國家擁有為數極多的無產階級，而且在那些應服兵役和中籤的人當中，工人占的百分比也很大。甚至那一部分已經徹底無產階級化的比利時軍隊，縱使他們不是由一些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和有決心去採取任何行動的無產階級所組成，也如此迅速地信從了反軍國主義的宣傳，以致多年以來作為一種掌握在統治階級手中用以對付國內敵人的武器，已經沒有任何價值，因而也不再用於這個用途。但人們也找到克服困難的辦法。比利時早就有一種稱為公民警衛隊的組織。加入這支部隊的是一些中籤但已找人頂替而自己又買得起武器和軍服的人，後一條件幾乎使窮人完全不能參加。這種部隊在早些時候是一支穿得五光十色的遊行隊伍，成員大多數是自由派，組織方式是民主的。公民警衛隊的成員可以在家中藏

置武器，軍官可以自行選舉，等等。後來由於常備軍愈來愈不可信任，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公民警衛隊的管理和支配權從市政當局的手中轉交給政府，民主制度被廢除，武器從個人手中取出，鎖在軍事當局的軍械庫內。一種相當嚴格的軍事訓練制度開始實施，訓練公民警衛隊的職務委諸過去常備軍官中那些最不受人歡迎的人物來擔任。年齡在 20 至 30 之間的男子每周至少有三個晚上，另加每兩周至少有半個星期天要去受訓。如果說從前的軍事訓練徒然使人憶起我們德國的“昔日的城市民兵”那種逍遙自在的樣子，那麼現時他們卻是在嚴格管制之下受訓，用處罰的辦法強迫人們遵守規矩。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居民超過 20,000 人的行政區里公民警衛隊才有這種編制，其他地方的公民警衛隊仍然是一種可笑的虛飾。這個事實也說明公民警衛隊是政府當局用於對付“國內敵人”的一種特殊衛隊。如不包括憲兵在內，常備軍的數目在 1905 年約為 46,000 人，而現役的公民警衛隊人數為 44,000 人，兩者數字幾乎相等！

這樣，比利時就兼有一支對付外部敵人的軍隊和一支對付內部敵人的特種部隊，這種最巧妙的安排現時正在給予，而且將來也會繼續給予比利時的資本主義制度以良好的服務。關於這一點，可以從最近在選舉權鬥爭和罷工中動用公民警衛隊這些事實得到明證。

更之，比利時還有在戰時以及在罷工和暴動期間執行軍事任務的憲兵。他們的人數極多，散布全國，流動性很大，能夠在接到通知後立即集中、轉移和動員。他們的流動縱隊在布魯塞爾附近的德爾胡倫設有總兵營，在發生罷工及類似情況時，就像黃蜂一樣成群飛赴全國各地。他們當中大多數是過去軍隊中的下級軍官，薪餉優厚，裝備極好，簡言之，是一種精銳部隊。一方面，公民警衛隊好像是為了適應階級鬥爭的任務而創造出來的，

因为它所代表的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那些深知其本身利益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特别军事动员。另一方面，那些以宪兵形式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看家狗”，按照“吃谁的饭唱谁的歌”的作法，在目前也扮演着同等有用的角色。

日本正处于一种和德国约略相同的封建-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阶段。它虽然和英国一样是一个岛国，但由于在对外关系上的紧张情况，最近甚至从军事观点看来也已经成为一个德国的真正摹本，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军队正受着更为合乎战争用途的训练。

## 5. 結 論

### 俄 國

由上述可以得出結論說：军队的規模及其組織上的特性，主要是取决于国际局势，取决于用作对付外敌时军队所应具有的功能。现今通常呈现十分紧张的国际局势正在驅使各国（甚至包括其本身尚未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但要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而且要保护自己不受资本主义国家侵犯的那些国家）去训练全体能够携带武器的公民，采用最严格的军事组织形式，建立以全民普遍服兵役为基础的常备军。但这种紧张局势可以由于自然条件的原由，例如英国的以及美国（相对于其他大国来说）的岛国地位，也可以由于人为的政治原因，例如瑞士及尼德兰的宣告中立，而大大的缓和下来。

反之，“对内军国主义”的职能，即用于对付内部敌人的职能，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却是一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必然同时产生的现象；甚至加斯頓·莫赫也认为“秩序的重新恢复”是“人民军队的合法职能”。对内的军国主义之所以表现为种种



极不相同的形式，简单地是由于这种军国主义的目的迄今比较是民族的，实现这种目的并不那样受国际竞争的影响，它是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达到的，所以能带有较多的民族特点。然而英国和美国（在美国，常备军由1836年的27,000人增至1906年的61,000人；同期海军人数增加了一倍，陆军部门的预算增加了两倍半，海军部门的预算增加了三倍以上，而塔虎脱先生还要求为1907年增拨约100,000,000的款子）愈来愈被迫走上欧洲大陆的军国主义道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无疑首先是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政策的要求；其次显然是由于内部的紧张局面，即阶级斗争的加剧。英国陆军大臣哈尔登在1906年9月突患军国主义狂热病，很难说它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强有力地出现于政治舞台只有偶然一时的联系<sup>①</sup>。要求实行像瑞士那样的普遍武装的倾向（在英国尽管赞成这种作法的人进行了大力鼓动，终于遭到了否决，美国的情况可以在老罗斯福先生1906年12月4日的言文中找到意味深长的谈话），并不是一种进步的朕兆。尽管如此，它意味着军国主义和目前情况比较起来将会进一步强化，并直接导致常备军队的建立，瑞士的先例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教训。

由于外部和内部防卫的特别需要在其范围和性质上是由有多种多样结合方式的各种因素来决定的，因此，军国主义毫无疑问要具有显著的多形性和多变性，这在军事制度上最明显地表现出来。不过这种多变性的活动，从任何方面来看都被局限于军

<sup>①</sup> 罗特斯坦所报导的事实（载于“新时代”【德文】1906—1907年年合订本第25号，第1分册第121页）揭示了哈尔登的这种极其敌视工人政党的政治立场；至于1906年11至12月在上议院和下议院之间对学校法规所发生的争执是不是这种更趋尖锐的紧张关系的征兆，在将来便见分晓。这和最近报导关于由于哈尔登的反对普遍服兵役案被否决这一情况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

国主义的根本目的——保卫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范围之内。固然，事情的发展可以暂时走着另一条道路。例如，当皮奈特执政下的法国正在热衷于大量缩短后备队和地方军队的训练时间<sup>①</sup>、改革“比里比”<sup>②</sup>以及废除军事特别法庭审判制度<sup>③</sup>的时候，而德国中央军事法庭庭长馮·瑪索夫則于1906年秋天辞职，因为军事最高当局（普魯士陸軍部）依靠对法律的解釋，正式地和直截了当地侵犯了军事法庭的独立性（1905年春天的公告），这种独立性的确曾因卑尔斯（Bilso）案件<sup>④</sup>中对有关法官的处分而得到了一种奇特的注解。法国的这一步几乎完全可以归因于当时的反教权主义；教权主义在军队中有其重要的支柱；政府在这一“文化斗争”中需要无产阶级的帮助。这样一种结合自然是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它也不是源出于一种根本的和持久的发展倾向。它是以一种暂时性的事态为基础的，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它完全可以和对反军国主义的疯狂迫害同时进行。

从上述观点看来，俄国的情况是有趣的，这个国家由于它的紧张的对外关系，不得不采取普遍服兵役的办法。更之，作为一个亚细亚的专制国家，它又面临着一种非常严重的内部紧张局势。沙皇专制制度在国内的敌人不仅有无产阶级，而且还有广

① 1906年12月在議會中暫被否決。

② “比里比”——这是法国人在北非用以惩戒殖民地军队士兵的各种残酷方法的综合名称。——译者注

③ 参看副国务卿塞隆于1906年12月10日在議會辯論中的发言及1906年12月11日的“人道报”。参看本书第49页脚注①。

④ 卑尔斯案件——基右格尔少尉以卑尔斯的笔名写了一部揭露德国军官种种堕落行为的小說，被法庭控告，1903年11月在莱茨对基右格尔进行軍法审判。审判结果证明作者所描述的情况是真实的。这次审判使普魯士德国的軍国主义受到严厉的譴責。由于审判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进行的，军事法庭的法官受到处分。——译者注

大的农民群众和资产阶级，甚至还包括一大部分的贵族。俄国士兵有百分之九十九，按其阶级地位而言，都是沙皇专制制度的死敌。教育上的低水平，民族上和宗教上的矛盾，以及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利益冲突，广泛分布各地的官僚主义机构的压迫，在地区上的不利的分布情况，道路交通的不发达，以及其他情况，大大地妨碍了阶级觉悟的养成。通过狡猾的精锐部队制度（例如宪兵，或者更重要的如哥萨克，哥萨克军队通过优厚薪金和其他物质报酬以及广泛的政治特权，并通过建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哥萨克社团，确实已经变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级，从而人为地和专制制度结合起来），沙皇制度企图为自己保证有一群数量够多的忠僕去对付那些业已深入到军队队伍之间的骚动。除了这些“沙皇的看家狗”之外，还有契尔克斯人<sup>①</sup>和居于这个鞭笞帝国的其他野蛮民族（例如在波罗的海沿海省份的反革命期间这些人就像狼群一样被放出来），以及为数众多的沙皇制度所豢养的一切其他武装喽罗、警察及其帮凶，以及俄国的暴徒、黑帮。

如果说，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以普遍服兵役为基础的军队作为反对无产阶级的武器其本身包含着显著的和惊人的奇特的矛盾，那么在沙皇专制统治下，以普遍服兵役为基础的军队就必然日益成为一种带有毁灭性力量和用于摧毁沙皇专制制度的武器。但由此也必须引出这样的结论：从俄国的反军国主义发展中取得的经验只能以极其审慎的态度才可应用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阶级力图通过金钱收买使人民进行反对他们自己的斗争，而用于这种目的的金钱又是大部分取自人民，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在俄国，我们

<sup>①</sup> 兹亚斯雅斯一罗莫索夫的区域行政长官也在1906年12月4日(17日)的德意志报上谈到“嗜杀的契尔克斯人”。

已經亲眼看到，沙皇制度賄买俄国革命这一絕望的和可悲的企图如何使得俄国的財政状况遭到迅速和悲惨的崩潰，尽管肆无忌惮的国际交易所金融資本家給予了种种救助。当然，借款問題是一个重要問題，特别是从革命的发展速度来看更是如此。但是革命既不能人为地制造出来，也更不能收买，即便全世界的大資本运用他們一切資金給予援助也是不能收买的<sup>①</sup>。

---

① 甚至也不如像現時所設想的那樣，用現代的方法將特權及自然資源向美國的托拉斯兜售或貼現——這從雙重意義上說來是沙皇政府財政政策的“絕望呻吟”。

## 第三章 軍国主义的手段和效果

### 1. 直接目的

現在讓我們對軍国主义的手段和效果进行一次專門的考察，並以普魯士-德意志的官僚-封建-資本主义的軍国主义这种資本主义制度下軍国主义的最恶劣形式，这种国家之上的国家，作为典型来加以考察。

說現代軍国主义是当今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表現，这話固然不錯，但我們仍應該指出，它乃是一种近乎独立自主的表現，其本身几乎就是目的。

軍国主义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將军队变成一种便于使用的、馴服的和有效的工具。必須將其軍事技术提高到尽可能完善的地步，同时在另一方面，正因为军队不是由机器而是由人这种活的机械所組成，因此必須向他們灌輸以适当的“精神”。

这个问题的第一部分归根到底是一个財政問題，对此我們留待下文再作論述，我們首先研究问题的第二部分。

这一部分具有三个方面的內容。軍国主义認為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力图在現役军队中創造和促进这种軍事精神，其次是在一旦实行动員时給军队提供后备軍和預备队的那些居民中創造和促进这种精神，最后才及于一切其余的居民阶层，这些阶层对于軍国主义和反軍国主义來說，作为生存的环境或繁殖的沃

士具有重大意义。

## 2. 军事教育学

### 士兵的训练

这种适当的“军事精神”，也就是所谓“爱国精神”（在普鲁士德国称为“对皇帝的忠心”），简单说来，指的就是随时准备遵照命令对外部敌人和内部敌人作战。最适合于产生这种精神的情况是一种完全愚昧无知的状态，或者最少是一种在智力上尽可能低下的状态，以致群众可以像一群牲畜一样，“现存秩序”的利益需要他们走向那里就被人驱向那里。普鲁士的陆军大臣馮·艾南(Von Einem)曾經說过，他喜欢一个尽管是劣等射击手但忠于普王的士兵，更甚于喜欢一个优等射击手但不那么忠心的士兵。这种说法毫无疑问是发自这个德国军国主义代表人物的深心。

然而，军国主义正是在这个地方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今天的武器技术、战略和战术要求士兵必须具备较高的智力<sup>①</sup>，并且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须使得智力愈高的士兵变得愈有效率<sup>②</sup>。仅仅是根据这样一个原因，一群愚昧无知的人时对军国主义来说已不能有所作为。更之，这样一群人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也是毫无用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在完成其经济职能时是需要知识的。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进行剥削并保证获得最高的利润率——这是它

① 参看卡比利維 1891 年 2 月 27 日在国会的发言，同样陆军部长馮·卡頓博恩-斯达曼在該处也說过：“由于新的武器装备，相应新的训练规程等等，对下等军官必须提出的要求是愈来愈严格了”。

② 参看巴威略的馮·亨尔將軍于 1898 年 10 月底在新兴的国民經济协会上所作的論述（見雷德爾著“不是常备軍队而是人民軍”一书，1898 年斯圖加特版，第 77 頁）。

一刻不能离开的生存任务——正受着一种悲剧式的命运所支配，不得不有系统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以这样的知識去教育它的奴隶們——这种知識，它自己也很知道，一旦教給他們之后其結果必将招致資本主义的死亡与毀灭。資本主义这只大船所面临的是荷馬詩中所說的航道上左右均有妖怪的困境：左边的怪物西拉是：如果知識水平太低，則对实行剝削來說是一个过大的障碍，而且会使得无产階級甚至不适合于充当牛馬。右边的怪物查理迪斯<sup>①</sup>是：如果給予教育，将使被剝削者得到革命化的影响，使他們能够全面地理解到自己的階級利益，因而必然带来資本主义的毀灭。任何想狡猾地通过教会与学校的合作，巧妙地駕駛資本主义大船安全通过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的企图，其結果必然是悲慘的和絕望的。只有易北河以东的农庄劳动者（應該指出，他們至今仍像过去人們所說过的那樣，可能是最愚昧的劳动者，而对容克們來說也是最好的劳动者）才能大量供給軍国主义以完全和奴隶一样的、可以像牲畜一般任意加以支配的人力原料。但他們由于对軍国主义來說，知識水平过低，因此在軍隊中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內并且要小心翼翼地加以使用。

我們最好的士兵是社会民主党人，这句话是經常被人引用的。它說明了：要将适当的軍事精神灌輸到以普遍服兵役为基础的軍隊中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仅要求奴隶般和僵尸般的服从已經不够了，同时再也不能够办到了。因此軍国主义必須用一种拐弯抹角的办法来支配其人力原料的意志，以便为它自己制造出一些会“自动放枪射击的机械人”。它必須設法使这些人心神上受感化，不然就得用暴力压服。必須誘之以餌，

<sup>①</sup> 西拉和查理迪斯——古希臘荷馬史詩奧得賽中居于一个狭窄海峡两边的两个怪物。西拉为一个六头十三脚的海怪，遇有船只经过即捕去其水手。查理迪斯則每天吞吐海水三次造成惊濤駭浪，翻复船只。——譯者注

否則就得臨之以威。這就是所謂“恩威並施”的方法。軍國主義首先在對付外敵方面所需要的適當“精神”是：極端侵略主義的狂妄性，心胸狹窄和驕傲自大。其次，在對付內部敵人方面所需要的“精神”是：對於任何進步的事物，任何危及（即便在遙遠的將來才會危及）當前統治階級統治地位的事業和運動缺乏了解，或者甚至對之表示憎恨。有一些士兵，他們的階級利益使他們和極端侵略主義格格不入，並且唯一容易被他們了解的目标就是一些進步的活動——一直到推翻現社會制度為目的的活動，軍國主義對於這樣的一些士兵，就必須使用以糖衣麵包為誘餌的恩施方法去改變他們的思想感情。我們並不否認：卒屆服役年齡的那些無產階級，雖然在獨立人格和政治見解方面一般說來遠遠超過同等年齡的資產階級青年，但他們的階級意識通常仍未十分穩固。

這樣一套從精神上和心理上去影響士兵的制度，確實是極其胆大妄為和極其狡猾的，它力圖不依社會地位的階級劃分而以按年齡劃分為不同社會集團的方法來建立一個年歲在 20 至 22 之間的無產階級中的特殊階級，使得這個特殊階級的思想感情和另一部分年齡較大的無產階級的思想感情直接對立起來。

第一，穿上軍裝的無產階級必須嚴格地、無情地從地區上和他們的同階級成員以及他們自己的家屬隔離開。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就將他們調離他們家鄉的所屬地區（這在德國執行得尤為徹底），首先是將他們關在營房裏面<sup>①</sup>。人們幾乎可以說，這樣一種辦法是仿效耶穌會的教育方式，是寺院制度的一種副本。

其次，這種隔離必須在時間上使之盡可能的長。但當由於

---

① 從衛生上看來，這是一種危險的方法。例如在法國這種辦法引起肺病和梅毒的廣泛傳染，法國軍隊中患肺病的人比德國軍隊要多 5 倍至 7 倍。在法國有人警告說，如果不廢除屯營制度，則數十年後法國人口將大為減少。



軍事技術的原因，長期訓練早已喪失其必要性之後，這種傾向又因財政上的困難情況而受到阻遏。例如德國 1893 年實施兩年兵役制就主要是由於這種困難<sup>①</sup>。

最後，對於用這樣方法贏得的時間必須尽可能地巧為利用，以俘虜人們的靈魂。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使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必須設法利用一切人類的嗜好和弱點，正如在教堂中所作的那樣，使之為軍事教育學服務。野心和虛榮心受到激發，士兵的軍裝被宣布為一切服裝中的最高尚的裝束，軍人的榮譽被稱頌為一種特別卓越的榮譽，軍人的身分被吹噓為最重要和最優異的身分，而且在實際上這種身分也確實被授以很多特權<sup>②</sup>。為了迎合人們對服飾的愛好，把軍服變成為一種五光十色的虛飾和節日盛裝（這和它的純軍事用途恰恰相反），以此滿足那些要加以迷惑的下層階級的低級趣味。各種各式的分級分等的閃閃發光的符號、勳章、精通射擊的橫條標志等等，也是用於滿足同樣一些低級的本能，滿足人們的服飾癖和自大狂。很多士兵將自己的痛苦在軍樂隊中尋求安慰。可以說，除了軍裝的閃耀虛飾和軍隊的夸大的堂皇外表之外，在兒童、傻子、女僕和流氓無產者中間，使我們的“莊嚴威武的軍隊”可以炫耀自己並受到公開歡迎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這種軍樂隊。任何人只要曾經見過人群蜂

① 參看蘇倫爾“社會民主黨人的國會手冊，德國國家立法的时间問題與學論問題的指南”，1902年柏林版，第929頁。

② 我們可以看一下警察們在不守秩序的士兵，特別是不守秩序的軍官面前表現的因受指示鎮制而束手無策的情況。人們還可以注意到軍隊有以機長的行列列隊穿過城市的特權，這樣一來就可以無緣無故地大肆攪亂市內交通，這自然是為了滿足軍容威武的需要。這種蓄意培育出來的危害公共安全和荒謬可笑的傲慢行為所達到的頂點，可以從前幾年在柏林發生的這件事情看出來：當時有一架馳赴救火的救火車途中竟被一隊在它面前橫過的軍隊所阻截，因為這支軍隊不顧使它自己的美麗和威武的行列受到攪亂。當然，此事後來受到譴責。

掘地圍觀閱兵，和當柏林禁衛軍馬隊經過時後面跟着一大群人的情景，就一定能明白這一點。誰都十分懂得，軍裝在平民的某些階層當中在實際上所造成的這種大受歡迎的情況，對於軍隊中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士兵的確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誘惑性因素。

士兵們的智力水平愈低，社會地位愈低，所有這些方法的效果就愈大。因為這些人不僅由於鑒別能力較薄弱，而更易受到外表華麗和服飾所欺騙，而且對於他們來說，在從軍以前的平民地位和從軍以後的地位兩者的差別也是十分巨大和顯著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只須聯想一下一個美國黑人或東普魯士農奴一旦披上那件“極其高貴”的衣服以後的情景就可以了。）<sup>①</sup> 這樣就出現一種悲劇性的矛盾：這些方法對於它們所首先企圖加以影響的有知識的工業無產階級來說，比之用於影響上述這些人，效果是較低的，但後者至少在目前來說在這方面根本無須加以影響，因為即使不用這些方法，他們也能給軍隊提供十分馴服的材料。然而這些方法也對軍國主義所認可的“精神”起到保存維護的作用。此外，團隊節日、慶祝皇帝誕辰儀式等等同類辦法，也是為這個目的服務的。

當各種方法都已用過，把士兵們導入一種仿佛酩酊大醉的狀態，麻醉他們的靈魂，煽動他們的感情和幻想之後，對他們的理解力也必須有系統地作一番工作。日常軍事教育課程一開始就力圖將那些幼稚的、歪曲的和為了達到軍國主義目的而捏造出來的對於世界事物的看法，強行灌輸到士兵們的腦子裡去。這種課程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委託給一些毫無教學能力和未受過教育的人去擔任。因而對於那些更有知識的工業無產階級自然是毫無效果的，這些工業無產階級往往比他們的教官要聰明得多。這是用一種不適當的材料進行的試驗，甚至是一支向射手

<sup>①</sup> 參看 1906 年“柏林地方通訊報”第 638 號所載：“從軍的美國黑人”一文。

反射回来的箭。对士兵进行反社会主义“教导”的不中用，最近“邮报”(Die Post)及麦克斯·罗伦兹在与李伯特将军的争论中已用利刃竞争所特有的敏锐加以证实。

为了造成那种不可缺少的意志上的驯服性和易驾御性，就要使用这些方法：严格呆板的服役，兵营的纪律，把军官<sup>①</sup>和下级军官<sup>②</sup>们的军服奉为神圣(这在很多方面看来确是超越法律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简言之，不论是否在值勤期间，都要通过纪律和管制，把士兵们一切思想行动像带上镣铐一样束缚起来。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被无情地任意压抑，任意拉扭，就是最强壮的脊背骨都有被压碎的危险，不是屈服就是被打断脊骨<sup>③</sup>。

为了完成军事压迫和军事奴役工作所使用的另一种同类方法就是狂热地培养“教会”精神。在1892年2月向德国国会预算委员会提出的一个议案中曾公开要求把这种教会精神列为军

① 这些人真是一些罕见的圣者！读者可以回忆一下1903年11月的俾尔所案件，想起无数福尔巴赫式的“小警备部队”，关于纸牌赌博与香槟酒的法令，军官们的决斗习惯(这种军官荣誉的“精华”)，布鲁斯威茨的刺杀(1906年10月)和许瑞尔的射击癖(“阿兰堡亲王与阿兰堡人”，柏林版，1904年第13等页)，鲁尔斯特拉特事件以及那些“无伤大雅”的事件，比劳斯和拜尔莱恩翰彭翰声地描述军官们生活的小说，史利斯(保狄新伯爵)所著的“头等人物”，关于谭斯可·馮·普卡麦尔的丑闻，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属于这一类事情的还有关于阿兰堡亲王的丑闻。法国的凡尔登“小警备部队”于1906年秋天曾引起很大轰动。自然，在崇拜军队的人的眼光中，所有这一切最多不过被认为是这些被崇拜者的“有生活风趣的、富于刺激性的有兴味的弱点”，而这些被崇拜的人对于基督教义又是特别讲究注意。自然在这里我们也找到这些高贵的和最善良的人物在国际上的一致性。一个有趣的情况是1903年初被揭露出来的关于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军官们互相鞭撻的习惯。(1903年3月“社会主义青年”)

② 下级军官被称为“上帝在地上的代表！”

③ 士兵自杀人数的统计提供了最惊人的例证。士兵自杀也是一种国际性现象。根据官方的“统计”，1901年在德国每3,700个士兵中有一人自杀，在奥地利约920人中有一人自杀，奥地利的第十军团在1901年有80个士兵和12个军官自杀，有127人由于自断手足或受虐待而神经错乱或成为残废。同一期间有400人开小差，725人被判苦工或严厉监禁。民族之间的冲突无疑在奥地利曾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事教育的一个特别的目的,但这个議案被否決了(沒有成見地被否決了)。

軍事教導和宗教影響兩者同是兼用糖餌和強迫的方法,但後者多半只有在採取一種慎密的隱蔽方式下才加以使用。

為了建立和補充軍隊中常備的主要幹部,卓有成效地使用的最甜蜜的糖衣誘餌就是:給服役期滿仍願延長服役的人提供這樣一種遠景:他們可以領取下級軍官津貼<sup>①</sup>,並且一旦離開軍隊之後可以擔任文官<sup>②</sup>,這是一種十分狡猾地策劃出來的同

① 這一津貼(最高金額為1,000馬克)制度係於1891年在整個德國開始實行的。在此之前也曾在薩克森與瓦爾登實行過,同時在帝國之內也有“一次付給的特別津貼”為其前驅。這種制度亦存在於其他國家,例如法國也有這種津貼,而且金額高得很多(達4,000法郎),不過運用起來沒有多大成就。又下級軍官的學校也是問題的一部分,凡瓦格爾·馮·羅斯坎斯頓於1891年3月2日在國會的演說。

② 卡比利維總理(俾斯麥的繼承人)於1891年2月27日在國會發表的那篇演說,對於一個英明的資本主義—軍國主義者的靈魂來說是關於他自己的惶恐與忧虑,希望和目標,以及為達到這些目標所採用的方法的一篇典型的自白書。這篇演說給這個靈魂打開一扇廣闊的窗戶,使我們清楚地看到這個靈魂的愁鬱密處。演說開始時即聲言:“不再延長實業已滿期的反社會主義者法律,只是由於預想到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削弱社會民主黨的根基或從事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這些措施(因而也是反社會主義者法律的代替品)之一就是發給下級軍官以津貼并頒發有資格擔任文官的證明書。卡比利維接著又說:“由於全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對下級軍官的要求也提高了。一個上級人員只有當他感到確實優越於他管轄的人時才能勝任他的職務。……”

“維持紀律本身已愈來愈見困難,而當我們不得不向社會民主黨進行鬥爭時,就變得更加困難。這里我指的並不是用放槍和利刀的鬥爭。我憶起1848年,當時的情況要好得多,因為那時這種思想還不是從多年的宣傳中產生出來的,它是突然鬧起來的,而舊的下級軍官們對付那些人比之他們現時所要對付的社會民主黨人其任務要容易得多。(不錯!在右翼政黨的講席上。)就最極端的情況來說,我們在舊戰中對付社會民主黨比之與敵人作戰時需要更好的下級軍官。當軍隊和敵人对峙時,可以通過愛國主義及其它高尚感情使士兵充滿熱情和甘願犧牲。舊戰及其一切有關情況并不能用以提高士兵們的自信,因為他們總是感覺到自己面對着的是他們的同胞……我們只有設法提高下級軍官們的地位,才能使他們保持其優越性。聯盟政府[這是當時德國聯邦政府的正式名稱。——譯者]希望把下級軍官們的地位提到高約的水平”。他接著又說,必須創立這樣一個“階層的人”,“他們的存在和國家息息相關”。

同樣這也是對於階級部隊心理學一種很好的描述。

时又是十分危险的制度，它还会使我们整个公共生活受到军国主义病毒的感染，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文将作说明。

军国主义的鞭子，也即军国主义用以强迫人们服从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惩戒制度<sup>①</sup>，残酷地威胁着对所谓军事精神的任何抗拒行为的军事刑法，以及审判程序有一半是中世纪式的军法审判，下级稍不服从上级，经常判处最不人道和最野蛮的刑罚，而当上级对下级犯有过失时，则处罚较轻，并且几乎完全抹杀了士兵们对其长官所应有的自卫权利。没有什么东西比直接阅读一下士兵战时服务守则和军事刑法审判判例更能激起人们对军国主义的反感和更富于教育意义的了。

本章内容还应包括对士兵的虐待，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另一处再作专门论述。的确，这种虐待在军国主义的一切强力惩戒方法中，虽然不是合法的，但在实际上也许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这样，他们企图像驯服野兽一样去驯服人。于是被征募入伍的人就被麻醉，就引起思想上的混乱，被吹捧、被贿赂、被压

① 禁闭并不给膳食、床铺和照明；加班上操，等等；在战地有野蛮的“捆绑”。奥地利的“手足并绑”及“捆绑”的办法，比利时的禁闭，在海军方面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九条鞭打以及诸如此类的方法是人所共知的。比较不为人所忆及的也许是法国军纪部门使用的鞭笞刑具，它们甚至用于对待“政治犯”；夹姆指刑具，手铐，卡拉普丁（参看由社会主义者莫尔自治同盟于1902年出版的“军事徒刑”这一小册子，布列顿在法国议会的演说，附有图片说明；乔治·莱德著“比里比”（采指北非的所有军事惩罚制度的综合名称），杜布华·特苏著“Sous la Casaque”，巴黎1899年版）。关于法国外籍军团中的惩戒支队，监狱，强迫劳动以及这些制度的牺牲者，可参看法美格著“军国主义的牺牲品”。目前正力图制止这种“比里比”（1906年12月8日及10日法国议会的辩论）。至于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军官们所惯于以一种值得称赞的民主心情热烈地互相作惩戒式的鞭笞（1933年3月“社会主义青年”，在这里只应作为一种怪事来谈论。

迫、被拘禁、被折磨以及被毆打，于是一粒一粒的泥土被混合，被揉捏起来，給龐大的軍队大厦提供泥漿，于是一块一块的磚石按照計算好的方式建造成一个預防革命力量的堤壩<sup>①</sup>。

所有这些引誘、懲罰和胁迫士兵的方法都帶有一种階級斗争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可由一年志願服役制度得到証明<sup>②</sup>。命定要成为后备軍官的参加一年志願服役的資產階級子弟，一般不会被疑为怀有反資本主义、反軍国主义或其他任何种类的革命思想。因此他們不被調离其家乡地区，不必宿于兵营，也不必听訓导課或赴教堂，甚至可不必参加大部分的拘謹呆板的軍事服役，如果他們不得不受紀律处分和軍法制裁(这种情况是非常少有的)，其結果也不会对他們有什么損害。那些习惯于压迫士兵的人，虽然对一切“受过教育的人”經常怀恨，却只有在极少数的情況下才敢于触犯他們。对于我們的这一論断，关于軍官們的培养訓練也提供了另一个令人信服的証明。

① 这些教育方法的軍事結果将在其他地方描述。我們还須指出它們的道德上的結果，这些結果使得資產階級的、无政府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軍国主义的人感到特別激憤。“軍队是教人犯罪的学校”(安納因·法兰斯)；“酗酒，奸淫和伤害，这就是兵营生活所教給人們的东西”(里杰特教授)。“士兵手册”說：服兵役的期間就是“粗野和庸俗的学徒时期”，“一个荒淫放蕩的学校”；它把人引向“精神上的懦弱、卑躬屈节和奴才般的胆怯”。的确，人們很难想像出在那些軍人庆祝典礼中没有发生酗酒(自然这是为了“维护我們的国家”)的情况。关于退伍軍人协会的“狂乱喧嚣的宴飲”(这是塞沙牧师所用的詞句)，可参看1906年12月1日的“莱比錫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这些教育方法在卫生方面的結果同样不令人欣慰；和法国軍队有关的情况参看本书第44頁注①；英国和美国这些“民主”国家的常备軍队的卫生情况簡直是可怖的，死亡率在这些国家比德国还高。根据軍医总监R. M. 奥莱利于1906年提出的报告書，痢疾与酗酒在美国軍队中流傳情况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来得严重。

② 当时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在德国，工人階級的青年很少能受高等教育，这說明其階級性质)可以享有志願服役一年(代替两年兵役)的特权。他們要負担自己的貧富服裝等費用。——譯者注

一大群人的协同合作对于军队的纪律来说，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个人的独立自主精神。在军队中，每一个人都像古代的划船奴隶一样用铁链彼此连结起来，要自由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军队中其他的千百万人组合起来的力量以压倒的优势阻止他个人去从事任何出于自己意志的最微小的行动。这个庞大有机体的各个部分，或者说这个庞大机器的各个部分，不仅受口令催促的影响，而且也受另外一种催眠术——群众心理暗示方法——所影响；不过，这种群众心理暗示方法对于一支由思想明确和坚决反对军国主义的人所组成的军队来说，却是无能为力的。

从教育士兵的范围来看，很明显，军国主义的这两个任务并不是处处都彼此互相协调的，而是往往互相矛盾的。这不仅就训练来说是如此，就装备来说也是如此。战争的训练愈来愈不可避免地要求士兵们具有不断增加的主动精神。而一个士兵作为“资本的看门狗”却并不需要什么主动精神，他甚至还不准许具有这种精神，如果他实行自杀的权利还没有被取消的话。简言之，对付外敌的战争需要的是人，而对付内敌的战争需要的是奴隶，机器。就装备和服饰而言，那些华丽的军装、闪耀的纽扣和铜盔、旗帜、阅兵式、骑兵的冲锋，以及其他一切废物，对于产生一种和内部敌人作战所必需的精神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就对外敌作战来说，这些东西注定要失败，它们简直是不可能有任何作为<sup>①</sup>。这种悲剧性的矛盾（它所包括的许多方面这里不能一一细述）还没有为我们一些好心肠的军国主义批判者<sup>②</sup>所理解，

① 在对付内部敌人的斗争中，我们自然要把镇压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精神的斗争包括在内，这种精神是和“对外军国主义”相敌对的。

② 参看“军队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改革德国军事服役制度以防御社会主义”，一个军官著，1901年耶拿的哥斯坦堡出版此出版。又倍倍尔著“不是常备军队而是人民武装”一书中（第46页）所载的其他材料以及“社会民主党选举人手册，国会，1848—1903年”，1907年柏林出版，第23页。

因為他們天真地僅僅使用那些適用於戰爭的軍事訓練制度作為標準去看問題，他們仍然是些沙漠中的牧師<sup>①</sup>。

這種軍國主義本身的內部利益衝突，這種使它深受其苦的自我矛盾，正在帶有一種愈發展愈尖銳的傾向。這兩種互相對立的利益究竟那一種占優勢，往往決定於國內政治緊張程度和對外政治緊張程度這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在這裡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出軍國主義的自我毀滅的萌芽。

一旦爆發武裝革命，向內部敵人進行的戰爭對軍事技術提出這樣高的要求，以致這些服飾漂亮的奴隸和機器不再能夠壓倒內部敵人時，少數人的暴力統治，資本主義的寡頭政治的喪鐘也同時敲響了。

着重指出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上面所說的軍事精神迷惑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並將它引入歧途，軍國主義除了在純粹軍事方面以外，還以這種精神從其他各个方面去感染我們整個公共生活來為資本主義服務。例如，軍國主義企圖造成並加深無產階級在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剝削面前的馴服性，同時，儘可能的阻撓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鬥爭。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文還要再作論述。

### 普通公民中的官方軍事性組織和半軍事性組織

軍國主義還力圖在儘可能大的範圍內，儘可能強有力地

<sup>①</sup> 這一批評意見是針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並且是直接對奧古斯特·倍倍爾(1840—1913)而發的。倍倍爾是德國民主社會黨創立人和領導者之一，在其晚年曾犯了一些中派主義的錯誤。奧·倍倍爾在其所著的“不是常備軍隊而是人民武裝”一書中論證了戰爭分為“防禦性的和進攻性的”區別，並對人民武裝的必要性略加以理想化。在卡·李卜克內西所提及的地方，倍倍爾曾詳細地論述了實行“軍人服裝的簡化和取消花花綠綠的虛飾”將帶來何等的節約，並稱之為社會民主黨的“最重要的要求之一”。——俄譯本注



尽可能持續地影响那些尚未属于或者已經不再属于現役軍隊的人。它首先試圖僭取对这些人的尽可能大的专制統治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通过設立一套控制的办法，通过大大地扩大軍法审判管轄范围以及有关軍人荣誉案件的审判程序，甚至使之适用于后备軍官，最后甚至將軍事当局指揮权力扩及这些人。这个方法的特点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特別明显：后备兵被征調集合时，均被置于軍法監督之下。軍事当局說这种集合是一个整天，这显然是違法的。規定这样一种权力是没有絲毫根据的，这簡直是一种僭权。在这方面應該再提一下青年义勇軍和退伍軍人协会以及它們的官方軍事組織或半軍事性的組織，它們对軍隊服飾，軍隊中的无聊行为和庆祝集会的处处仿效。在这种軍事活动范围内起主要作用的是那种有害的后备軍官制度，这种制度將軍隊中的等級精神帶到普通公民的生活中去，并使这种精神在那里持續下来，此外，更严重的是，它把国家的高級官員，社会民政机关以及司法和教育組織的高級人員<sup>①</sup>几乎毫无例外地置于軍事紀律的支配下，受軍国主义精神和整套軍国主义人生观所支配。这样一来，也就預先抑止可能来自这些官員方面的任何招致麻煩的反抗情緒。通过这些方法就可保證民官們的順服听话。通过在公職录用上优先考虑过去在軍隊中服务过的人員这一办法，对于下級官吏們來說也达到这个目的。这样階級司法审判和階級教育制度就在軍国主义的天空下橫行霸道，而自治权却被巧妙地削減了<sup>②</sup>。这里不能不提一下关于

① 有很多医务界人士情况也是如此；关于后者可參看例如1894年1月17日“前进报”上的記述。不仅后备軍医的本身处于軍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他們还在医事行业組織中和通过这些組織把这些压力轉加于不是軍医的医务人员身上。

② 伏依特（一个机灵的皮靴匠和慣犯）曾称哥本尼克“上尉”这一大胆的冒險行为，从这方面看对自由派來說正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禁止任何現役或非現役軍官發表著作的命令。此外還有那個極富於教育意義的加德克案件<sup>①</sup>，這是一種最明顯的徵兆，說明軍國主義正在不顧一切地對它力所能及的一切事物進行精神上的奴役和集中監督，同時也說明軍國主義具有一種不斷擴充它的勢力範圍（不管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的傾向，企圖使自己無限地擴張勢力，貪得無厭地奪取權力。

### 對普通公民給予軍國主義影響的其他方法

軍國主義的擴張企圖還帶來了比有害的後備軍官制度更為重要的另一個結果：軍人選補國家公務員空缺的制度。這個制度除了符合上述的純軍事性的目的外，還在同等程度上為這樣一個目的服務：將一幫對軍國主義精神永遠忠心耿耿和滿腔熱情的代理人和從事宣傳煽動的奴僕派進國家行政機關或市政機關的各個分支機構中去。因而同時又企圖達到這種目的：保證那些為資本主義服務的官僚政治機構的忠誠可靠和使之保持戰鬥準備<sup>②</sup>，並在那些特別“需要受教育”的廣大人民大眾當中傳播“正確的”、“維護國家秩序”的思想。關於頒發文官資格證明書制度所具有的這種“教育的”目的，卡比利維總理和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在1891年2月關於發給下級軍官以津貼的德國國會辯論發言中曾十分明顯地公開加以招認。這樣，當軍隊中的班長不得離開教師的講壇之後，在我國國民教育中傳播那種維護國家秩序的思想的責任又通過一些曲折迂迴的道路，重新

① 早已脫離現役職務的加德克上校，在“柏林日報”上批評了德國的陸軍部長（“柏林日報”系激進派報紙，加德克當時是該報的軍事專家），這一批評涉及陸軍部長在國會中所發表的一篇辯護性演說。加德克不得不出庭受審，並失去其軍銜。隨後他向帝國（聯邦）法院上訴，並獲勝訴。——英譯本注

② 可以從這些字眼的直接字面涵義及其轉音意義來理解！參看本書第78—79頁。

落在下級軍官的身上<sup>①</sup>。

的確：在教育方面所得的結果并不大。那些退伍後謀求低微職位的可憐人，所得到的薪金是太少了。甚至一個德國的下級軍官畢竟也不能無限期地領取這一小點兒的金錢，去保有為普魯士國王陛下服務的榮譽<sup>②</sup>。這是企圖收買革命時永遠存在的一個問題！

應該指出和這方面有關的事情是：在士兵中間用以激發和保持其軍事精神的那些方法（例如各種各樣的虛飾和噱頭宣傳）同樣也影響到軍事人員以外的居民，也就是說，影響到其本身是軍隊的招募來源的那些階層，這些人是士兵的陪衬人物，他們擔負着軍隊的費用開支，同時也有被國內敵人俘虜的“危險”。英國的陸軍大臣哈爾登，當他於1906年秋天訪問普魯士以後，也證明他自己學到了不少東西。他表示“軍國主義有一種”可貴的“副作用，通過使人們和軍隊以及各戰活動有較密切的接觸，它教給人們以慎重認真和忠於職守”<sup>③</sup>。

軍國主義還擁有另一種方法去傳播它的精神，但這是完全屬於另外一個類別的方法：即作為一個消費者和生產者，並通過它的這種地位對具有戰略意義的國有大企業發揮影響來傳播這種精神。有相當大的一群工廠主、工匠和商人及其雇員們是靠軍隊吃飯的。這些人擔任為軍隊在裝備、住宿和生活上所必需的一切商品，以及士兵們所需要的各種消費品的生產和運輸。這些從軍隊中得到好處的人往往直接決定了某個地方（特別是一些駐扎有軍隊的小城鎮）的整個公共生活的性質，而且其

① 這裏李卜克內西指的是壯年老退職的士兵在學校擔任教員的舊習慣。——英譯本注

② 這些公務員在德國有這樣一種組織：德國退伍軍人申請擔任公務員協會。

③ 參看1906年“地方通訊”第496號。

中一些最有权势的人还像帝王那样统治着一些大公共团体，在自己的邦国和帝国中充当头号人物。他们的势力来自军国主义；军国主义以惊人的耐心任由他们榨取钱财，任其宰割，而他们为了报恩（彼此狼狈为奸）就成为军国主义的最热心的宣传家。当然，担任这样一种角色是由于他们作为资本家的利益所促使的。谁不知道克虏伯，史杜姆(Stumm)，艾尔哈德(Ehrhardt)，吕倅(Loewe)，惠尔曼，替普斯克，诺贝尔(Nobel)，火药托拉斯等名字呢？谁没有听说过关于克虏伯对钢板所索的高利贷价格，替普斯克的利贷及其有关的贿赂金钱，惠尔曼的极其高昂的运费和船只过期停泊费，以及火药托拉斯以百万计地耗资德意志帝国国库而获取百分之一百和一百五十的纯利<sup>①</sup>？在奥地利，军队的承包商所犯的欺诈行为特别骇人听闻<sup>②</sup>。每一次战役对于这一群寄生虫们（不仅在俄国）<sup>③</sup>来说就是一次欺诈舞弊的大丰收。正如以前所说的那样，这些有势力的绅士们像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那样去报答军国主义，因为军国主义让他们掠夺或者说让他们去掠夺人民。他们把军国主义的拐杖金露遍洒到“他们的”工人和一切依赖他们为生的人身上，而对革命的力量则进行残酷的战斗。当然，就工人与大多数的军队小承包商来说，他们和军队并没有真正的利害关系。没有常备军队的国家在一般福利和工商业的繁荣方面较之那些拥有常备军的国家并不见得差些；那些在军事生产部门被雇用的人，如果没有军队存在，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决不会更坏。但通常他们的目光是

① 参看 G. 伏斯特著“德国的火药托拉斯与军事-火药工业”一书（1896年哥平根出版）第25及30页。

② 详情见“愉快的士兵生活”一书（1896年维也纳出版）第51页。

③ 在东亚战争中那里大批掠夺者的最后一个葛克-里特瓦，在1906年年底曾十分受人听闻。

淺短的，而且十分容易屈服于強烈的軍國主義的影響之下，以致相反的宣傳鼓動工作在这里遭到很大困難。

軍國主義，作為在大經濟企業（如軍用物資的庫房，罐頭工廠，軍服廠，物資補充供應站，軍火工廠，船塢等等）中的僱主，不僅將它的僱員（1904年10月31日，受雇于德國海陸軍行政部門所屬企業單位的人數共有54,723人<sup>①</sup>）甘心情願地和毫無例外地交給一切反動的愛國主義蠱惑家（例如帝國反社會主義聯盟）去任意支配，同時還企圖系統地灌輸他們以愛國主義的軍國主義精神，不顧一切地授給他們以各種頭銜和勳章作誘餌，通過退伍軍人協會為他們安排各種喜慶節日，向他們許諾不可能辦到的養老金，宣布工會為非法，並在其工場內實施一種真正的兵營式紀律。<sup>②</sup>在政府的工場中間，軍事機關所屬工場對於引導無產階級的鬥爭來說，形成一個最艱苦的戰場。

景  
那些與工人運動為敵的力量所能發揮的影響，自然是有一定限度的。軍事當局在社會民主黨人所取得的成就，特別是在帝國海軍船塢工人當中所取得的成就面前，很難再存什麼妄想了。說一旦社會民主黨的選票在工人當中增加就關閉那些軍事工場（例如1903年大選中在斯班刀曾經作過的）這種十分幼稚的威脅，也正如任何其他威脅一樣，並不能阻遏階級覺悟的提

① 海軍行政部門：18,939；普魯士的陸軍行政部門（但軍醫部門除外）11,199；普魯士的軍醫部門：16,825；巴威略的陸軍行政部門：4,632；薩克森的陸軍行政部門：2,754；瓦爾登的陸軍行政部門：374（參看德國國會出版資料1905—1906年第144號）。

② 在1906年冬天波森的竊劫武器案中，被控的斯班刀“製造者”曾一再作証說，他必須服從那個行竊的普比中尉的命令，因為該中尉作為“軍官”本身就“差不多是他的上級”，訊問結果確實如此。普比似乎並非在被告所屬的企業內服務。他的真的軍官外衣也如同哥本尼克上尉的假軍衣一樣，通常使他們在平民中間更易于行使自己的伎倆。

高，只要当軍国主义繼續发給工人們以吝啬的无产者报酬而使他們投奔到社会民主党方面去的話。为了克服人們对这些工人所抱的悲觀情緒，大家只須回忆一下皇家工厂中經常爆发的工資运动，这些工厂中的雇員工人和軍事行政当局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所采取的生气勃勃的形式<sup>①</sup>就可以了。

铁路、邮政和电报是战略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些事业机关，这不仅就对外战争來說是如此，而且就对付内部敌人的战争來說也是如此。罢工可以使这些不可缺少的战略因素变得对軍国主义毫无用处，从而使得軍事机构完全瘫痪。因此軍国主义自然要竭力將自己的精神灌輸到交通通訊工业及其有关工厂（铁路工場，車輛制造厂等等）的职员和工人的思想中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肆无忌惮的方法，可以从上述軍人递补公務員空缺制度得到証明，而且也可以由这样一个事实得到証明：在好几个国家中这些职工被置于軍法的管制之下。此外，也可以从他們的政治境况得到进一步的証明：在軍国主义国家中，他們是通过行政手續（如在德国和法国<sup>②</sup>）以及通过特殊立法（例如在意大利、荷兰以及俄国<sup>③</sup>）被剥夺了集会結社的权利。当然，在这里我們不应錯誤地認為資本主义国家所以要設法防止这些交通通訊工业的职工受“国家敌人”所影响，除了軍国主义的利益以外，还为了什么公共的利益。然而，这些努力日久終归必然是

- 
- ① 斯旺刀工場的斗争每年在国会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斗争是人所共知的。关于柏林的軍用被服厂，可參看1906年8月25日的“繩匠业时报”。关于布里斯，乐里昂，沙布，罗士福及土伦的法国軍兵工場中的一些工厂，可參看1905年11月11日的“新时代”。现时（1906年12月）土倫兵工厂工人的一个生气勃勃的运动仍在进行中，其結果如何，尚难逆料。
- ② 法国政府力圖援引反軍国主义的宣傳为这些措施辯护。參看1905年11月11日的“新时代”。
- ③ 1905年12月2日的法令，參看1906年12月14日的“萊比錫人民报”。

一无所获，不管它们会给工人运动带来多大的困难。它们所以失败，是由于工资报酬恶劣，由于交通通讯体系的职工所处的事实上的无产者的境况。

### 作为馬基雅弗里主义和作为 政治调节器的軍国主义

軍国主义是这个样子出现的：首先是出现为军队本身，然后出现为一种超出军队本身、通过軍国主义的和半軍国主义的組織网而把整个社会包括进去的制度，（这个組織网包括有：管制制度，軍人荣誉法庭，禁止从事写作的命令，后备軍官制度，颁发有担任文官职务资格的证明书，整个文官机构的軍国主义化，〔其中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有害的后备軍官制度和递补公務員空缺的退伍軍人制度〕青年义勇軍，退伍軍人协会等等），再进一步出现为以軍国主义精神渗透人民整个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制度。为了达到后一目的，教会、学校，一些受人贿买的宣傳性文艺作品和报刊，一群卑鄙的可以被人收买的文人和著名人士——这些像灵光一样永远圍繞着“我們庄严偉大的军队”的东西，他們以一种頑梗和狡猾的方式相互合作。和天主教会一样，軍国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一种发展到最高度的馬基雅弗里主义，也是資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馬基雅弗里現象中最富于馬基雅弗里精神的現象。

上文屢次提及的哥本尼克皮鞋匠冒充上尉这个事件，可以看成为整个这种軍国主义教育方法及其結果的縮影，其最突出之处就是使得整个資產階級社会对軍官外衣真正奉为神圣。这个慣犯在一次历时六个鐘头的測驗中，考驗了我們的军队、我們的官僚政治机构和普魯士公民的忠心，而所有这些学生都以这样优异成绩通过这次測驗，使得甚至他們那些教師們也对于自

己教育方法的本质感到大吃一惊。没有任何一顶盖斯勒的帽子<sup>①</sup>能够像不朽的哥本尼克上尉的军帽那样得到人们甘心情愿的顺从和对之卑躬屈节；没有任何一件杜勒维的圣衣像他的军装那样虔诚地受人崇拜。这个经典式的讽刺诗的巨大效果，在于它把军国主义本身的教育原则的荒谬暴露无遗。如果这个资产阶级社会（它发现自己和军国主义的关系正像那个巫术师的门徒一样，处于召来了魔鬼而又无法摆脱它的地位）不是像需要日常的面包和空气那样需要军国主义的话，它就应当在全世界的耻笑之下把军国主义的丑恶揭露无遗。这又是同一个悲剧式的老冲突。资本主义和它的强大奴仆——军国主义——彼此并不是相亲相爱的，而是互相畏惧和互相仇视，这其中确有许多理由。他们彼此把对方看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灾害——因为这个奴仆已经变得如此的独立自主——这其中也有不少理由。因此，这个哥本尼克的教训，资产阶级社会并不能把它转变成为对自己有利，却会继续成为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鼓动工具<sup>②</sup>，因为当军国主义愈将它的原则推至极端时，社会民主党所得的收获就会更好。

哥本尼克上尉在实际欺诈行为这一领域中对于军国主义所起

① 盖斯勒系奥地利驻瑞士某地的一个残暴的总督，他曾下令该地居民对于他那顶悬在竿上的帽子要像对他本人那样表示尊敬，违者可被剥夺自由和没收财产。——译者注

② “十字报”在这一进退维谷的窘境中大感为难。该报在异常狼狈中企图将矛头调转过来，妄想使社会民主党人陷于极其困难的绝境中。哥本尼克的行为使得它那个为对付发生革命情况的“计划”过早地暴露于全世界的面前，因而使得这个计划成为泡影。特别恶劣的是在这种可笑的惊慌的空谈中所作的夸耀。好像这种计划在任何时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会被破坏。好像使那些“十字报”的骑士们着手实现这样一种绝望的企图。“谢天谢地，我们还能够信任我们的军人！”这就是当哥本尼克事件的突然出现时，我们的资产阶级庸人心中被迫发出的最后的但却是真诚的叹息。



的作用，和 18 世紀末那位寶貴的格斯泰夫·圖林在論說方面對它所起的作用是一樣的。圖林在其“論一個擴大的德意志軍事國家的社會意義”(Der erweiterte deutsche Militärstaat in seiner sozialen Bedeutung) 這一巨著中，設計了一個未來社會，他把軍國主義描述為這個社會的溫暖的、照耀一切和指導一切的中心太陽，是這個社會的心臟和靈魂，這個社會是唯一真正的“民族的和文明的社會主義”，整個社會變成一個出類拔萃的兵營，這些兵營是初級學校，也是高等學校，是產生愛國精神的工廠，而軍隊則是一個無所不包的破壞罷工者的組織。這種對軍國主義黃金理想國所抱的使人狂喜的幻想實際上不過是一種有系統的狂想，但正因為它是一種有系統的狂想，它脫離開一切實際障礙去幻想軍國主義的目的和方法，並把它們引申到其最終結論，這就給予其本身以一種象征性的意義。<sup>①</sup>

今天，軍國主義最少在一個極其重要的領域內，已經成為由階級立法、官僚政治、警察統治、階級司法審判，和各種派別的教權主義組成的這樣一個太陽系中的太陽。關於這一點，在下文還要作進一步的說明。對於一切階級政治、一切階級鬥爭策略來說，它是一種時而公開時而隱秘的最後調節器，這不僅對資本家階級來說，而且對無產階級來說也是如此，同時不僅對於無產階級的經濟組織來說，而且對於它的政治組織來說也是如此。

① 參看卡·考茨基的文章，見“新時代”(德文)年合訂本第 5 卷(1887 年)第 331 頁。

## 第四章 軍国主义的一些主要罪恶

### 1. 对士兵的虐待或軍国主义作为一个 已經懺悔但尚未改过自新的罪人

#### 两种进退两难的局面

軍国主义先生們的头脑并不愚蠢。这可以从他們所实行的极端狡猾的教育制度中得到証明。他們以值得注意的熟練技巧利用了群众心理学。由雇佣兵和居民中的渣滓分子組成的腓特烈大帝常备軍队，曾不得不以严谨呆板的操練和毆打使他們結合起来，并担負起自己的机械任务。但对于一支我們从智力水平和道德水平都已有所提高的全体居民中征集来的、以公民义务服役为基础組成的、并且对每一个个人提出更多要求的軍队，这些作法已不再适合。这一点已立刻为一些像香霍斯特和格耐斯瑞<sup>①</sup>这样的人所清楚地觉察到，他們以宣布“后方的自由”来开始实行其軍队改組<sup>②</sup>。然而恶劣的待遇，野蛮的侮辱、毆打以及种种殘酷的虐待，正如上文已經指出的，却仍是我們目前軍事教育制度的慣用手段。

軍界人士对虐待士兵一事所采取的态度自然并非从倫理

<sup>①</sup> 1806年普魯士軍队在耶拿被拿破仑击败后，这两个人曾对整个普魯士軍队进行了改組。——英譯本注

<sup>②</sup> 參看那个极有興味、尽管是充滿幻想的“有关軍事逃離的規定”。

学、文明、人道、正义、基督教义和其他类似的美好事物的角度来考虑，而完全是出自只求目的不择手段的狡猾观点。这种虐待对于纪律和军队本身的“精神”本身来说，构成了一种潜伏的危险<sup>①</sup>，但关于这一点甚至在今天仍没有为人们所普遍认识<sup>②</sup>。老兵们对新兵和不听话的人的欺侮，粗野的兵营恶作剧和各种各样的下流话，以及经常的拳打脚踢，“抛高”“拖曳”，肆意殴打侮辱等等这一类事情，都得到大多数下级军官甚至军官们毫不迟疑的衷心赞许，他们甚至还肯定地认为这是必要的。这些和人民疏远并且敌视人民的军官们已被训练得成为心胸最狭窄的执行暴力政策的小型代表人物。因此为反对这些暴行所进行的斗争，在开始时就遇到一种几乎是不可克服的消极抵抗。人们在非公开的场合下可以私下地天天听到上级官员这样说：希望按照人类的尊严去对待那些“伙计们”，这不过是迂腐的人道主义者的愚蠢想法。当兵是一件粗野的差事。然而即使当他们完全认识到这种惩戒性虐待行为的潜在危险，他们又会发现自己要陷于这种与自然发展背道而驰的暴力制度所必然逐步走到的几种进退维谷的处境之一，这几类处境，我们在上文已讲过几种了。因为这些虐待行为确实是外勤训练所不可缺少的辅助工具(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作进一步说明)而这种外勤训练是

① 在曼托菲尔 1885 年 4 月 14 日的深谋远虑的命令中曾这样说：“凌辱会损害并且彻底破坏人们的荣誉感，一个凌辱其下级的军官就是破坏他自己的地位，因为那些容许自己被凌辱的人不论在忠诚和勇敢方面都是靠不住的。……简言之，上级(从将军到少尉)如何对待下级，他们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② 逃兵和应征兵役而拒绝入伍的人其为数之多对此提供了另一个标准。仅仅在“美好的德意志帝国”存在的头三十年里，就有 15,000 德国逃兵牺牲于法国的殖民地军队中，而法德战争中维与穆里一役的大血战结果也不过伤亡 16,000 人。参看杜美格“军国主义的牺牲品”。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軍國主義所不可缺少的，因為它再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內在的自願的紀律對它來說是一種不可達到的目標）。我們還須再一次指出：儘管有人對這種虐待行為懷有種種顧慮和惋惜，但是即使不是官方也是半官方仍認為這種行為是軍事教育中一種雖不合法但卻是不可缺少的手段。

除了軍事上的顧慮之外，我們的軍國主義者還受良心的責備，因為他們的詭計已被當場揭穿，也就是說，社會民主黨對軍隊體制已展開无情的批判，而廣大市民階層也開始否定這種軍事道德。軍國主義雖然咬牙切齒地不得不承認：它並不是單純由一些最上層的軍閥們所策劃和指揮的，而首先在物質上還要依賴於它所嘲笑鄙視的代議機構，依賴於那個甚至包括“庶民”代表在內的國會；簡言之，還要依賴於那些“暴民”；而這些人在享有國會議員不可侵犯權利的保護下，曾一再毫不留情地不斷揭發它的缺點。軍國主義雖然在憤羞成怒之下也認識到自己不得不好好地和這些庶民、“國會中的傢伙們”以及那些被人鄙視和被人愚弄的“輿論”保持協調。問題是不要使資產階級對軍國主義所懷有的那種虔誠信仰受到過分嚴重的考驗，這些資產階級通常是隨時準備答允一切可能提出的軍費要求，但他們有時也會（特別是在財政困難時）不那么依賴的。此外還要尽可能使資產階級和他們的選民們打交道時更好說話些，因為這些選民由於他們所处的社會地位大部分是屬於反軍國主義者的階層，而且一旦他們認識到自己的階級利益時往往就會皈依社會民主黨。這些看來是最有力的武器必須留起來不給社會民主黨宣傳家使用，或者是必須從他們手中奪回來；因此軍國主義就不得不採取隱秘和掩飾的戰術。軍事法庭的訴訟程序是秘密的，“沒有一條光線透得過這一片黑暗世界”。如果有人真能透過去，這些事情就被全力加以否認、爭辯和掩飾。但是社會民主黨的火炬

照耀得越来越远，它的光芒甚至照到兵营的围墙之内，透过军事监狱和要塞的铁窗。前一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在德国国会中进行的军事辩论是一场顽强的和热烈的战斗，一场使这个事实得到承认的战斗：兵营中的残暴行为对于军国主义说来并不是一种稀有的和孤立的現象，而是一种經常的十分常見的、有机的和固有的現象。在这场战斗中起到有力作用的是关于其他国家军事法庭訴訟程序的披露，它們证明了军队中的虐待是军国主义的一种慣常的屬性，甚至在法国那种共和国式的军国主义中情况是如此，在比利时式的军国主义中是如此，甚至在瑞士的民兵军国主义中也程度逐渐加深地是如此。薩克森的乔治皇太子在1891年6月8日发布的法令（1892年初在“前进报”[Vorwärts]上刊载过）<sup>①</sup>，巴威略的陆军部长在1891年12月13日发布的命令，以及1892年2月15至17日間在国会进行的三天辩论所造成的印象，主要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給予批判所产生的效果。经过通常所謂“考虑”和战斗之后，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于1898年最后获得我們在軍法审判方面的改革。不錯，改革后的审判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允許法庭不对大众公开，因而使得軍营中那些駭人的秘密得以用基督博爱的外衣去加以遮掩，但是它还是成功地（尽管有各种法令可以賦予人們以最严格的权力去拒絕公众参加，尽管有卑尔森案件中对法官的处分所引起的議論紛紛的情况）將如此一大堆惊人的虐待案件放在公众的面前，以致一切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批評意見，簡直被扫蕩一

<sup>①</sup> 这里說及的是：“高度的严重情况”、“极度的虐待”和“粗暴与野蛮的漢舞”，这些在前述材料被認為“几乎不可能”，并在严密的監視下“几乎不能实行”。“前进报”1895年2月8日发表了一个同样和这里有关的德皇于1890年2月6日发給陆军統帥的命令。霍羅斯特及格爾斯威的命令（耶拿战役之后）及曼托爾尔的命令（1885年4月18日）是属于另外一个范畴，圖克森-迈宁根太子的命令也是如此。

空，而軍國主義將虐待士兵作為一種維護國家秩序的根深蒂固的制度而存在這一事實，儘管人們如何不願意，已經幾乎到處得到承認。當局曾或多或少誠心企圖給予這個確實對於社會民主黨的“挑撥”有很大好處的丑惡制度以打擊，而且雖然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這會有什麼重大成果，却仍然想造成這樣一種印象：他們也厭惡這個制度，並且願意盡最大努力去廢除這一制度。他們開始採取很多嚴厲的手段打擊虐待士兵的罪行。然而軍國主義終究在維持紀律，在訓練那些攜帶武器的人民在反對他們自己的國際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鬥爭中成為一種馴服鬥士這些事情上，比之在打擊虐待士兵一事有着更大的利害關係。拿那些最卑鄙的折磨士兵們的人被處罰的情況和幾乎每天都發生的對士兵們的處罰情況（士兵們經常為了極其微小的觸犯上級的行為以及在激動或醉後觸犯上級的行為而被處罰）來比較一下是很有益處的。士兵對軍國主義這個聖靈犯有任何一點最微小的罪過就被處以凶殘苛酷的刑罰；而對其他的犯有罪過的人，則不管怎樣也有一種比較寬厚的縱容和諒解。軍事法庭在反對虐待士兵方面所進行的鬥爭，以及同時進行的無情地壓制下級人員表現其自衛意識或平等意識的任何活動的鬥爭，自然得不到任何實際的效果。整個問題可以從薩克森-邁寧根皇太子的事件中看得明白，這個皇太子曾勇氣十足地號召那些士兵本人協助進行反虐待的鬥爭，以便能夠比之過去任何時候更加有力地從根本上去打擊這種罪惡。但由於他所採取的這種大膽的步驟，很快就被迫離開軍隊。這一事件明顯地說明了由官方去進行反對虐待士兵的鬥爭是毫無用處和完全沒有希望的。

我們的魯道夫·卡拉夫特同志（巴威略軍隊的退職軍官）所寫的“兵營的犧牲品”（Die Opfer der Kaserne）這本小書曾以其專門知識去整理那些只能“來自內幕”的寶貴材料。社會主義

者的报刊经常地每隔一段时间就辑录下来的关于虐待士兵（或水兵）的审讯材料，对此也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大批资料，可惜的是仍然没有编纂刊行。这是一个等待人们去作的重要而值得费心尽力的任务。

根据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对军国主义绝不抱有任何幻想。贺斯在他的“军事惩罚有关法令”（Verordnung wegen der Militärstrafen）中写道：“经验教导我们，不通过鞭打的方法也能够教好入伍士兵们学会种种操练，认为这样作是不可能的那些军官不过是由于他本人缺乏必需的教练才能，或者是他对训练缺乏明确的概念。”贺斯在理论上当然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上他是远远走在时间的前面了。虐待士兵系源出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国主义的本质。有一大部分人在智力上——另外更大的一部分人在体质上是不适合于军事上的要求，特别不适合于阅兵式操练的要求。怀有敌视军国主义和对军国主义来说是危险的这样一种人生观的青年人，参加到军队中去的数目不断增加。问题是要从那些“士兵弟兄们”中把这种思想清除出去，而代之以忠于国王的新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人。然而甚至最巧妙的教师也不可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至于可供军国主义调用的那种教师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在这方面军国主义比之在通常情况下更讲求节约<sup>①</sup>。

军国主义的教师们只能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完全依赖于上级的好意，听从于上级的专横独断，如果他们不能完成自己的主要任务——按照军国主义的典型去造就士兵的任

① 1891年2月27日卡比利特就虐待士兵问题作如下说明：“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受过教育的下级军官比之未受过教育的下级军官更有价值，因为比较起来前者即便被激怒也很少任性行事。”但这些“受过教育的”下级军官如果不是设法窃取又都出自何处呢？

劣——就可以預期自己會隨時被解雇，這是一種使得整個上級軍事人員（軍官和下級軍官）組成的機構在軍事指揮當局手中變得極其柔順的最好方法。不用說，這樣一些上級官員用一種神經過敏和無所顧忌的方法訓練他們的士兵，自然很快就會發展到使用這樣的辦法：“如果你不自動去做，我就使用權力”。既然上級對那些要無條件服從他們的下屬擁有生殺之權，因而這種權力最後就會導致採取虐待的方法。這一切都是一種自然的，而且從人情上說也是一種必然的連鎖關係。新興的日本軍國主義也已迅速牽連到這種關係之內<sup>①</sup>。這也使得軍國主義陷於一種進退兩難的局面。

最後，造成這些虐待士兵的原因，在世界各地彼此並不完全一致。最重要的是國民教育的水平，它在這方面產生強有力的調整作用<sup>②</sup>。因而甚至法國的殖民軍國主義在這方面比普魯士德國的首創老牌軍國主義來說還被好些，這也是不足為奇的<sup>③</sup>。

正是這種用暴力實施懲戒的方式，同時也正因為它具有從制度中產生的必然性，我們社會主義者可以找到一種從根本上反對軍國主義並且是最有成效去和軍國主義鬥爭的最好武器，號召愈來愈多的人民群眾起來反對它，並將階級意識灌輸到那些如果不是採用這個辦法就難以提高覺悟（或者只有用遠為困難的方法才能提高覺悟）的那些階層中去。虐待士兵以及帶有階級性的軍事司法審判，是資本主義的不文明行為中一種最招人憤恨的現象。它們不僅是破壞軍事紀律的暗礁，而且同時也是無產階級解放鬥爭中的最有力的武器。資本主義的這一個

① 參看例如 1906 年 12 月 8 日“勃蘭登堡時報”。

② 德國在這方面並不存在什麼劃分區域的美惡界線。在虐待士兵這個領域內最少在德國已經實現統一和全國一致了。

③ 參看杜美格著“軍國主義犧牲品”，第 370 頁。



罪惡从兩方面反過來打擊資本主義本身。不管這個罪人如何懺悔，如何絕望地誠心悔改，或者以萊茵納克·福斯<sup>①</sup>那種方式表示悔過自新，這些武器是不能從我們手中奪走的，因為這個罪犯不管他如何削髮修行，也是不能改邪歸正的了。

## 2. 軍國主義的代價或痛苦

### 另一個進退兩難的局面

歷史唯物主義——辯證發展的學說——是關於報應有其內在必然性的學說。任何階級社會都註定要自己毀滅自己。任何階級社會都是這樣一種力量，它常常想作惡事却常常作出了善事，並且，即便它不願作惡事，也定要作出惡事來；由於它的階級性質所帶來的原罪，它必然要遭到毀滅。不管它是否願意，它必然生出那個殺死它自己本身的換底巴斯<sup>②</sup>，不過這個換底巴斯和神話中的迪比斯人不同，他是完全有意識地殺死自己的父親。無論如何，就資本主義社會來說，就無產階級來說，這種情況是真實的。

當然，資本主義制度的統治階級也很想在十分舒適和安全的情況下來享有它的利潤。但由於這種舒適與安全既然與資本主義的國內競爭和國際競爭不相協調，也和那些由於它損人利己而被犧牲的那些人的趣味不相投合，因此資本主義就在利潤這個聖殿的周圍建立一個刀槍林立的暴力統治的殘酷堡壘，來保護雇傭勞動奴隸制度。雖然軍國主義對資本主義來說具有生死攸關的必要性，但後者自然也不喜歡軍國主義的龐大開支，並在內心上認為這是一種極不愉快的負擔。不過由於在今天不可

<sup>①</sup> 萊茵納克·福斯——中世紀一部動物寓言中狐狸的別名。——譯者注

<sup>②</sup> 換底巴斯希臘神話中迪比斯國王，他親殺了自己的父親。——譯者注

能再仿效古代卡狄米的秘訣，將虎牙播種在地上就生出武裝士兵來<sup>①</sup>，因而除了忍受軍國主義這個要以人作為祭品的火神（Moloch）并供奉它那無餓足的欲望之外，別無其他辦法。軍國主義的這種特質給統治階級帶來何等痛苦，各國議會每年對財政預算的辯論就說明了。追求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制度在金錢問題上最容易暴露出它固有的弱點。軍國主義的費用浩大是唯一能夠使它知道有任何限度的事物，最低限度當這些費用是由資產階級本身來負擔時是如此。然而唯利是圖的道德觀總是要設法找到一種出路，一種既容易又卑鄙的出路，將軍費負擔的絕大部分或很大一部分轉移到那些人民當中這樣一些階級的身上：這些階級不僅是最弱的，而且建立軍國主義主要是為了鎮壓和壓迫他們。資本家階級也正如其他社會制度中的統治階級一樣，不僅利用他們的暴力統治（這種暴力統治首先是建立在對無產階級的剝削之上）去使被壓迫和被剝削的階級鍛造自己的鎖鏈，而且要使他們尽可能多地負擔這些鎖鏈的費用。并不滿足於使人民的兒女轉變成為人民的劊子手，而且要从人民的血汗中榨取付給劊子手的酬金。雖然這種充滿血腥的欺詐行為所帶來的十分令人氣憤的後果已到處被人們感覺到，但資本主義制度仍然至死不悟地忠於它的信仰，忠於它的崇拜黃金的信仰。

不錯，將軍費的負擔轉嫁到貧苦階級身上，就會減少對這些階級進行剝削的可能性。對此誰也不能加以詭辯，同時這也使得那個以剝削為乐的資本主義制度在軍國主義的以人為祭品的火神面前感到困擾。

軍國主義像一個沉重的鉛錘一樣，壓在我們整個生活上。

---

① 卡狄米系希臘神話中的鑄工巧匠，赫尼基國王阿根諾之子，傳說他曾將赫尼基人的字母傳至希臘。在希臘創立迪比斯國，他击杀一条巨龙，將虎牙播種于地，生出了很多戰士。——譯者注

它特別是經濟方面的一種鉛錘，使我們的經濟生活在它下面呻吟的夢魘，是吮吸着我們經濟生活的血液的吸血鬼，因為它將人民的最好的精力從生產和文化工作中年復一年地不斷抽調出來（現時在德國就有 655,000 個最強壯和最富有生產能力的、大多數年齡在 20 至 22 歲的男子經常在海陸軍中服役），同時也由於它那些瘋狂地耗費的直接費用。在德國，飛躍增長的海陸軍費預算到 1906—1907 年度（包括殖民地的預算，但追加預算未計在內）已達 1,300,000,000 馬克以上<sup>①</sup>，其他軍國主義國家所化的費用相對說來也不見得少些<sup>②</sup>，甚至是較為富有的國家，像美國、英國（該國在 1904—1905 年度的海陸軍預算為 1,321,000,000 鎊），比利時和瑞士，其軍事開支也龐大到在這些國家的預算中占據一種統治地位。到處都是無限制地增加軍費的傾向，快要達到國家財政支付能力的極限。

在“士兵手冊”(Manuel du soldat)中載有如下為數十分可觀的綜合數字：

“歐洲在 1899 年的軍事預算為 7,184,321,093 法郎。它在軍事方面服役的人員為 4,169,321 人，這些人如果從事勞動（按照每人每日 3 法郎計算）可以在一天之內生產 12,507,963 法郎。此外，歐洲在軍事方面使用 710,342 匹馬（按照每日 2 法郎計算），可以在一天之內生產 1,420,684 法郎。把這個數目加上 12,507,963 法郎，我們就得到 13,928,647 法郎的總值。這個數字乘以 300，加上軍事預算，等於損失了 11,362,915,313 法郎的生產價值”。

① 每一個在德屬西南非洲作戰的士兵對 1906 年的德意志帝國來說就意味着每年化費 9,500 馬克！

② 例如法國在 1905 年為 1,101,260,000 法郎！自從 1870 年以來，法國在軍事方面（不包括殖民地）的開支約達 400 億法郎。

单是德国一个国家，它的軍事預算从1899年的920,000,000增至1906—1907年度的1,300,000,000，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整个欧洲的軍事“經常費用”現時已約达每年13,000,000,000馬克，等于全世界对外貿易总額的百分之十三，日俄战争的費用还未計算在內。老实說，这的确是一个破产的經濟政策。

在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省份中，对革命运动进行軍事鎮压一事，在很长时期以来是委諸于那些受这种运动所威胁的贵族們去执行的。同样，美国甚至在和平时期也赋予企业主們以无限的可能性去把維持資本主义制度的責任和風險自己担負起来。这样一来，私家偵探就完全变成一种階級斗争的合法制度。無論如何，这个制度也和比利时的公民警卫队一样，具有这样的优点：减少若干甚至使資產階級也感厌恶的軍国主义的伴随現象（虐待士兵、費用开支、等等），并且可抑留一部分极其有效的鼓动材料，不許資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敌人加以利用。然而，正如上文所說过的，这种决不是无产階級所能接受的解决困难的出路，在資本主义国家照例是行不通的，至于那种在經濟上負担要少得多的民兵制度，这些国家不久也不能实行，这是由軍隊在國內政治方面不能不担任的职能，即階級斗争的职能决定的。这种职能甚至形成了一种贊同廢除現存民兵的明显傾向。

拿德意志帝国1906—1907年度的整个預算（数达2,397,324,000馬克）和預算中用于海陸軍这一部分的款項相比，我們可以看出：一切其他項目只是圍繞这个龐大数字的一群小卫星；一切稅收制度，整个財政經濟也是聚集在軍事預算的周圍——用詩人的說法，“有如群星之密集在太陽的周圍一樣”。

因此，軍国主义严重地妨碍文化方面的进步（这是些能使現存社会組織的利益得到发展的进步），并且往往使这种进步成为

不可能。教育、艺术和科学、公共卫生、交通制度，这一切都遭到极不公平的对待，因为在喂饱那个狼吞虎咽的以人为祭品的火神之后，就再也剩不下什么东西用于文化事业了。政府宣称：发展文化事业并没有受影响，这一点最多只能取得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們的贊同（他們的文化要求是很低的），但却不能从其他資本主义社会的代表中博得一个宽容的欢笑。

数字提供了証明。只要比較一下这些数字就足够了：1906年德国軍事預算达十三亿以上，而普魯士的各种教育經費只有171,000,000；1900年奥匈帝国的軍費开支为420,000,000，而用于初等教育的經費只有5,500,000。最近普魯士的学校維持法令对教師薪金問題所采取的吝嗇的決定，以及禁止提高城市教師的薪金的斯图特法令，就是最好的証明。

德国有足够的財力去完成它在文化方面的任务，而且当这些任务执行得愈完全，它們的费用就愈容易負担。但軍国主义却是这条大道的障碍物。

特别令人憤恨的是軍国主义在德国——以及一些其它国家，例如法国——所采取的开支费用的方法。人們几乎可以这样說：軍国主义是我国的带有压迫性而且不公平的間接稅制的創始者和保护者。整个帝国的关税和稅收制度，就是对群众（即我国人口中广大貧苦群众）的勒索榨取，同时也是造成下列情况的原因：例如1906年人民大众的生活費用比1900年至1904年这一期間的平均数字增加了不下于百分之十至十五。整个制度不仅对容克們（这个寄生階級所以被供养得如此好，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軍国主义的原因）有好处，而且它首先是为軍国主义服务的。

如果說我們的交通制度（交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对于一个耳目灵通和深知自己利益所在的資本主义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远远不足以适应交通和技术进步的要求，而只是作为一种向人民征收特种間接稅的搖錢樹，这也主要是軍國主義的過錯。最近提出的斯坦格爾帝國財政草案的历史，甚至可以使一个瞎子都能看出其中究竟。人們几乎可以分文不差地核算出：这个草案完全是由于有必要填补軍國主義曾經一度在帝國國庫中造成的200,000,000亏空而产生出来的。从法案中所依靠的稅收种类来看(这些稅收是沉重地压在人民大众的消费品，啤酒，烟叶等等上面，甚至压在資本主義所必不可缺的交通制度方面)就是以很好地表明上文所說的这一点。

毫无疑问，軍國主義在很多方面对于資本主義本身來說也是一种累贅，但是这种累贅牢牢地压在資本主義制度的背上，也正如压在辛伯德<sup>①</sup>双肩上的那个神秘的强壮老人一样！資本主義的需要軍國主義正如战时需要間諜，而和平时期则需要劊子手及其助手們一样。資本主義可能憎恨軍國主義，但它却不能沒有軍國主義，正如文明的基督教徒可能嫌惡違反聖經的罪过，但却不能离开它們而生存。軍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原罪，这种罪过可能在此处或彼处減輕一些，但是只有社会主义的火焰才能把它彻底扫清。

### 3. 軍隊作为在經濟斗争中 反对无产階級的工具

#### 引 言

我們在上文已經看出，軍國主義已經成为我們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經濟生活所日益傾向于圍繞它而旋轉的軸心，同时

<sup>①</sup> 这个比喻見“天方夜譚”，故事中有—老人要求辛伯德背他过河，当辛伯德背上老人之后，老人压在他的双肩上下不来。——譯者注

軍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木偶戲中擺弄那些傀儡的牽線人。我們在上文也已看出：軍國主義追求的是什麼目的，它如何企圖達到這些目的，以及在追求這種目的時它如何自然而然地必然產生致它死命的毒藥。我們同時也已指出：作為一種保護國家制度的力量，作為一種將一定觀點灌輸給全國穿軍服和平民服裝的人的學校，它所扮演的是一種何等重要的角色——可惜收效不大。但軍國主義並不以此為滿足。甚至今天，在平靜時期，它也在各個方面發揮它的保守影響，作為一種準備，一種預先練習，以便有朝一日當它在經過長期學徒階段和擔任一段工匠之後，可以大顯身手，它正在等候人民勇敢無畏地起來反對其統治者的日子的到來，等候這個大變革的日子的到來。

到了這個日子，（軍國主義的衛士們認為這個日子在今天到來比之在明天到來會使他們更高興，因為他們認為這一天來得愈早，毀滅社會民主黨的大洪水就會更加肯定地泛濫起來），軍國主義將用“以上帝的名義，為了國王和祖國”作口號，心滿意足地進行大規模的開槍、發射葡萄彈和屠殺。1905年1月22日和1871年5月份的“血周”，將是一種理想和榜樣。維也納軍團的指揮官蘇恩伏爾特於1894年4月在一次歡宴資產階級的宴會上許下一個動人的諾言，他說：“我也可以向你們保證，一旦社會的存在以及辛苦賺來的財產的享有权受到威脅時，我們將為你們的後盾。公民站在第一線，士兵們將飛馳前往援助”。

就是這樣，鐵拳已經舉起來，準備隨時投下沉重的打擊。他們偽善地談論“維持法律與秩序”“保護工作的自由”，而實際上是指“維持壓迫”“保護剝削”。一當無產階級表示出對軍國主義不利的生氣勃勃的情況，顯示出自己的力量時，軍國主義就立刻企圖用閃耀的軍刀來吓退他們，這種無所不在和無所不能的軍國主義是國家暴力在反對工人力量時每一個行動的後盾，而且

給予这种行动以最后的和就目前來說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保留在警察和宪兵这些前卫部队的背后，以便应付更严重的情况，并且作好經常的准备以便用于各种十分明确的目的，帮助执行日常工作和在持續的小战斗中去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支柱。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的特征正是在于它的这种一刻不停地和被狡猾地利用的多种才能。

### 士兵——作为自由工人的竞争者

作为资本主义的僕役，军国主义充分了解到，它自己最大和最神圣的任务就是增加企业主們的利潤。这样它认为自己有权甚至有义务通过官方或半官方的方式将士兵作为雇主們的牛馬，託这些雇主随意使用；特别是託那些容克們利用士兵去补充由于对农場雇工的非人道剝削和野蛮虐待所造成的农业劳动者缺乏的情况。

派遣士兵去协助收割是一种常見的现象，这是違反和損害劳动者的利益的。如同士兵僕役制度<sup>①</sup>一样，这种现象也显示出，在这些对鵝步操法和閱兵式操練患有偏执狂的人們所持論据的背后，整个是有害的和愚蠢的欺騙，因为这些論据企图証明由于純粹的軍事上的原因，服役時間必須很长，这同时喚起人們关于耶拿之战以前的連队制度那种并不愉快的回忆。还令人忆及的是1906年頒发的經常被人提及总指揮部的命令，例如普普士第1<sup>②</sup>、4、10<sup>③</sup>及17軍团总司令部的命令。至于在交通极度繁忙时期邮政局和铁路管理局雇用士兵临时帮忙这种頻頻出現

① 指軍官用士兵作其家僕或个人勤务兵的做法。——譯者注

② 众所周知的是“哥尼斯堡人民報”的編輯曾于1906年秋天因批評收获休假命令便以誹謗罪被判巨額罰金。

③ 參看1906年11月3日“前進報”所載的該軍团总司令部的命令。



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不过在这里也应提一下。

### 军队与破坏罢工

军国主义通过军事命令派遣士兵充当罢工破坏者，从而直接干涉工人們为解放自己所进行的斗争。我們仅须指出現任那个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誹謗的帝国联合会<sup>①</sup>的指揮人馮·李伯特中将的不久以前还被人提及的案件，此人甚至在1896年担任中校时就认为罢工有如火灾与洪水，是一种灾难，当然，对于那些雇主們（他觉得自己就是这些人的精神上的保护人和执行吏）这确是一种灾难。

就德国来说，特别声名狼藉的是：将被遣散的軍人輕輕地放置到罢工破坏者的队伍中去，这种方法一直到1906年夏天紐倫堡的罢工期間还在使用。

具有更大重要性的是在德国以外发生的这三个事件：1903年1月荷兰铁路工人总罢工时期所采取的大規模軍事破坏罢工，并以导致頒布一項取消铁路工人集会結社权利的法律<sup>②</sup>为其发展的最高峰；1904年匈牙利铁路工人总罢工期間所采取的大規模軍事破坏罢工，这一次軍事当局变本加厉地不仅指揮現役軍人破坏罢工，还非法地在超出服役时期以外仍然保持他們的番号加以調用，而且还无耻地动员属于第一后备队和第二后备队的铁路工人以及具有类似必要技术设备的其他現役軍事

<sup>①</sup> 指的是于1904—1914年間存在于德国的反社会民主主义者帝国联合会，当时德国工人阶级称之为“帝国造黨联合会”。——譯者注

<sup>②</sup> 罢工于1903年1月30日开始，1903年2月1日胜利結束；3月10日反罢工法令已在議會提出，4月6日爆发总罢工。4月9日法令投票表决，4月13日总罢工沒有取得成就就結束。资本主义制度的磨盘在“荷兰在危急中”时是工作得这样迅速。

人員，在軍事紀律的控制下强迫他們参加破坏铁路罢工。最后，在1907年1月2日宣布的那次保加利亚铁路罢工期間，也曾大规模采用軍事方式去破坏罢工。

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1906年12月初在匈牙利由匈牙利农业部长和陸軍部长勾結起来发动的反对农业工人的集会結社权利和镇压罢工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特別強調要利用經過預先訓練的士兵在收获期間破坏罢工。

在法国，利用军队去破坏罢工也是众所周知的<sup>①</sup>。

軍事教育有系統地培养破坏罢工的傾向以及使得那些从現役軍隊中遣散出来的工人成为斗争中的无产阶级的危險人物（因為他們随时都准备好从背后去襲击本阶级的成員）这些事实，都必须看成是軍国主义在国际上的成就<sup>②</sup>。

#### 4. 罢工中軍刀和枪杆的統治

### 引 言

各地軍事当局早就深信这样一种资产阶级的說法：在每一次罢工的后面，总暗伺着革命的九头蛇<sup>③</sup>，因此，一旦警察的拳头、短刀和手枪在所謂罢工騷动中不能立刻发生效力时，軍隊永远是随时准备用揮舞着軍刀和射击着的长枪去驅散这些叛逆的属于企业主所有的奴隶。这种情况对于所有資本主义国家來說都是适用的。当然，这种情况在俄国更发展到最猖獗的程度，但俄国整个說来仍不是一个資本主义国家，因此由于它的特殊的

① 參看“士兵手册”第9頁。

② 同上书，第8頁。

③ 九头蛇(Hydra)系希腊神話中的怪物，斬去一头立即生出另一个头。——

譯者注

政治和文化条件，不能作为一个典型来考虑。虽然意大利和奥地利在这些犯罪行为上名列前茅，但它们仍然比不上那些共和政体或半共和政体的国家。从历史上去判断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共和政体的功过时，指出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除了英国之外，再没有甚么国家，像比利时和法国这样的共和与半共和国，它们的军人是如此甘心为了企业主们的利益去镇压罢工，以及在行动上是如此残暴嗜杀的。（对于它们，可以拿瑞士和美国这些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来加以比较。）当然，俄国在这方面，正如在一切残暴事情上面一样，是别的国家所无法比拟的。野蛮，甚至比野蛮更坏——野兽般的残暴，是它的统治阶级的整个文明的特征，同时也是它的军国主义的自然倾向。它的军国主义，从无产阶级发动第一次并不伤害他人的运动那时候起，手上就沾满了那些在极度贫困中呼号求助的和平的工人們的鮮血。我們在这里不宜引述一些个别的事件，因为这样作就等于从一条循环鏈当中任意零零星地抽出个别的一环。其它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在经济斗争中流了多少滴血，就有多少被沙皇专制制度杀害的（为了镇压工人运动的最初肇端就加以杀害）无产阶级的尸体。

在殖民地的军队和警察对于那些不甘心受最卑鄙的剥削和贪婪所桎梏的殖民地土著实行镇压的活动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军事力量的使用具有类似的性质。不过我們不能对这个专题作更详细的论述。

必須提一下的是：从这方面說来，在军队本身和宪兵与警察之間，往往不能作出严格的划分。他們彼此是密切合作的，彼此互相替代，互相补足，并且是属于同一类的东西。为了說明这一点，別的不談，在这里只提一下和問題有关的他們那种狂暴的好战性质，甘心情願和随时准备好坚决地和殘忍地以刀劍砍杀人

民，就够了。这些对于警察和宪兵来说，主要也是兵营的真正产物，是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的结果。

## 意大利

鄂太维真·迪那在两篇富有教育意义的论文中<sup>①</sup>曾对工人阶级在意大利被屠杀的情况作了历史性的叙述。他不仅论述了和罢工直接有关的屠杀，并且也论述那些工人们在罢工以外的经济斗争中举行示威时被屠杀的情况。论文清楚地阐明了在意大利遇到这种场合时，军队是如何迅速出现，由于一种何等微小的原因，就向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极端残暴的袭击，甚至向正在逃散中的群众开枪和乱斩乱杀也是何等司空见惯的事情。他总结这些情况时说：在意大利，“国王的子弹”每年约有五、六次甚至十次打碎了意大利工人的骨头。他指出，这些屠杀的罪魁，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是世界上最狭隘和最落后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这些资产阶级的心目中不是一种政治哲学，而是一种犯罪的情绪，犯罪的行为，而对公共秩序又是一种最危险的东西。他援引米兰报纸“自由思想报”(L'idea liberale)在格兰密支里屠杀事件的第二天所写的这些话：“杀伤那些命该如此的人们——葡萄弹，这就是文明和秩序的最宝贵的要素！”

看过这些例子之后，当人们听到甚至像基奥列特那样一个所谓民主的政府，不但不去责备军队所犯下的残暴野蛮行为的过失，反而正式赞扬他们“执行了自己的职责”时，也就不必感到诧异了。这样的事情看来也就更为自然了：社会党议会党组在意大利议会提出的要求对于在集体冲突中动用军队一事作出限制的议案，终被否决。

<sup>①</sup> 发表于1906年5—6月份，8—9月份的“社会主义运动”杂志，论文标题为“在意大利对工人阶级的屠杀”。

1898年5月的枪杀事件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澄清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使得瞎眼的人和目光短浅的乐观主义者也把情况看清了。下面是近年流血事件的接近全部的记录：

		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贝尔拉	1901年6月27日	2	10
柏达南诺	1902年5月4日	1	7
卡山诺	1902年8月5日	1	3
坎迪尔拉	1902年9月8日	5	11
基亚拉丹拿	1902年10月13日	2	12
加拉丁拿	1903年4月20日	2	1
波尔利	1903年5月21日	3	1
图拉·安奴西阿塔	1903年8月31日	7	10
赛力诺拉	1904年5月17日	3	40
布格捷拉	1904年9月4日	3	10
卡斯特鲁索	1904年9月11日	1	12
赛西特里·普南特	1904年9月15日	2	2
霍支亚	1905年4月18日	7	20
圣·艾尔披迪奥	1905年5月15日	4	2
格兰密支里	1905年8月16日	18	20
斯卡兰诺	1906年3月21日	1	9
莫罗	1906年3月23日	2	4
托林诺	1906年4月4日	1	6
卡里尼拉	1906年4月30日	2	3
卡格里阿利	1906年5月12日	2	7
尼比达	1906年5月21日	1	1
桑纳沙	1906年5月21日	6	6
班文达里	1906年5月24日	2	2

总计在 23 次屠杀事件中共死 78 人，伤 218 人！真是一次大丰收！

在意大利，动员军队去镇压实行罢工或为某种经济原因举

行示威游行的工人和“农民”但没有发生流血的事件，就更是不胜其数了。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另一边，军队的这一种“演习”已成为每日的新闻项目。

这里我们还要提及一件十分明显的事情，根据爱尔威的证言，正和意大利的情况一样，在对罢工工人和农民的屠杀方面，那一个国家也不可能赶上西班牙。西班牙这个国家，过去曾有一度在它的领土上面太阳是永不西沉的，而现在却像一个太阳总不升起的地方。

### 奥匈帝国

如众所周知，在这个二元君主国的黑黄旗下，情况并不见得好些。社会党議員达辛斯基于1903年9月25日在奥地利国会上曾正确地作过这样的声言：“在罢工和群众示威期间，以及在民族情感激昂爆发的期间，军队总是用刺刀指向人民、指向工人、指向农民”。他在深入谈到奥地利政治方面的情况时，也曾着重指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在和平期间，军队也是唯一能使各种在种类上如此不同的因素强制粘合起来的混凝土”。他指的是1897年在加拉兹发生的事件和加拉斯列茨的流血惨案。1897年11月当巴迪尼首相倒台时，曾在维也纳、加拉兹和布达佩斯使用军队，并带来死亡枕藉的结果。我们还忆及在格里西亚对工人們的经常屠杀（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个事件是1902年在布鲁威斯基和在卡尼姆克的柔比尼对农业劳动者的屠杀。）以及法根奴奥、纽尔珊和奥斯特楼的流血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归功于宪兵这样一个特别用于维持内部秩序的队伍，这个队伍部分地服从军事当局命令，部分地服从民政当局的命令，但整个是置于纯粹军事纪律的控制之下。1902年2月在特里雅斯特的总罢工中也曾发生和军队的冲突，死伤十人。我们必

須提及的是 1902 年在兰堡的砌磚工人大罢工及隨後罢工以后举行政治示威期間所发生的事件，当时出动了輕騎兵，向群众开枪射击，杀死 5 人。至于 1905 年在茵斯布勒克发生的純粹属于民族主义性质的骚动，却不在我們論述范围之内。

軍事当局大规模鎮压民众的暴行，近年来在匈牙利頻頻发生，而宪兵总是“完全而彻底地”执行了他們的“职责”；例如，在巴斯塔·泰馬斯的骚动中，就曾毫无理由地向和平的农业劳动者开枪。應該記住最近的这一个事件：1906 年 9 月 2 日在匈維特州当軍队向彼得路西尼煤矿举行罢工的矿工乱冲乱打时曾发生了一次战斗，很多人受伤，受致命伤者两人，輕伤者一百五十人。

在下文另一处，我們还要简单地提一下关于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二元君主国下，軍队在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中所从事的其他小冲突与小战斗。

达辛斯基在上文所提到的那次演說中曾要求“刺刀不应参与政治”。然而，誰都知道，就是从該时起，刺刀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为热心和更加有力地投入政治活动中去。

## 比 利 时

在比利时，屠杀工人已有一个长久的历史。1867 年和 1868 年的事件的重大，仅仅由国际工人协会进行干預来看也就可知了。屠杀开始于 1867 年的所謂馬賽因尼的飢餓起义，当时手无寸铁的工人示威队伍被一个連队的士兵所襲击和斬杀。随后又有 1868 年 3 月的沙里萊的杀戮，1869 年在賽萊恩和宝林那茲的无耻屠杀。

沙里萊的屠杀系由軍队和宪兵布置和执行的，以鎮压那些由于限制采掘数量和降低工資而陷于絕境的矿工，当时招致了

国际工人协会在全比利时发起一个有力鼓动，并使国际协会的总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宣言，结果也使得国际工人协会本身在组织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sup>①</sup>。

六十年代的这些景象，在1886年的所谓饥饿起义中又重复出现。在这次起义中除了经济问题之外，对普选权的要求虽然不太明确，但也起到一定作用。凡·特斯米遜将军(男爵)于1886年4月3日发表了他那篇声名狼藉的通告，在这篇甚至连众议院也加以谴责的通告中，他谰誑地下令说：“武器可以无须预先警告就动用。”牺牲的人数是前所未闻的，仅在卢赫一地，一排步枪就杀死了16个工人。对于这一切，阶级性的司法裁判通过判处无数工人以重刑来表示它同意并强调这种作法。从1886年至1902年间在比利时几乎没有一次罢工是没有军队参与干涉的。在这一期间约有80人被杀。在1893年的总罢工中(在这里可以提一下：这次罢工带有政治性质)，有很多人在战斗场地上牺牲。维威亚、卢赫、拉卢维艾、泽马佩斯、奥斯丹特、博格浩、蒙斯这些人的名字，对于有阶级觉悟的比利时工人阶级来说，好像用烧红的铁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在记录着比利时资本主义制度罪行的厚厚的账本里，这正是沾满血污的几页。只有在1902年才是最后一次动员常备军队和后备队去镇压罢工，这一次是由总罢工引起的。当时关于士兵们的意向和情感对当局不利的报告送到了内阁，并且不久又被这些事实所证实：士兵们相当公开地开始表现出自己的革命意向，他们高唱马赛进行曲，发嘘声攻击他们的军官等等，于是引起将法兰德斯的士兵派到高隆民族的地区，将高隆士兵派到法兰德斯人的地区的作法，最后并招致了决定根本不使用常备军队。从1902年起，比利时的士兵

<sup>①</sup> 参看G.雅克著“国际”，1904年莱比锡版，第69页。



就已抛弃了作为资本主义看家狗的这个光荣角色，不再充当“站在雇主們錢柜面前的流动哨兵”，而正如上文所說，这个角色已轉交給宪兵和公民警卫队去負担，最少就对內的軍国主义來說，其情况就是如此。資產階級为了保护自己的神圣的剝削特权，他們現在無論如何不得不亲自出馬，并由自己来亲自冒險——如果在手无寸铁的群众面前，能够說得上有危險存在的話。在別的地方我們已經論述过这些公民警卫队在和國內敌人战斗时做了那些优异的工作。

## 法 国

在法国，階級斗争的历史是用奔流成河的鮮血写成的。我們无须引述这些事情：1830年7月份的三天战斗中的大屠杀，1848年6月23日至26日的巷战中牺牲于卡芬雅克这个刽子手手中的10,000人，“小拿破侖”在1851年12月1日的屠杀，以及用28,000个英雄所造成的血海——在这里，法国的資產階級，作为愤怒悲鳴中資本主义的代理人與复仇者，通过大规模的謀杀，企图在1871年的紅五月中淹沒巴黎公社这个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奴隶起义；以及俾尔拉希斯墓地和联邦主义者的圍壩，这些无比英勇的悲剧性的象征。上述这些都是具有最高度革命性質的斗争，軍国主义在其中干出了駭人的勾当，但它們却不在我們的历史巡禮的範圍內。

法国軍国主义镇压手无寸铁的罢工工人的英雄事迹，可以追溯到很早。1831年11月爆发里昂絲織工人的所謂“暴动”（他們的旗帜写着“不在劳动中生存，就在战斗中死亡”〔Vivre en travaillant ou mourir en combattant〕这些著名的动人詞句）系因軍隊向和平的示威队伍开枪所引起的。在为时两日的战斗中，愤怒的工人占有了这个城市，国民卫軍与他們和好，但

軍隊很快就不戰而重占該城。馬克馬里、聖歐賓和迪卡斯維爾這些地方由於在第二帝國時曾為軍國主義初次建下了功勞而聞名。在當時，資產階級的共和主義者曾經最激烈地反對派遣軍隊去罷工地區。但一旦他們上台執政，就立刻採取他們不久以前還加以抨擊的那種波拿巴主義的方法，並且運用起來很快就超過原來的先例。只有當犯有這種罪過的人是一個教權主義者或者君主主義者時，他們才受到責備，同時這也僅僅是出於政治上的憤恨。1891年5月1日在福美斯，一顆萊貝爾式步槍的子彈射殺了一個名為瑪麗·布朗杜的少女，於是掀開了這個新政權實行血腥屠殺的序幕。這一天的戰利品包括有：死10人傷35人，凶犯是常備軍第145團。但福美斯的屠夫們，康士坦及其助手薩比斯上尉，不久就找到了自己的伙伴。步福美斯後塵的在1899年有沙隆，1900年有拉馬丁尼克，其後又有朗威，軍官們在後一個地方採用俄國的笞刑來批准和慶祝法俄同盟；最後，在1905年的五六月份又發生維里法蘭的事件<sup>①</sup>，特別是1905年4月17日發生騎兵衝擊和槍殺人民的里莫茲事件<sup>②</sup>。1905年12月上演了恭伯里的一出戲<sup>③</sup>，1907年1月20日，在巴黎大街上有一群要求以星期日為休假日的遊行示威群眾，被一大批軍隊所追擊。

我們也不能忘記鄧克特、克魯塞特和蒙特蘇，根據法國勞工聯合會向都柏林的國際會議提出的報告書的敘述，在這些地方

① 參看1905年9月1日及15日的“社會主義運動”。

② 參看“社會主義運動”第155和156期以及“社會主義生活”年合訂本第一冊第15—18期內所載的詳細論述。沙隆的國民議會(1905年10—11月)在社會黨議會黨組于議會質詢期間提出的建議被否決後，曾研究就里莫茲和康士坦丁的有关報告書作出一個詳細的決議。

③ 1905年12月16日“新時代”。

士兵們宣告了自己和罷工工人團結一致<sup>①</sup>。

在最近的反軍國主義大審判中，麥斯萊的這個聲言是真實的：“自從小瑪利·布朗杜在福美斯被殺害以來，法國的工人階級已經度過一個漫長的和充滿了殉難者壯烈犧牲的階段。”沒有什麼事情比之下面這個事實更能證明那些信奉“新方法”的人們所說的和平發展的幻想是完全荒謬的：反教權主義與共和主義的情緒和活動正在蓬勃增長（這一點人們可以從五年來法國的情況看出來），而法國的米勒蘭主義（Millerandism）<sup>②</sup>所帶來的結果是，使用軍隊鎮壓罷工的“懲罰性討伐”其次數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最近有兩個社會黨人參加的克里蒙蘇的激進派民主政府也不會帶來什麼轉變。拉法格在“人道報”<sup>③</sup>上曾指出：“現代的軍隊，當他們不進行殖民地掠奪時，就完全是為保護資本家的財產而服務的。”就法國的情況來說，他這句話真是一針見血。

## 美 國

要證明所謂“權利平等的聲調”，這種正在美國的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中普遍流行的聲調，所意味着的是什麼<sup>④</sup>，要證明資本主義制度一旦到了緊要關頭就用“大炮的轟鳴”，用步槍和軍刀的嘶殺聲（這是資本主義借以用來和美國無產階級作鬥爭的一種手段）來十分有效地加強這種“聲調”，都不是難事。為了說

① 幾年前“Z”少尉所著“罷工中的軍隊”（L'armée aux grèves）這一小冊子曾轟動一時。

② 米勒蘭主義系因法國右翼社會黨人米勒蘭而得名的。一個機會主義派。米勒蘭於1899年加入一個反動的資產階級內閣擔任部長。——譯者注

③ 1906年10月9日“人道報”。

④ 參看桑巴特著“為何在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1906年社平級版）第129頁。

明軍隊的征募方法和軍隊的部署及訓練對於使用軍隊去對付“國內敵人”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下面這些事實是很有教育意義的。它們往往也帶有一種獨特的性質，這是由於工人階級擁有良好的武器（這歸因於美國的特殊情況）所引起的。

在大西洋的彼岸，正如在比利時一樣，屠殺工人的時期是和失業工人的運動一起開始的。1874年1月13日，一支強大的警察隊伍，無緣無故地襲擊一群遊行示威的失業工人。在紐約的湯普金廣場，幾百個重傷的工人躺在戰鬥場地上。

隨後又出現了1877年7月鐵路罷工的戲劇性事件。西弗吉尼亞州州長曾派出幾連的州屬民兵去鎮壓巴（巴迪摩）奧（奧亥俄）鐵路的罷工工人，但結果證明這種兵力過於弱小。海耶總統派遣馳援的250名聯邦軍隊也得不到較好的結果。在馬里蘭，民兵們槍殺了十人，槍傷的人更不計其數。在匹茲堡，州長徵集了當地民兵，但他們拒絕行動。於是從本國其它地方調來的老伎倆被使用了。從非勒特非亞派來的600名民兵和罷工者進行一次為時很短、但很劇烈的戰鬥之後被擊敗，第二天早晨就逃走了。在賓夕伐尼亞州的胡列丁，曾調集民兵去鎮壓罷工工人，但這些民兵大多數與罷工工人友善起來，將自己的武器分給他們，並聲言以武力對待一切有敵意的民兵隊伍。有一個幾乎全部由有產階級分子組成的連隊，在一個魯莽軍官的指揮下向群眾開槍，殺死13人，傷22人，但這個連隊並不能久享他們這種英雄功績，他們在遭到痛擊的情況下迅速撤退了。一度完全為罷工者所掌握的聖路易城，在經過動員了全部警察，再加上幾連民兵為了“秩序”向執行委員會的司令部進行了認真的圍攻之後，才終於重新占領該城<sup>①</sup>。

<sup>①</sup> 參看希爾魁特著“美國的社會主義史”，這里關於北美洲的情況，大部分是引用該書的材料。

1886年5月恐怖籠罩着芝加哥城，这是由于私家偵探和警察們的活动造成的。麦克美克收割机制造厂的麦克美克先生，放手让自己的300名武装私家偵探去攻击罢工工人(据說是为了解保护那些“甘願工作”的人)，于是就开始了—一个由警察們进行的、不管男子与妇孺一律用枪棒乱毆乱打的血淋淋襲击，杀死了6人，伤者不計其数。这件事情发生于5月3日。5月4日就发生了有名的炸彈事件，引起了一次激烈的巷战，工人死4人，受伤的約50人，而警察方面死7人，伤60人。全世界都知道1886年5月4日事件所引起的駭人听聞的审判，这次审判对美国的民主的階級性司法审判的实质提供了极好的証明。

从1892至1894年这一段时期里发生的事件值得作—比較詳細的論述。首先是，1892年7月，在賀姆斯迪的卡尼茲珊鋼鉄工厂罢工期間，罢工工人与雇主們招来的武装私家偵探之間发生猛烈战斗，結果死12人，重伤20人，但私家偵探們被击败，最后由联邦軍队占領該城，并借助于戒严令才压下罢工工人。几乎在同一期間，在爱达奥州的索达兰爆发了一个矿工罢工，該地的民兵只有100人，力量不足以干預破坏罢工者与罢工工人之間的战斗(罢工工人配备有良好武器)。只有在州长召来联邦軍队之后，罢工工人才被击败。

布法卢的铁路調度工人于1892年8月实行罢工，在罢工开始之后立即召来当地民兵，但他們看来无意于阻止罢工工人的糾察活动。最后警察局长要求州长派出軍队，于是該州的全部民兵在48小时内开到現場，恢复了“和平与安宁”。

同一个月，爆发了茵曼的鉄矿工人奥利华泉与煤溪的煤矿工人罢工，当—部分民兵被罢工工人解除武装遣回之后，使得田納西州长下令集中全州可供調用的民兵。这一次在鎮压罢工之后，繼之而来的又是殘酷的階級性司法审判行动。

最后，我們还必须提及一下 1894 年的芝加哥的普尔曼铁路罢工，当时美国总统不顧伊速諾州州长阿基尔特先生<sup>①</sup>的抗議，派遣联邦军队与州民兵一道破坏罢工，12 人被杀。的确，在这里正如上述的其他事件一样，法庭与軍国主义合作，并且通过发布著名的禁令，大规模監禁的办法在镇压工人方面起到这样重大的作用，以致罢工的領袖道拔斯指証說：“压下我們的既不是铁路方面，也不是軍隊，而是美国法庭的力量。”<sup>②</sup>

这种情况仍然是真实的：虽然民兵們常常失敗，虽然罢工者常常配备有武器，但是在上述各个事件中决定工人們所以遭受挫敗的仍是軍事力量；因此，在美国，罢工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当地的警察、州民兵和联邦军队镇压下去的”，当然，此外还有“政府和禁令”的帮助。根据希尔魁特<sup>③</sup>（他看来在这方面是有点过于悲观）的說法，每一次罢工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失敗結束。

## 加 拿 大

加拿大这块“自由土地”，1906 年 11 月 24 日在汉密頓被工人們的鮮血染紅了。在一次罢工铁路工人与民兵的冲突中，受伤的有 50 人，其中有些伤势严重。

## 瑞 士

瑞士在这方面犯罪記錄确实不少，早在 1869 年，日内瓦政府就曾动用警察与民兵去镇压罢工工人。同年，华特州政府将外出进行軍事演习的一个营用电报召回，詎他們荷枪实彈进入

① 1890 年 6 月 26 日对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实行特赦的就是这个阿基尔特。

② 參看希尔魁特著“美国的社会主义史”第 190 頁、209 頁、236 頁、306 頁。

③ 見同上书，第 314 頁。

工人实行罢工的城市。在1869年这一年，当絲織女工为要求改善她們的贫困情况而实行罢工时，巴斯奥州长用军队作为警戒前哨去镇压工人；同年当苏特馮的制瓶工人和雕刻工人罢工时，新的资产阶级政府为自己准备了武器与弹药，以便在可能时动员民兵。

在1875年发生了流血事件。柔利州政府动员民兵镇压2,000个被雇用来建筑圣哥达隧道的罢工工人。他们主要是为了反对可耻的实物工资，而实行武装反抗，据说与此有利害关系的雇主们曾将20,000法郎交给政府用于这次动员。实行狂暴进攻的结果，在这个阶级斗争的战场上有数人死亡，约15人受伤。1901年瓦莱州政府派出两个连队去镇压先普遜隧道的罢工工人时也曾引起流血。在这一次，有些工人受重伤。同年在特西諾州有两连的民兵负责对付罢工的意大利砌磚工人。1902年10月在日内瓦发生一个著名的事件，在这次反对一伙美国剥削者的罢工中，根据日内瓦政府的命令，工人们被驅集起来加以毆击。当时拒絕充当执行吏的士兵被監禁起来，并被判喪失其公民权利。附帶可以提及一下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甚至很多沒有被召集出来的资产阶级也将自己武装起来去对付工人。約在同一期間，在巴斯奥又动员了民兵去镇压罢工。1904年苏特馮的建筑业的罢工，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挑撥，但罢工进行得极有秩序，雇主們虽不乐意，但也无法可施，于是只得要求政府給予軍事上的协助去镇压罢工；結果騎兵和一营步兵立即开抵現場，对正在进行合法斗争的无产阶级实行恐吓，迫使他們再受到資本主义的奴役。在圣哥尔州的勒克根，也曾在1904年出动了军队去镇压罢工者，据说是为了保护当时的水果和蔬菜的收获（实际上这种收获并没有遭受危險）。圣哥尔也将自己的民兵派赴罗亚沙赫，起因是当时該地的一个属于法国資本家的鑄造厂正

发生工資糾紛，激动的群众打破了几块玻璃窗。

1906年夏天，苏黎世发生了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由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大涨，該城爆发了几个为了要求提高工資的罢工，当时建筑行业的工人也由于同一原因宣布罢工。民兵毫无理由地进行干涉，并引起流血事件。他們以最野蛮的方式毆打和棒击罢工工人，还特別把外籍罢工工人曳至兵营，在軍官的指揮下用馬鞭抽打。此外，罢工糾察活动及各种示威均被禁止，关于这些无耻事件向总参議院提出的質詢书起初被束之高閣，最后被資產階級的多数派一致压住，得不到任何討論。更变本加厉的是：1906年8月24日有六个罢工領袖受审訊，錫格被控向民兵散发反軍国主义傳单，煽动民兵叛变，被判处8个月的徒刑，褫夺公民权一年，另外五人无罪釋放。

人們不能向資產階級共和国和民兵期望更多的东西。

联系到前面提过的非現役軍人的瑞士公民于1899年不准再保有自己的武器这个事实，上述这些情况就显出它們的特別意义。人們可以看出，在階級斗争尖銳化的情况下，能够及时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企业主們就可以更方便地雇用民兵去为他們的利益服务。

1906年12月21日，国民議會以65对55票的多数通过了关于重新調整軍事組織的法律中，有一个条款是这样規定的：設若經濟性質的冲突“危害到或扰乱了国内的和平”致有“动用軍队的必要”时，也只有为了“維持公共秩序”的目的才能动用軍隊。整个法律以105票对4票通过。无疑，上述这个条款除了在今后給出动軍队提出一种行为的准則以外，并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它是毫无价值的。从表示反对的人数是如此的少这一点，更可以看出它确实沒有絲毫价值。



## 挪 威

挪威这个自由的国家，于1905年夏天完成了一次世界历史上最和平的革命<sup>①</sup>，然后纯粹出于自己的喜好，又在国家之上找一个君主为首領。这个国家尽管墨守他那种农民的浪漫作风，却完全是循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发展着。

在这个农民的民主主义的国家里动用军队去镇压罢工工人的情况也并不罕见。1903年5月1日的“梯文世紀”报(Det Tyvende de Aarhundredet)载有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我们得知单单在1902年就发生了两起这类事件，一起发生在登达兰达倫，另一起发生在杜朗塞。

## 德 国

剩下来的还有德国。在经济斗争中使用军队，这对于德国这个国家来说，并不普遍。军队积极进行干涉的情况是很少的，只有两个例外。一次是1847年的纺织工人的骚动，当时普鲁士步兵杀死了11个和打伤了24个贫困的和饱受折磨的无产阶级。然后阶级性司法审判把很多人送进监狱来表示同意士兵们的作法。另一次是1889年的矿工罢工，当时省长馮·海格迈斯特于5月10日召集的军队在莫特克矿上杀死3人，打伤4人，在布森杀死2人，打伤5人<sup>②</sup>。在1892年2月，柏林失业工人

① 1905年6月挪威自治議會宣布脫离瑞典而独立，廢除从1814年起存在的瑞挪合并。瑞典的反动集团企图阻止挪威分离出去，但没有成功。由于瑞典工人的反对避免了瑞挪战争。——譯者注

② 德皇于1889年5月19日向魏尔德施的矿工代表表明：“如果我觉察运动中混杂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鼓动不合法的反抗，我就会要严厉对付，并将动用我的全部力量，——这是一个巨大的力量。”根据“自由思想报”的说法，他还表示：如果对于行政当局有任何最微小的反抗，他就会下令开枪将所有的人射杀。

发生骚动期间，军队没有采取行动，但根据可靠的报导，当柏林军队一听到失业工人计划在柏林皇宫前面举行示威的謠傳时，早在1894年1月18日就已作好了行动的准备。

然而，军队的“温和”不能从德国执政者的性情特别温良公正这方面来找到解释。实际上恰恰相反！德国拥有一支强大的警察和宪兵队伍，組織得很好，可以为资本家效劳。德国享有最卓越的警察国家这个声誉，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警察与宪兵都准备有杀人利器，全部担负起在其他国家中由军队承当的职能，在瞬息万变的各种情况的需要面前，它们证实了自己比那些笨重与转动不灵的军事机器更为合适，使用起来也更为方便。

在德国，罢工工人与警察或宪兵发生流血冲突的次数很不少，1900年的柏林电报工人大罢工和1906年的所谓布累斯劳暴动<sup>①</sup>都不是例外。比窩特的被砍断的手是一种特别激人义愤的象征物，它说明了我国警察的盲目狂暴的蛮干行为，这种蛮干又是军事训练的结果。这只被砍断的手和那些被斩断的头颅，被割下的耳朵、鼻子、手指和身体的其他部分组成一个巨大的集合体，而且这些集合体的数字还在迅速增加。

在德国，罢工期间政府用武装力量制造流血事件的数字，总计起来决不会少于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数目。固然，即便要略作一估计也是办不到的，因为不幸在罢工中被警察伤害的人数并没有适当的记录，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设若在德国这些牺牲者的人数少于其他国家，这并不是由于雇主们的和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好意和人道。关于这一点可以由这个事实得到决定性的证明：在德国每逢大罢工的时候，几乎一律下令士兵駐于

<sup>①</sup> 布累斯劳暴动——1906年4月19日，布累斯劳工人举行示威以支援罢工中的金属工人，警察乘机破坏，酿成一次大屠杀。工人比窩特被一个警察追踪到家里，用军刀砍去一手。——译者注

兵營，禁止外出，並採取集合軍隊待命出動的措施。1905年1月8日至2月10日期間西非里安礦工的大罷工在這個問題上提供了一個最重要的例子。<sup>①</sup>這一次所以能夠不發生更大的流血事件，應該完全歸功於德國工人階級的清醒頭腦，有節有度和嚴格的自制，鍛煉有素和思想開明。我們也不應懷疑：例如普魯士和薩克森政府，在經濟鬥爭中借口適當理由決定以步槍，軍刀，大炮以及其他軍國主義的鑼鼓旗號去援助僱主們時是絕不會有所躊躇的。

## 5. 退伍軍人協會與罷工

考慮到軍國主義如此竭力利用退伍軍人協會去使那些甚至已經退出現役的人們也繼續保持軍國主義的情緒，並散播這種情緒，幾乎不用解釋人們就會明白：這些退伍軍人協會對罷工也是要進行干涉的。固然，它們不能在对工人經濟鬥爭的暴力鎮壓中起積極的作用，但他們仍然可以稱得上是註定要破壞罷工的組織。最低限度，它的一些會員很容易被人們利用去為這樣的目的服務。妨礙退伍軍人協會被完全利用於這個目的，是這樣一些情況：儘管採取各種預防辦法，這些俱樂部中仍然有一定比例的反對派人物，甚至還有社會民主黨人；加以在勞資衝突中由於耳濡目染，較之在其他場合下會更容易激起那些像羔羊般地最柔順的和對社會問題最缺乏認識的工人們的憤怒，並使他們更快地對階級鬥爭和他們本階級的階級情況有所了解；而過分的反對工人的活動却不但不能達到目的，甚至還會激怒了那些天主教的和自由派的工人組織。不管怎樣，1906年6月在奧斯

<sup>①</sup> 也可看一下1906年9月的蘭社歐一凱撤勞善恩的事件。

成举行的薩克森-威瑪大公爵退伍和現役軍人协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对这个問題所进行的討論，是十分令人感到兴趣的。討論是由代表大会要通过一項章程而展开的，根据这个章程，协会中任何一个會員都有义务去促使将那些証实属于敌視政府的党派、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會員逐出协会。結果代表大会认为：不是一切罢工，而是一切違反了會員們对“忠心于皇帝、君主和祖国”的义务的那些罢工才被認為是一些表现出敌視政府和怀有革命情緒的行动。因为究竟罢工在什么時間地点之下会使这种忠心成为疑問，是决定于那些在退伍軍人协会中理所当然地要左右一切的显要人物，同时也因为这些人物，正如我們的警察与法庭一样，过分慣于認為罢工(罢工往往直接或間接触及他們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民主党的阴谋，所以人們可以指望退伍軍人协会在这种工作範圍内从事有成效的活动。但是这对资本家們还没有对社会民主党那么有利，对于社会民主党來說，没有甚么东西較之这种愚笨的举动更受欢迎，因为这只能使工人們启发工人們的認識，和削弱退伍軍人协会。这些协会正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愈来愈有組織地不但把社会民主党人逐出会外，而且將所有受現代工人运动的精神所影响的职工会會員逐出会外。在較小的地方它們通过这些方法无疑会給职工会造成暫时的困难，因为它们吸收會員不仅使用通常的喧嘩扰攘的游行宴会办法<sup>①</sup>，而且还以給予若干物質上的好处作为拉攏手段，这些好处往往只須繳納一定会費就可以得到<sup>②</sup>。

退伍軍人协会的活动得到階級司法审判机关和行政当局的

① 关于退伍軍人协会的“狂乱与喧嘩的宴飲”(賽沙牧师語)見1906年12月8日的“社会民主党通訊”第21号。

② 參看1906年12月1日“萊比錫人民報”所載薩克森軍人协会对射击会會員及猎人的招募文告。

有力支持，这些行政当局还居然敢于采取这些奇特立场：将这些到处都表现出自己有政治宣传性质的协会看成是非政治性的組織。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类机关必然向军国主义所提供的帮凶式的援助，为了达到团结一致，以及为了彼此更大的共同目的的利益——保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提供的援助。

## 6. 軍隊在政治斗争中作为反对无产阶级工具或大炮的統治

正如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的和最集中的形式，军国主义在阶级斗争中进行直接和間接的政治干涉就是军国主义（它的本身又是政治权力的最集中的表现）活动的最高和最集中的形式。在这方面军国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经济力量，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从事活动。将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将被怀疑为同情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无情地一律驅除出兵工厂（例如在西班牙就是如此），将受军国主义势力支配的工人置于反动党派，特别是反社会民主主义者帝国联合会，这些德意志的黑邦行会的绝对控制下；把这些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完全隔离，甚至最微小的接触也不容許；所有这些作法都证明了军国主义是如何透彻地理解它自己的主要工作——保护资本家——并如何以军事行动所特有的机敏性去执行这种任务。在这方面，克虏伯和斯杜姆也不能与军国主义匹敌，军国主义甚至超过那些其利益正受到军国主义以最大毅力保卫着的人，例如，在西班牙的军火工厂中，反社会民主主义者帝国联合会的势力是如此猖獗，以致这个組織在皇家工厂中已确实成为每个工人的思想意識的监护人，一个工人的是否被解雇完全由这个組織来决定。对于上面这句话的另一个突出的证明就是1906年夏天解散军火工厂中一个

對他們沒有什麼損害的非熟練工人的組織的委員會這個事件。

軍國主義採用對那些註即便略被懷疑為對社會民主黨抱有同情的工人社團或協會使用其地方的酒吧主人實行抵制的辦法，曾產生很大的影響，雖然這種影響現已迅速下降。這種抵制的辦法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首先，它可以尽可能地防止士兵們與革命的毒素接觸，其實這也是前面提及過的所謂軍國主義教學法的一部分。其次，它使得工人們更難於找到集會的地方，因為這種政策往往有組織地加以推行，以致工人們無法租到禮堂。在柏林，這樣一種抵制已証實是行不通，因而差不多已被拋棄不用了，但在一些小地方，我們的同志們依舊在受這種惡毒詭計所騷擾，這種詭計自然也用於對付在經濟鬥爭中的無產階級<sup>①</sup>。

但這不過是軍國主義各種伎倆中一些“小伎倆”而已。軍國主義並不滿足於以一種頑固粗鄙的方式參與複雜的日常政治小鬥爭，它還有更高的和沒有止境的野心。它知道，在資本主義反動勢力和革命力量的一切大的和最大的衝突中，一切嚴重的和最嚴重的衝突中，自己是皇位與祭壇的最重要和最強大的支柱，而在過去的一切大革命運動中它也曾將自己的力量投放進去，以改變雙方的力量對比。這裡簡單論述一下就夠了。

上面已經提到過在1830年的7月，1848年的6月和1871年的5月，資本主義的軍國主義在和巴黎無產階級進行搏鬥的戰役中所贏得的可怖的勝利。我們也提到過1852年12月2日“小拿破崙”所策劃的煽起騷動的作法。而1839年在新港和伯

<sup>①</sup> 屬於這一類事情的還有以軍人抵制為恫嚇，迫使人們不去公布社會民主黨的候選人名單的做法，例如1903年國會選舉期間，斯羅刀有一個旅店主人在其旅店中公布社會民主黨的候選人名單副本以減少所受到的監視，他就受到這樣的恫嚇。（參看“德國國會備忘錄”第618號，1905—1907年。）

麥威村對憲章運動者的屠殺(10人被殺,50人受傷)更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因為這是發生在英國——“也有你嗎,布魯特斯,我的兒子!”<sup>①</sup>

兩年以來,俄國曾一直處於不同嚴峻程度的戒嚴令下,但為了保護沙皇的基於鞭笞和殘酷的野蠻統治,並殘酷地鎮壓自由運動,這種辦法已退而讓位於給野蠻軍隊的拳頭、皮鞭、軍刀、步槍和大炮。軍人們將要把這個不幸的國家轉變為一個陳尸遍地的大陵墓。只有那些正在增長的革命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軍隊的瓦解(這必然會和革命力量的增長齊頭並進)才能肯定這樣一個“基督教的”但同時也是自殺性的計劃得不到實現。然而,正如上文所多次說過的,在研究資本主義國家時俄國的情況只能附上很大的保留條件來加以考慮。

在比利時的第一次選舉大鬥爭中,常備軍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在1902年的比利時第二次選舉大鬥爭中公民警衛隊這個資產階級的特殊階級鬥爭組織就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奧地利,曾發生過1896年5月1日出動軍隊鎮壓在維也納廣場示威的工人的事件,布拉格、維也納和格拉茲的事件(1897年),蘭博格和特里雅斯特的事情(1902年),這是我們上文已經論述過的。此外,1905年的選舉鬥爭中的政治行動,是軍國主義的大規模政治行動的另一個有名的顯著例子。大家都知道,當時的波希米亞正要轉變成為爆發內戰的戰場<sup>②</sup>。1905年11月5日和28日,當選舉示威正在舉行的時候,布拉格城(這時該城恰巧也發生礦工罷工)佈滿了軍隊,並被軍隊所包圍,城郊高地為炮兵所占領,準備隨時射擊,約有80人確實為警察所傷。

① 作者引用的是羅馬統帥尤里·凱撒在被刺前的一句話,當他看到行刺凶手中有他的舊臣布魯特斯時,他說出這句感嘆語。——譯者注

② 參看1905年12月的“青年工人”(關於槍殺16歲的約翰·胡柏的情況)。

在这里应该占一席的那些意大利事件，已经在别处论述过了。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下德国，这个国家的最高军阀曾在一句举世知名的话里（这句话在各国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军械库中认为是一个最有力的武器）给士兵们对第四诫提供的一种奇特的解释，他不仅在1895年色当战役周年纪念日的警卫军宴会上发表了反对“一群乌合之众”（他指的是社会主义者）的著名演说，而且还在1901年3月28日对他的阿历山大军团发出那个著名的号召。对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坚定的“宪法”的支柱来说，1848和1849年的德国的革命运动（有四分之三被市民阶级出卖，整个被他们置于危地）是被当时的战斗准备和华伦格尔将军的行动镇压下去，并被卑鄙地剥夺了出生权利。我们再请读者们回忆一下1870年9月的布歇恩——洛查恩事件，以及俾斯麦和普特卡莫的充满血腥的狂语。当制定可耻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令<sup>①</sup>的期间，这些“十九世纪的英雄们”曾在他们的狂语中预期和渴望能有机会迫使工人们发动革命，然后按照一种雄赳赳的、有技巧的和像打猎似的军事姿态，用军刀排枪和霰弹炮将这些劳动人民集体斩杀<sup>②</sup>。“五一”示威<sup>③</sup>和国会选举期间采取的

① 指的是根据俾斯麦的倡议而通过的，于1878至1890年间在德国实施的，反对社会主义者的特别法。该法令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对社会主义者进行残酷的镇压。——译者注

② 1887年德国国会选举之前一个星期日，巴拉田尼的鲁威雅芬已确实为军队所占据，仅仅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的保持冷静，才防止开枪射击。（参看1906年曼海姆代表大会纪念册第9页）。在这个问题上令人感到兴味的是德皇的一次谈话（据浩恩劳的“回忆录”记载，谈话的日期是1889年12月12日）：“然后（一旦社会民主党人在柏林市议会中占据大多数席位时）他们就会抢劫资产阶级，这对他来说是无动于衷的，他将把城堡挖漏枪眼，并看着他们行动；于是资产阶级就必然被迫向他寻求援助”。

③ 第一个五一游行示威（1890年）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当时“军人党”（浩恩劳“回忆录”，1893年9月14日）深愿利用这个场合去把那些麻烦和可供的社会主义人作一次血腥的歼灭。



軍事行动直到今天还是人所共知的<sup>①</sup>。和1896年强行剥夺薩克森人民的选举权<sup>②</sup>一同发生的那些事件，以及軍隊在1905和1906年“綏靖鎮压”薩克森民众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十分著名的<sup>③</sup>。在1905年11月的漢堡选举大游行中，在“紅色星期三”，由漢堡当地居民組成的軍隊还被置于幕后，仅仅警察們的軍刀和手槍就已够用了。他們执行任务的結果是，用两具尸首来点綴这个自由汉撒同盟城市的街道。

1906年1月21日这一天显示了資本主义的堡垒的无比光荣。誰要是在这一天，这一安静的“神圣的”星期日到看到沿着柏林街道上大炮轰鸣的情景，就可以看見軍国主义的五脏肺腑。这些大炮的轰鸣声音现今仍然萦绕在我們的耳边，激励着我們以百折不撓的堅毅精神，毫不姑息地向軍国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

1906年1月21日为反对无耻的普魯士三級选举制度<sup>④</sup>而举行的示威，招致了軍隊的干涉。我們知道，如果問題涉及为了反动派的利益，要通过政变手段推翻帝国宪法，我們的軍国主义是随时准备动刀槍的。最近浩恩劳与德戴布陆所发表出来的“回忆录”已証明了：俾斯麦在1890年时正要解散国会，廢除国会选举，把无产階級群众赶到大街上，赶到步槍和大炮的槍口之

① 这里也可提及1903年发生于劳拉赫特及蘭布拉索两地的上西里亞的选举騷动。

② 在國克森，統治階級于1896年实施三級选举权办法，并借此將社会民主党人排除于邦議會之外。——譯者注

③ 參看1906年4月3日“萊比錫人民報”上发表的1906年1月21日的射击命令。

④ 指的是从1849至1913年間在普魯士实行的議會选举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全体选民按照繳納捐稅的多寡被划分为三个等級，这种划分使得选举完全有利于有产階級。——譯者注

前，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大众，摧毁社会民主主义，以使用鉄和血在被杀害的无产阶级的尸体之上建立起一个俾斯麦的和容克们的反动堡垒<sup>①</sup>。我们也听说，这个计划未能取得德皇的同意，因为德皇想首先“补救工人们的有因由的怨望，并且愿意看到最低限度能作好各种事情来满足他们的合法要求”。我们知道，关于什么是工人们的合法要求，工人们的看法和统治阶级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反对国会选举权的敌对行为（浩恩劳的“回忆录”曾透露说，过去曾是共产党员的米格尔也属于反对国会选举权的最激烈反对者之列）正在不断扩大，最低限度在十分有势力的北德意志人士方面是如此<sup>②</sup>；因此用手枪和大炮对社会问题进行“军事解决”的危险，今天比之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迫近<sup>③</sup>。如果像最近的报导所说，总参谋长海尔末·馮·毛奇被任命为总理，那么这显然是意味着那个声名狼藉的军法党已经获得胜利<sup>④</sup>。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缺少过“霰弹皇太子”、霰弹容克和霰弹将军，人们应该作好一切准备，以防万一，不能让时间有

① 众所周知的是“汉堡消息报”于1892年3月将这些计划再一次披露出来。

② 参看“社会民主党选举人手册”，1903年柏林版，“普鲁士的邦议会，社会民主党邦议会选举人手册”，1903年柏林版，以及最重要的是“汉堡消息报”、“十字报”、“德意志日报”及“邮报”关于当1906年12月13日国会解散而选举结果出现不利情况的言论。

③ 奥登堡-勃拉芬的转血统的容克1905年5月在国会中和1906年12月在农民联盟的省议会中曾诉之于普鲁士的刺刀，初次从心中谈出的是一种最少是十分有势力的宫廷党。

④ “柏林日报”把这个即将上台的人物作了这样的描述：“海尔末·馮·毛奇被认为是一个显明的反动人物，他的性格带有若干军人的坦率和浮躁，但据说他也有唯心主义者的倾向。他丝毫不是一个好谈理论的人，而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冷静而有胆量’，他以挥舞的军刀和开潜火的步枪进行政治工作”。这样，我们终于看到我国最狂暴的反动分子所希望得到的各种品质都集中在此人的一身了。

一刻白白过去<sup>①</sup>。

## 7. 政治斗争中的退伍军人协会

誰都知道，退伍军人协会是密切参加政治活动的，但德国的正义女神(Justitia)由于有物蔽目，却看不见这一点。誰也都知道，它們在选举中是如何动员起来，如何强迫其会员退出反对方面的政治組織。必須提及的是：它們那种力图阻止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租用集会礼堂的所謂“忠于国王”活动。最近有两个事实應該特別提到：“杜依斯堡-貝克第16軍团退伍军人协会”于1906年10月决定对杜依斯堡的“皇宮酒店”实行抵制，因为这个酒店曾將它的礼堂租給矿工們开会；另薩克森的退伍军人协会把那些租房間給工人組織的酒吧和餐厅主人驅逐出會<sup>②</sup>。在一些小地方，这样的斗争方法获得不少的效果。但对于組織得很好的工人來說，这种方法是毫无用处的。

属于这方面的材料可供进行有系統的综合，在小型斗争中加以利用。

<sup>①</sup> 在这方面除了悲剧之外也不缺少喜剧，这指的是1904年在图林根的小城市希尔墨侯斯上演的一幕有趣的喜剧。該地工业学校的学生以“大学生所惯有的傲气”，在一个晚上因警察对于这些市民的寵兒的不守秩序缺乏耐心而感到激憤，向警察局进行一次真正的猛烈袭击，只有在征調一个中队的步兵到場协助之后才能在无发生流血的情况將袭击平定下来。迈宁根高等法院法庭上的余波同样不应被遗忘。但这次受到控告的“叛乱者”却不像在类似的情况下工人们所常常遇到的那种情况，这些人并没有被拘禁或投入監獄，而仅仅是：如果不是无罪釋放也不过略判罰金，至于那个不守的沒有严格遵守一切方式进行干涉的少尉，却受到严厉的惩处。

<sup>②</sup> 見1906年12月1日“萊比錫人民報”上刊載的薩克森退伍军人协会主席的声明。

## 8. 軍国主义, 和平的威胁

各种民族主义的矛盾; 由于人口增加而提出的扩张自己领土的要求; 为了增加国家财富(也就是说, 统治阶级的财富)并使本国在生产上尽可能地自给自足(这是一种由保护政策所产生的自然的补充性的倾向, 对国际分工的日益广阔与日益活跃来说, 只能具有极其微小的重要性)所提出的兼并那些有天然富源的领土的要求; 为了改善国内的和对外的交通(例如取得可以航行的河流、海港等等。因为交通是经济机体的新陈代谢, 即贸易, 所赖以进行的手段)而提出的要求; 以及由于总的文化水平的差异, 特别是政治发展阶段的不同, 而引起的互相敌视; ——这一切, 甚至在今天还能成为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然而正如上文所已说过的, 现今能够引起国际间战争行动的最重要的政治紧张关系却是产生于不同国家在经济领域上的竞争, 产生于国际贸易, 国际政治及其随之而来的一切纠纷, 特别是殖民地政治纠纷。这些紧张关系的产生主要应归咎于工商业资本家中一些强有力的扩张主义者, 他们可以说对于一个成功的战争有着利害关系。

然而必须承认, 常备军(归根到底这是军国主义最明显的表现方式)的存在其本身就是国际和平的一种威胁, 可以独自构成战争的危險。即便我们不考虑下面这个论据, 上述论断仍是正确的: 军费负担——这个“没有尽头的螺丝钉”——的不断增长, 能够在—个国家中产生一种不耻军事优势的有利时刻白白过去而不加以利用的倾向, 或者是当相对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进一步不利于自己的时刻到来之前, 采取一种被认为无论如何也是必须采取的军事决定。正如大家所知道的, 这样一种倾向, 在最

近摩洛哥冲突事件期间的法国并不是没有影响的，但这种倾向对于战争爆发的时刻总是比对战争爆发的本身具有更大的决定性影响。

常备军(正如民兵在较小范围内所作的一样)产生一种现代的武人阶层，一群可以说是自幼年开始就受训练准备参加战争的人所组成的阶层，也就是一个从战争中找寻冒险事业和晋陞的征服者的特权阶层。除此之外，还要加上那些在战争中大饱私囊的集团：武器、弹药、战船、马匹、军用装备物资和军衣材料，粮食和交通工具的制造商和贸易商，简言之，即那些军用品承包商；当然，在那些拥有民兵的国家里，他们也是存在的，只不过是规模较小而已。这两个对战争本身和制造战争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喜爱冒险的军官们和不管战争成功与否也对他们有利的军用品承包商们，都是由一些有势力的人物组成的。他们和国家的最高官吏有关系，他们对于那些对和平与战争拥有正式决定权力的人物能够给予巨大的影响。他们不错过将这种影响(这种影响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利用军国主义才能获得)转变为纯粹的黄金的任何机会，以大量屠杀无产阶级作为牺牲品献给自己利润的祭坛。他们作为殖民教唆者就把“亲爱的祖国”推进一种危险和费用浩大的冒险生涯，而给自己带来极大的利润，随后又作为一些建设海军的热心人士，为的是要用一种再度给自己带来极大利润的方式去挽救同一个祖国。

反对常备军和反对沙文主义-军国主义精神的斗争是一场反对破坏国际和平的威胁的斗争。“希求和平就要准备战争”(Si vis pacem, para bellum)这句古代格言，对于被军国主义国家包围的一些个别国家来说，可能是对的。至于就全体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就是不正确的了。而社会民主党的国际宣传所针对的正是这些全体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样的保障和

平方法会有更大的产生战争的危險性。的确，对于我们当代的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具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来说，常备军就是准备战争的最合适的形式。

正如保持国际和平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从而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利益一样，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向军国主义这个民族仇恨的挑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扰乱妨碍和平的倾向的总和与精华进行斗争，简言之，就是向这个产生世界大战的严重威胁进行斗争，这是一场无产阶级引以自豪的，为人类文明而进行的斗争。这个斗争是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必须进行的斗争，没有任何其他阶级能够感到如此休戚相关地进行这个斗争（个别的善意的理想家可以说是例外，但这种例外足以证明这个法则的正确）。

然而军国主义同时也扰乱国内的和平，这不仅由于它对人民产生堕落野蛮的影响，它强加于人民以沉重的经济负担，以及增加税收和关税所带来的压力；不仅由于随之而来的腐败情况（比较惠尔曼、费雪、馮·替普斯克、普特比尔斯基及其同伙的情况）；不仅由于它把已被阶级划分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民再分为两种阶级；不仅由于它虐待士兵的作法和军法审判制度，而更重要的是，它还是阻拦各种进步的巨大障碍，用强力关闭社会汽锅活门的一种精巧而有高度效率的工具。相信人类必然走向进步的人们一定可以看出：军国主义的存在就是和平和这种不断进步的最大障碍，他们认为没有被粉碎的军国主义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血红的“恶神混战的世界末日”（Götterdämmerung）<sup>①</sup>。

① “恶神混战的世界末日”系华格纳的名剧“尼贝龙根人的戒指”（Der Ring des Nibelungen）中的最后一幕的名称。——译者注

## 9. 无产阶级革命的困难

因此，消灭军国主义或者尽可能的削弱它，这是进行争取政治解放斗争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军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使政治解放斗争的方式和特性变坏了，因而使它们受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消灭军国主义，在今天更显得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由于军事技术和战略的高度发展，由于军队数量的庞大，由于不同阶级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利情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对比上无产阶级所处的特别不利的地位，今天军队凌驾乎手无寸铁的人民之上、凌驾乎无产阶级之上的那种优越地位；比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就因为这个原故，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比过去所发生过的一切革命都困难得多。我们常常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革命的动力，即革命的资产阶级，在狭义的革命开始爆发以前早已是一个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当时资产阶级既然有一个在经济上依赖于它而在政治上又受其支配的人数众多的阶级，它就可以利用这个阶级来为它火中取栗；资产阶级将封建主义这只破船打碎和抛在垃圾堆以前，可以先把它收买过来，反之，无产阶级却不得不忍着饥饿，用赤手空拳去将资产阶级能用金钱买到的一切东西夺取过来。

蘇  
采  
唐

知  
齋

PDG



## 第二部分

# 反軍国主义

蘇子知  
舟

PDG

蘇子瞻  
詩集

PDG

## 第一章 旧国际和新国际的 反軍国主义

“共产党宣言”，这个世界文献中最有預見性的著述，並沒有論及軍国主义，因为当时这个问题还只有次要的意义。但“宣言”曾提到“有些地方，无产阶级斗争轉变成成为”起义<sup>①</sup>，从而在實質上也預示了資本主义制度下的軍国主义在对待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上所起的作用。“宣言”比較詳細地論述了国际上的——或者更正确地說，国家之間的——武装冲突問題，以及資本主义扩张政策（包括殖民政策）問題。后一問題是作为資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后果去加以考察的。它曾預言到：民族的孤立分离和相互对抗在资产阶级的統治下已会愈来愈消失，而当无产阶级的統治建立起来以后，还会更进一步消逝。在規定无产阶级专政下应采取的第一步措施的綱領中，人們几乎可以这样說，一点也沒有提到軍国主义，这也是合乎邏輯的。在綱領中被認為业已完成的政权的夺取，本身就包括了对軍国主义的“夺取”，也就是說，已經把軍国主义打倒了。

在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对軍国主义問題曾迅即开始了專門的討論。然而这种討論也只限于“对外的軍国主义”，即对待战争的态度問題。1867年的洛桑代表大会在其議事日程上曾列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頁。——

譯者注

有这一項：“1868年的日内瓦和平會議”。大会在一个当时看来既非过于天真也并不可笑的假定，即这个和平會議會接受國際的綱領这样一个假定下，決定与和平會議合作。大会指出了戰爭是階級鬥爭的延續。

國際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即1868年的布魯塞爾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由朗格以一個委員會的名義提出的決議案。決議認為戰爭的主要和恒久的原因是經濟失掉平衡，並着重指出，只有通過社會改革才能加以轉變。決議同時授權工人組織向人民進行鼓動和宣傳解釋以制止戰爭的發生，這些組織要把不倦地進行以此為目的的工作看成是自己的義務。建議在發生戰爭時實行總罷工，同時代表大會還表示了自己的如下信念：世界各國工人的國際團結已達到充分強大的程度，人民在反對戰爭的鬥爭中一定會得到他們的支援。

現在我們來談“新的國際”！

1899年巴黎代表大會的有關決議值得給予最大的注意。這些決議論及常備軍問題，稱之為“民主政體和共和政體的否定”，“君主政體或資本主義-寡頭政治制度的軍國主義表現”，以及“反動政變和社會壓迫的工具”。決議把常備軍和侵略政策聯繫在一起（並且認為前者是後者的機關），說它是侵略戰爭的後果與原因，產生國際衝突的經常威脅。決議對於常備軍表示深痛惡絕，這不僅是從軍事技術方面着眼，也是根據它那些直接破壞組織、敗壞風紀、和與一切文化進步為敵的特質，最後還根據它是一種壓在人民身上的難堪的物質負擔。決議要求廢除常備軍隊，實行全民武裝，認為戰爭本身是資本主義制度一種不可避免的後果。

這個決議對於軍國主義的特質比之過去任何一個決議都闡述得更為詳盡。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1)的討論过程很有意义。会上所討論的单纯是战争問題,即国际上的軍国主义問題。尼万希尔斯<sup>①</sup>的決議案被否決了,这个議案把战争描述为資本主义制度謀求实现其国际目的的一种結果,是打击革命运动力量的一种工具,因而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的义务是以总罢工回答任何战争。被通过的是华兰-李卜克内西<sup>②</sup>的決議案,这个決議认为軍国主义是資本主义制度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认为国际和平只有通过建立国际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決議号召工人們借助坚持不懈的鼓动工作去反对战争这种野蛮行为,抗議袒护这种野蛮行动的战争同盟,并通过发展无产阶级的国际組織来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后面这一个斗争方法被宣布为唯一适用于預防世界大战这个大灾祸的斗争方法。

1893年的苏黎世代表大会批准了布鲁塞尔的決議,并把如下的做法列为反对軍国主义的斗争手段:拒絕軍事借款,不断提出抗議去反对常备軍队,坚持不懈地为全面裁軍进行鼓动,支援一切致力于和平事业的联合会。

1896年的倫敦代表大会再次討論了軍国主义的两个方面。它指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存在于不同国家的统治阶级之間、由資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并迫使他們深陷其中的經濟矛盾<sup>③</sup>;大会认为战争是统治阶级牺牲工人們的利益以謀取自己的利益的行动;认为反对軍事压迫的斗争是反剝削斗争的一个組成部分,

① 尼万希尔斯, 费迪南·杜麦拉(1846—1919)——荷兰社会民主党的創立人,曾积极地参加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在九十年代开始转到无政府主义方面去,他从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場批評德国社会民主党內的修正主义。——俄譯本注

② 李卜克内西, 威廉(1826—1900)——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父亲。——譯者注

③ 不是阶级矛盾!問題的这一方面在这里初次特别地显示出来。

是工人阶级的一项义务；指出摆在面前的任务是：夺取政权，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达到这样的目的：从政府手中夺取资本家阶级的权力工具——维持现存制度的工具<sup>①</sup>。根据代表大会的意见，常备军增加了战争的危险性，并且是为对工人进行残酷压迫服务的。作为最迫切的要求，代表大会再次提出：废除常备军，实行全民武装，同时关于和平与战争的国际仲裁和决定要取决于人民。决议最后说，工人们只有当他们在制定法律方面获得决定性的影响，并和国际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他们的目的。

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在一个详细的决议中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政策和建基其上的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作了阐述，然后通过一些特别明显的野蛮例子谴责了民族压迫的政策，并专门考察了向军国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这个决议援引了1889、1891及1896年的决议，指出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在国际方面和民族方面的危险，号召无产阶级要倍增毅力去进行反对军国主义及其世界政策的国际斗争。为此并提出如下的实际措施：国际抗议运动，拒绝一切陆军、海军及殖民开支，同时“教育和组织青年们达到向军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目的”。

综览一下这些决议就足以表明：对于对外军国主义在实际政治方面的理解正在不断提高，对于战争的原因及其危险性有了愈来愈深刻和愈专门的了解，对于“对内军国主义”的意义也是如此。至于说到向军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方法，1868年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以总罢工和以罢战作为一种通常的反对战争的方法这一思想，都被后来的所有代表大会认为是一种过早的想法而

① 后者其实并不是夺取政权的目的，而是这种夺取本身的实质；从组织上去保证这种被夺得的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当然是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加以擯弃(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正确的)。一切为代表大会所认可的斗争手段,只显出微小的进步。向无产阶级建议的拒绝军事开支的做法,是唯一的一种自明的、但在其直接效果上却是没有力量的、反对军国主义的直接显示自己政治力量的表现。所有其他的建议都是属于宣传活动范围内的,都是为了改变法律状况以及为了将来的行动。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其他地方也说到过)这一范围在目前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唯一开放的范围;而拒绝军事借款通常也被人们看成为属于这一种类的宣传手段。

这个问题的主要困难(首先对德国来说)暂时在于决定反军国主义宣传的方法和形式。历届代表大会对此没有详细作出决定,其原因在于个别国家各有不同的国外和国内处境,因而,从这一观点看来,这样一种情况也许是适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但不要错误地认为在这些决议中表现了这样的倾向:赋予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以愈来愈多的重要意义和使这些宣传专业化。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此提供了最明显的例证。这个决议同时反映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正在提高的阶级觉悟以及越来越增长的这样一种信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下由于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形成,可以在反对对外和对内的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部分的成就。

在结语中我们要记载一下1905年11月国际社会党执行局<sup>①</sup>的一个通告,这个通告是根据国际的法国支部就摩洛哥冲突事件提出的倡议而发布的。这个通告本身在反对战争的行动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建议,而只不过提出这样一个自明的

<sup>①</sup>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第二国际的常设的情报与执行机构,于1900年成立,从1905年起弗·伊·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加入该局,他向该局的右倾中派主义大多数进行了斗争。该局随着第二国际的崩溃于1914年停止活动。——俄译本注

和最基本的措施：在有爆发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团结在国际执行局周围的各个党应立即集会讨论和决定适合于避免和防止战争的斗争手段。





## 第二章 德国以外的反军国主义， 特别就青年组织的活动 加以考察

反军国主义运动在德国以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大体上是活跃的，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是十分有力的。这种说法首先适用于罗曼语国家，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其次在同等程度上（虽然仅仅从最近开始才能这样说，同时在这些国家中具体条件也是基本上不同的）也适用于奥地利，瑞士，和斯塔的那维亚国家，最后甚至也适用于荷兰，虽然军国主义在这个国家中不过略有萌芽。

### 比 利 时

在比利时，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大约开始于1886年，正如上文所叙述过的，在这一年里军队曾被大规模地用于镇压罢工。在此以后首先出现一些传单，提醒士兵们不要忘记对自己的工人阶级弟兄所负的义务<sup>①</sup>，随着两个反军国主义的报纸“新兵”报(Conscrit)和“兵营”报(Caserne)也创刊了<sup>②</sup>，这两个报纸前一种是于1月份出版（在2月份抽签服役举行之前），后一种

① 我们知道有1886年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安特卫普支部的一份传单，这份传单直截了当地号召拒绝服从开枪射杀人民的命令。

② 关于它们的活动，参看“兵营报的审讯”（1905年日内瓦民众出版社版）。

于9月份出版(在10月1日实行征兵之前),两者还分别用法文和法兰德斯語(“De Loteting”及“De Kozerne”)①刊行。党在1896年将这两个报纸交给1894年成立的青年近卫军民族联盟②出版,自然仍归党的领导机构控制,从1896—1897年起,青年近卫军民族联盟也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这个领导机构。青年近卫军(其中个别的组织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已产生于布鲁塞尔)首先是在1893—1894年成立的,为的是协助选举并担负进行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从1902年起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由于两次总罢工的失败使得人们头脑清醒过来,促使更加小心和缓慢地进行工作,对所有基层组织 and 宣传工作加强维护。青年组织的目的是扩大了,而提到首要地位的是要求建立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基础——要建立的无疑是最坚实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根本的基础。尽管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再深入探讨这个与反军国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的比利时青年组织的历史。③

在这里只须述及这一点:从1896年起在布鲁塞尔出版了一个带有反军国主义思想的“前卫”(Avant-Garde)月刊,这是学生和青年近卫军的机关报;从1900年起也开始出版青年近卫军

- 
- ① 法兰德斯語的“新兵报”和“兵营报”从1887年开始出版,法文的“兵营”报从1893年,“新兵”报从1899年起开始出版。
  - ② 这两个法兰德斯語的机关报系由日内瓦的法兰德斯人社会主义青年近卫军联盟负责主办。
  - ③ 参看霍斯浩著文,见“新时代”(德文)第22期,1903—04年合订本,第2册第110页,及散发出去的代表大会报告书。当时存在有3个省级的联盟,法兰德斯联盟(约有成员1,000人),布拉班特联盟(约有成员500人),和高隆联盟(约有成员8,000人),后一联盟创立于1905年9月。1905年的列特兹代表大会废除了全国委员会,1906年改为成立另一种机构(法兰德斯联盟及高隆联盟各选出代表一人,全国代表大会选出3人〔全国总书记〕)。

民族联盟的机关报“反军国主义者”(Antimilitariste)月刊<sup>①</sup>。从1903年起这个联盟又开始出版带图画说明的“社会主义青年”(La Jeunesse Socialiste)月刊。但从1907年1月起，联盟的机关报在更早的时期(从1906年1月)在沙里莱出版“青年即未来”(La Jeunesse c'est l'Avenir)<sup>②</sup>月刊，这是在海诺和纳摩尔的窝隆民族联盟主持刊行的<sup>③</sup>。这两种杂志都充满了反军国主义的鼓动材料。法兰德斯的“播种者”(De Zaaijer)的情况也是如此，该杂志系一受安特卫普青年近卫军民族联盟的委托从1903年开始出版的带图画说明的月刊，从1906年起又与一般性的法兰德斯的党报“真理报”(De Waarheid)(从1902年起在日内瓦出版)合并，但合成这一报纸之后，内中还分出一部分专栏附上“播种者”的小标题刊行。“真理报”印数为3,000份。“青年即未来”月刊印数为5,000份。

青年近卫军的个别地方组织，首先是安特卫普和根脱的“青年哨兵”也开展了活跃的文学活动和广泛的反军国主义宣传。最初例如1900年创刊的“血的法律”报(De Bloedwet)就在被征召入伍的士兵中进行鼓动(和“兵营报”的宗旨相同)，此外，从1901年5月1日开始出版的“裁军”(Ontwapening)半月刊，以及最后从1905年起出版“自由报”(De Vrijheid)，这些报刊全都热烈而熟练地从事于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另外还有以复印的方法刊出的通报。自然，青年近卫军的组织也竭力利用传单，并大量使用带图画说明的招贴<sup>④</sup>，有时向全体劳动青年呼吁，有时专门向

① 这里可以不把“社会主义之星”(Etoile Socialiste)计算在内。

② 该杂志之前身是“反对军国主义，拥护社会主义”(Centre le Militarisme, pour le Socialisme)这一刊物。

③ 该刊每期的篇幅为16页。

④ 1906年于服兵役抽签举行期间在街道上张贴了约20,000张带文字的招贴，散发了约80,000份的带有图画说明的反军国主义的传单。

征召入伍的新兵和軍士們呼喚。豐富的宣傳小冊子也同時出現。帶有反軍國主義內容、大部并附有圖畫說明并且價格十分便宜的明信片，流通的數量很大。

在比利時有一半以上應服兵役的青年免服兵役。每一年約有 13,000 人被征入伍。以法蘭德斯語及窩隆語出版的“新兵”報和“兵營”報每次印數通常為 60,000 份<sup>①</sup>。它們一般是根據不難獲知的地址寄送給各新入伍的士兵。同時也在一切熟悉的新兵之間進行個別的宣傳。

在 1 月和 9 月，經常為新兵舉行各種各樣的新兵節日、遊行和示威。

對已應征服役的無產階級並沒有失掉聯繫。在若干青年近衛軍的組織中，成立了軍人儲蓄互助會，按照加入青年近衛軍時間的長短和繳納會費的多少，对被征入伍的青年近衛軍成員給予在服役期間的補助金，但另一方面此等成員也負有這樣的義務：經常報道自己在兵營中的重要經歷和見聞。已入伍的青年近衛軍成員也和近衛軍組織保持個人的聯繫。如果有關近衛軍成員服役地點和他所屬的近衛軍組織不在一個地方，則可以和他駐紮地點的另一個近衛軍組織聯繫。關於這些情況，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們在此不再詳述。

兵營中的鼓動工作在比利時起到重要作用。現時存在約有 15 個士兵組織（士兵聯盟），彼此互相有聯繫。自然，人們力圖用盡各種方法去撲滅這個危險的火焰，但它們雖然受到暴力的壓抑，卻又重新從充滿生命力的根莖中茁長，而且這些根莖種得這樣深，是不能除盡的。現時在一個團隊中約有三分之二的

<sup>①</sup> 1906 年“新兵報”印數超過 68,000 份，“新兵報”（法蘭德斯語）約為 80,000 份，“兵營報”印數約少一些。1905 年“兵營報”由於特殊原因曾發行過 100,000 份。

士兵參加到這個組織中。這些聯盟有一部分和社會民主黨十分接近。

大量的鼓動宣傳文學作品送到兵營，同時也在大街上和一切公開地點散發給士兵們。舉行士兵們的集會。廣泛分發大量反軍國主義的軍人詩歌。

自然，黨的本身也不斷進行反軍國主義的鼓動。它得到成年或少年婦女的幫助，特別是青年近衛軍在兵營鼓動工作上的幫助，這些幫助都是活躍的和有成效的。值得注意的是在1896年就曾多次翻印的“新兵問答教科書”(Le catéchisme du conscrit)這一宣傳小冊子。這個冊子內容上和法國的“士兵手冊”十分類似；它也和後者一樣遭受到凶惡的刑事起訴。

對反軍國主義宣傳活動的起訴是粗暴的。人們只有從比利時在政治上普遍向前發展的情況出發，才能正確理解這些起訴的特點。安塞爾在1886年由於在“前進”報上發表一篇致母親們的呼喚書，要求他們教育自己的兒子不要射擊人民，就遭受到6個月的監禁。“新兵”報和“兵營”報不斷受到起訴。它們創辦以來，幾乎每年都遭受嚴厲處罰，從這兩個機關報交由青年近衛軍出版開始，這種情況一直繼續未變。對“新兵”報的起訴開始於1897年，訴訟的結果有兩個同志被判處6個月的徒刑。1904年，青年近衛軍民族聯盟的書記高耐恩及另外五個人，由於出版一些向入伍新兵呼喚的招貼，在布拉班特被傳至法庭受審。不久，高耐恩為了他在“兵營”報上發表的一篇論文又被控告，但被判無罪<sup>①</sup>。同時值得特別提及的是：九十年代中期因“新兵問答教科書”對托羅克列的判罪。

在審判中通常被指控的主要罪名是：號召拒絕服從命令，侮

<sup>①</sup> 參看“關於‘兵營報’的訴訟”。

辱军队(最低可判处六个月徒刑)以及最后是人所共知的所謂“否認法律的拘束力”(atteinte à la force obligatoire des lois),而且当五人以上合謀犯后一罪过时还要加倍处罰。每年平均被判的監禁時間一般为二年至三年。1903年,聯盟的全国总書記被判處三年徒刑。当然,这些控告也往往在审判进行的中途就判處无罪釋放。刑罰的执行是苛酷的,在政治犯和非政治犯之間并无原則上的差別。

对待反对軍国主义的士兵是殘酷的(当然,这也是仅仅从比利时的标准来衡量)。用以威胁反对軍国主义的异教徒的懲罰为二年至五年的監禁,这种懲罰十分苛酷。犯有最微小的过失就判罰中古时代的野蛮禁閉,被囚的人帶上手鐐鉄鎖,以面包和水維生,沒有火。牢房建于水上,潮湿,在冬天会直接引起死亡。此外,还要遭受行使監獄看守人職权的下級軍官(担負这项職務,对于这些軍官來說也是一种懲罰)的最惡毒的虐待,这种虐待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我們將在另一个地方再說明在比利时的反軍国主义宣傳究有多大規模,这些宣傳虽然受尽火与劍的迫害,却获得几乎完全的成功。在发生危机的1902年,全体居民对这些宣傳是如此强烈地感到兴趣,以致当軍官們力图阻止人們在街道上对士兵进行的公开鼓动时,自己反倒常常遭受肉体上的凌辱。

不能不提及一下退伍士兵联合会(Groupes des Anciens Militaires)。这些联合会从前以統一的全国性聯盟的規模出現,而現在則以地方性組織的規模进行活动。它們出版报刊,并且主要是在后备軍和預备队中間进行反軍国主义的宣傳,同时也为反对資產階級的战争聯盟进行鼓动。

現在我們再說一下关于比利时的社会民主黨人对軍国主义所采取的策略观点。

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首先是关于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采取何种策略这一问题，意见并不一致。应该论及的有如下三个事实：

1893年在根脱举行的党代表大会曾向阿姆斯特丹的“退伍士兵们”发出一封热烈地致意的电报，表示代表大会愿意接受荷兰社会党人的建议，赞同在战争爆发时实行罢战。1899年的卢温代表大会曾根据威那斯的建议，简要地阐明了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是反对扩军备战与建立世界和平的最好的手段。1905年沙里莱区的社会主义同盟曾作出决定，认为要防止战争就必须：

(1)通过铁路工人的总罢工，使得军队的动员成为不可能；

(2)组织煤矿总罢工，断绝交战国的燃料供应，因为这些燃料是它们的舰队和在军队运输上所必需的；

(3)在船坞、兵工厂和军火工厂实行罢工。

在这里，对青年近卫军的历史也应给予饶有兴味的考察。这个组织在1897年举行的代表大会所作的决议中，曾指出有必要促使其他国家的社会党根据国际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原则，将这些国家的青年组织起来，使战争成为不可能。1903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意义也是重大的。当时存在有两种尖锐并且几乎是同等强有力的互相矛盾的观点：第一种观点由特·曼提出的，他根据爱尔威<sup>①</sup>的论点热烈地为自己辩护，最后归结

① 古斯塔夫·爱尔威(1871—1944)——法国政治活动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内“极左倾”派别的领袖、新闻记者，以其反军国主义活动闻名。爱尔威的观点体系(爱尔威主义)是反军国主义斗争的半无政府主义纲领。他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其后采取反对苏联和亲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俄译本注

到关于在战争爆发情况下罢战(集体地拒绝执行勤务), 实行总罢工和进行革命鼓动这样一个建议。另一种观点是托罗克列与费雪所提出的, 他们赞同国际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托罗克列-费雪的决议案以17票赞成, 15票反对, 2票弃权获得通过<sup>①</sup>。1906年1月在根脱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对无政府主义策略问题发生尖锐的分歧, 特别是否决了士兵应个别地拒绝服役的建议。一个由特·曼提出的建议指出: 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取其权力工具(即常备军)的手段就是启发士兵们的无产阶级觉悟。特·曼的另一个建议曾描述了军队在对付国内敌人的作用上所具有的特点。为了有利于进行反军国主义的鼓动, 应劝告士兵们尽可能检点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消除无政府主义的渣滓, 并消除士兵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观念。

## 法 国

反军国主义宣传在法国是历史悠久而且十分活跃的, 但它没有像比利时那样的统一组织, 同时也沒有发生像比利时的那一类倾向。

1894年, 在治永举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POSR)第12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反对两种形式的军国主义的决议。这个决议突出地指明军国主义的害处, 以及它对无产阶级的普遍危险的性质。在决议的结论部分这样说: “在和平时期, 常备军充当警察部队与射击机器。他们用流血方式镇压矿工和工厂工人自己权利进行的斗争。无产阶级士兵们在愚蠢的狂怒中冲击自己的罢工的兄弟。”

<sup>①</sup> 关于这一次辩论以及万德傅尔特曾加以决定性的干预的情况, 参看1903年8月15日的“社会主义者运动”, 第594页, 及1903年8月的“社会主义青年”。



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同时发展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以及特别是具有法国（当然后来这种现象也在意大利和瑞士得到反映）特征的反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军国主义。

无政府主义与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从“新时代”周刊（Les Temps Nouveaux）及其为数甚多而且往往十分巧妙的出版物中得到主要的支持，这些出版物，如同该周刊一样，大多数总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载有宝贵的材料，撰稿的除了像克鲁泡特金这样的人物以外还包括有工团主义者（特别是普·特拉薩）。此外还有“自由”杂志这份个人主义的刊物。

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在1902年首先提出过关于成立国际反军国主义联盟的问题（关于这个联盟我们在下文还要论述）。而在早些时候他们已创立了盟址设于巴黎的保卫士兵国际同盟（Ligue Internationale pour la Défense du Soldat）。这个同盟（不久就停止活动）的领导人物为无政府主义者山維昂，馬拉图，以及激进派的“曙光”报（l'Aurore）的编辑乔治·勒米特与烏尔班·哥伊尔。同盟的纲领最后归结到废除常备军，撤消军事法庭和改善士兵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它的活动却大大超出了这个纲领。在它刊行的那些带有有力说明的风景画片、传单和广告中，不断复述了“打倒军法制度！”的口号，以及号召“打倒战争！”“打倒军国主义！”“国际和平万岁！”。但是同盟的活动并没有越出法国境外。

鼓动个别地或集体地拒绝执行职务和逃出军营在这个派别的宣传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自然彼此绝不是不可分离的）。根据克鲁泡特金的意见<sup>①</sup>，在发生战争时组织罢战不应纯粹是消极

<sup>①</sup> 1905年10月28日“新时代”周刊。

的性质，而应与社会革命同时并举，与保卫革命不受国外敌人损害同时并举，从而也就驳斥了所谓“反爱国主义”的或者如“新时代”所称“反民族主义”的主要非难。这是人所共知的：恐怖的无政府主义者艾墨里·安里于1892年8月在卡莫所投掷的那个声名狼藉的炸弹，意图以此作为一种警告，去防止在当时的矿业工人罢工中重演一年以前在福美斯发生的屠杀工人事件<sup>①</sup>。

反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军国主义显露出种种无政府主义特征<sup>②</sup>。它一方面在现时已经统一起来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内部得到了那个几乎纯粹是农业性质<sup>③</sup>的云纳<sup>④</sup>联盟的支持，另一方面得到了反对议会政治的职工会内部一个有力的思潮的支持，在这一思潮中和反对“对内军国主义”（这是罢工工人的最凶恶和最强大的敌人）比较起来，反爱国主义已完全合乎逻辑地退居次要地位。

从1901年起，法国的云纳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根据1900年通过的决定出版了“云纳表表”（Pioupiou de l'Yonne）<sup>⑤</sup>这个刊物，最初是每半年出刊一次，其后是每季一次，它在创刊号中就声明自己是为入伍新兵而出版的。为了对付这个在一切部门中免费散发的“表表”杂志，所有“保卫国家”分子立刻从事于猛烈的追踪迫害。于是声势汹汹地向法庭提出控告，但尽管这个刊物曾以最尖锐的方式号召不去执行用武力对付罢工工人的命令，通常的结果却是宣判无罪<sup>⑥</sup>。1905年在蒙诺列负责编辑下

① 可参看“爱国主义”这一小册子，它是“自由”杂志的出版物（巴黎出版）。

② “新时代”周刊对之十分友善。

③ “他们的祖国”第246页。因此它经常一再对爱尔威表示异议：爱尔威在云纳联盟中的追随者解释说这只是由于农民对服兵役的根深蒂固的厌恶。

④ 云纳系巴黎南面的一个行政区。——译者注

⑤ “表表”（Pioupiou）一语系对新入伍士兵的一种流行的亲热的绰号。

⑥ “在陪审法庭面前的‘表表’杂志”，1904年真赛勒出版。

仍然繼續出版的“表表”杂志曾受到爱尔威的有力影响。爱尔威和伊华托过去是現在仍是反爱国主义的反軍国主义的领导人与組織者。爱尔威在他所著“他們的祖国”(Leur Patrie)一书中曾对自己思想的根据和形成作了詳尽而巧妙的說明。而1906年12月中旬起在巴黎創刊的“阶级斗争”(La Querre Sociale)周刊，有力地支持了反軍国主义。对于战争，不管它的起因如何，他只知道这样一个口号：“宁可起义，不要战争。”他以最尖銳的方式批評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待侵略战争的立場<sup>①</sup>。他絲毫不主張建議士兵們个别地拒絕执行其职务。反对对内軍国主义的斗争在他來說已退居次要地位。我們將在另一处再詳細分析爱尔威的观点，爱尔威曾以值得贊揚的頑强态度和准备牺牲的精神去进行斗争。

关于爱尔威的宣傳方式的特征，可以举出1906年9月30日的事件來說明。在这一天，巴黎第三区的共和主义青年組織与法兰西教育同盟为了向应召入伍的青年表示庆賀，在“特罗卡澤罗”举行一个盛典。爱尔威和一群拥护他的人在現場出現，他們实行示威反对这种爱国主义-軍国主义的典禮，因此与警察发生冲突并遭逮捕。

关于职工会的反爱国主义的反軍国主义，可以从劳动总会向1903年职工会書記在都柏林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报告中得到一个很好的概念。这个报告和爱尔威的思想截然相反，它对“对外軍国主义”的独立意义片面地估計不足。

这个报告中将反軍国主义的教育方法划分为这样的几个部分：

① 关于爱尔威的反抗会政治思想，參看“社会主义生活”第97等頁，法譯士在1905年6月1日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第152頁)把反爱国主义的战斗称之为实质上的反資本主义的战斗。

### (一) 團結工作:

#### 1. 士兵小捐<sup>①</sup>。

2. 在“工人之家”(职工会会员之家)好客地接待和供給士兵以食品。

3. 團結那些規避兵役或者因違反紀律而受迫害的同志。

(二) 宣傳工作: 举行公开的集会、联誼晚会、入伍士兵欢送会、游行、在墙上貼招貼、散发公告和小册子、傳单, 从1900年起每年出版带有图片說明的特大号的“人民之声”(La Voix du Peuple)(这是法国职工会联盟的机关报), 大量地和經常地郵寄給有服兵役义务的人。最后还出版“士兵手册”, 这种手册在1903年就已分发出去100,000册, 并招致了(在那个过去曾一度是社会党人的密尔朗的贊同下)行政当局和司法当局的瘋狂起訴。

“士兵手册”系根据1902年9月15日在阿尔及尔召开的职工会代表大会的決議, 由工人之家联合会出版的。在1902年就已出版两次, 而在1905年又第三次翻版。这个手册最后向应召入伍的人們呼吁, 要求他們規避兵役或者在軍营中进行反軍国主义宣傳。同时向現役軍人呼吁, 不要执行射杀“国内敌人”——他們的工人階級弟兄——的命令。

在这里还应提及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的早期机关报“階級斗争”(La Lutte Sociale), 这是由阿历曼与爱尔威編輯而

<sup>①</sup> 士兵小捐——原文为“給士兵一个苏”(Sou du soldat)(苏——法国銀币, 等于法郎的二十分之一)。这种作法曾引起列宁的興趣, 列宁在一篇論文中曾为此作了如下注釋:“法国人所謂‘士兵小捐’的組織特別有趣: 工人每星期交一个苏給自己的工会書記, 这样積成一笔錢拿去送給士兵, 提醒他們: 他們虽然穿着軍裝, 也还是被剝削階級中的人, 他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忘記这一点。”(“列宁全集”中譯本第15卷, 第172頁)。——譯者注

由中央职工会出版的机关报，一直刊行到1904年，負有进行反军国主义宣傳的任务。

1905年，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共同散发<sup>①</sup>一种紅色的招貼，它深深打动了士兵們的心，它要求士兵們不要用武器对付无产阶级，如果接到这样的命令，就宁可將枪口轉向指揮官們而不对准自己的阶级同志。

最后，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傳是法国青年組織的一项主要任务，直到1903年以前，在3个法国的党中，每一个党都有这样的专门青年組織(社会主义青年)。从1902年起，工团主义的青年組織受着革命的职工会的督促也合并到这些青年組織之內。这些組織目前正处于一种混乱状况。

关于云納的青年組織的活动，我們前已論及。“新兵”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青年集团的机关报从1900年起在巴黎出版，一直刊行到1906年；“士兵之頁”报(La Feuille du Soldat)是作为工人党的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机关报刊行的。两个报纸都号召所有穿上軍装的无产阶级执行对其本阶级同志的义务。“士兵之頁”报公开要求士兵們拒絕服从向工人們动用武器的命令，建議他們在总罢工宣布时参加罢工。“新兵”反对士兵們个别进行反抗，并特別強調指出，这种作法是徒劳无益的。

1906年10月在阿美恩举行的法国职工会代表大会上，达勒沙尔曾不无根据地指出，較早以前的职工会代表大会曾經表示过贊同反军国主义和反爱国主义的宣傳，并通知說，委员会也曾一致通过了有关的決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虽然遭到为数可观的一些人所反对，在議事日程上还是列入了依华托关于加强反军国主义和反爱国主义鼓动工作的建議。表示反对的这些

<sup>①</sup> 在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的襄助下。

人，显然并不是反对反军国主义，也不是反对加强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而仅是反对过分强调反爱国主义宣传。这种情况促成了1906年11月法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在里莫兹的召开。由云纳联盟提出的爱尔威议案，按照反爱国主义观点的表述公式，要求党员同志在爆发战争时，不论战争由何方发动，对宣战的答复是实行罢战和起义。这个议案只有很少数的人投票赞成。由盖得提出的议案着重指出军国主义的有机的资本主义特征，认为唯一可以接受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是一般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此外还要求缩短服兵役的时间，不支持军事借款，实行全民武装。这个议案虽然较前一个议案多获得两倍的票数，但也仅是少数人赞成，未获通过。被采纳的是由华兰提出的赛纳联盟的议案，这个议案表示赞同国际代表大会的原则观点，要求准备采取国际性行动去阻止任何战争，并建议根据情况需要可以采取任何行动方式，从议会干预，公开鼓动，游行示威，直至总罢工和起义。1906年初，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华兰在“社会主义者”杂志上发表了他那篇关于摩洛哥冲突事件的著名的反对战争的宣言，在该宣言中他高声呐喊：“宁可起义，不要战争”。

关于军国主义在对付国内敌人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并没有作出甚么决议。但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的立场可以从其他公告中明显地看出来。他们在这方面的口号是：向士兵呼吁，请他们拒绝执行用武器对付罢工者、对付工人们的命令。在“士兵手册”中对士兵们作这样的号召：“如果有人想把你们变成杀人犯，那么你们的义务就是拒绝服从！如果有人派遣你们去镇压罢工工人，你们不要向工人们开枪！”，“不要开枪”这个著名的口号，麦斯勒同志于1905年12月对反军国主义者大审讯时在法庭面前曾再一次喊出来，它是法国全体有觉悟的工人（不管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工团主义者）的普遍呼声的一种共鸣。

上文提到过的 1905 年由社会主义者与工团主义者共同向入伍士兵提出的这个号召：要求他们不要使用武器对付工人，不服从向罢工工人开枪的命令，转而把枪口对准那些下达这种命令的军官，是这个口号最尖锐和最勇敢的表达方式。在议会讨论这一呼吁时，桑巴以社会主义者的名义声言：“有人问我，对于射杀军官的这种劝告有甚么意见。我答复说，处于当军官们下令射杀罢工工人的场合，这一劝告是公正的。”拉法格在“人道报”上曾直截了当再一次尖锐而明确地发挥了这一观点。

进行宣传曾不止一次地使反军国主义者受到审讯，在法国，直到不久以前这种审讯通常是无罪获释。关于对“裘裘”杂志的审讯上文已经说过了。依华托经过十次被控又宣判无罪之后，于 1904 年由于发表一篇反军国主义演说，被低罗亚尔的刑事陪审法庭判处 100 法郎的罚金。其后，他还受到拘禁。1905 年在艾克斯有两个无政府主义者被控告，其中一人由于在马赛的马路上张贴反军国主义的广告被判徒刑三个月。莫里尔和菲利瑞也曾被判徒刑；在布里斯特、阿曼底尔和里莫兹也曾发生拘留监禁的情况<sup>①</sup>。1906 年春，在土伦和莱曼也有人被判罪。“人民之声”报为新入伍士兵而发行的专刊曾屡次被没收；1906 年 10 月该报编辑维诺被捕。最值得注意的 1905 年巴黎的对反军国主义者的审讯，在这次审讯中，爱尔威及其他反军国主义者 25 人共被判 36 年徒刑和 2,500 法郎的罚金，但这些苛刻的处罚并没有全部执行。

在法国有大量的小册子作品可供进行各种反军国主义宣传之用。专门从事出版这类小册子的除了“新时代”周刊社之外还有社会主义宣传出版局，出版者与书商新协会（乔治·俾赖斯），

<sup>①</sup> 参看 1905 年第 12 期的“新时代”周刊。关于在艾品纳和阿英恩对雷其和勒尔曼的起诉，参看同上周刊，1905 年第 26 期。

社會黨出版局(S. F. I. O)和巴黎的斯托克出版社。

反軍國主義宣傳在法國所取得的成就是重大的。我們不能對下面這個事實給予特別高的估價：有時個別軍官也採取反軍國主義的立場，並以高度的自我犧牲精神來承擔由此引起的一切後果<sup>①</sup>。屬於這一類的一些個別事實，對於法國（和俄國相反）的反軍國主義（我們應該把它看作是一種純粹無產階級現象）來說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具有更重要的意義的是這些事實：大量士兵逃出兵營，他們拒絕執行勤務，不服從命令，並參加反軍國主義的遊行示威，有時並因此遭受極其苛酷的處罰<sup>②</sup>（從德國的情況看來，這種處罰還是令人訝異地輕微）。這樣，於1906年10月在賽爾布爾的軍事法庭上有兩名海軍陸戰隊士兵分別被判處15天和60天的監禁，因為他們在一個烈士紀念碑前面說出這樣的話：“打倒軍隊，打倒軍官們，誰也不需要軍隊！”

舉幾個事例來作說明：1905年5月3日，步兵第32團第10連有61個士兵因不滿軍營中的不良膳食和惡劣待遇，離開軍營，逃往近郊。1906年9月坎班尼警備部隊中有一個後備隊員自殺，士兵們就舉行示威，唱國際歌並責罵軍官們。“閃電”（Éclair）報於1906年8月初刊載了隨軍部長艾迪恩致軍團司令官們的一個通告，說曾在聖馬珊步兵學校畢業的下級軍官們明目張膽地抱有反軍國主義思想，並聲言他們之所以要留在軍中，只是為了給自己的思想爭取擁護者。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在許多次罷工，例如登克珊，勒克拉索，隆維（米爾萊恩！），蒙蘇礦

① 值得提及的是米爾萊恩事件，米爾萊恩在隆維發生罷工期間向他的狙击步兵直接發布這樣的命令：甚至在罷工者向士兵們挑釁或傷害士兵時也不能對罷工者使用武力。

② 特別是在阿爾及利亞，人們為了輕微的過失就可被判死刑！又可參看1906年12月11日“人道報”所載的比桑遜事件。



山的罷工中，受命進行干涉的士兵却與罷工工人團結一致。無怪乎“魯恩新聞記者報”(Nouvelliste de Rouen)將社會民主黨人對軍隊的關係描述為“法蘭西軀體上一個十分危險的創傷”，並說：“對此應不遺余力地加以抑制”。

我們德國人感到詫異的是：陸軍部長艾迪恩在上述關於反軍國主義者的危險性和如何壓制他們的通告中所表現的克己審慎態度，從我們的觀念看來是何等奇怪。而關於法國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權利對於反軍國主義往往提供了十分便利的發展條件這一點，是決不能否認的。關於法國對反軍國主義者進行審訊的種種報道在我們這裡具有很大的教育意義。人們也可以憶及：在若干年前，社會主義者佛昂尼爾還被容許在多種技術軍官學校中講授社會政策的課程。不久以前，德蒙茲上尉還在巴黎社會科學高等學校的軍官講授課程中，任意地和非常激烈地攻擊軍國主義，並曾使我們狹隘而緊張的軍國主義者感到不寒而慄。人們如果把下面這些事情再聯繫起來看：在即將實現的關於對軍法審判權限和“比里比”的限制，政府方面關於縮短後備軍和國防軍訓練時間的立法提案（雖然已被否決），和關於通過實行軍官和下級軍官“統一起來”(unité d'origine)<sup>①</sup>以便在軍官團隊中實現民主化的皮卡計劃，就會令人覺得法國好像是一個反軍國主義的理想樂園。克萊蒙蘇，這個以一兩個“社會主義者”擔任部長來裝點門面的總統（過去曾是一切社會樂觀主義者寄托其喜悅和愛慕的對象），在對付反軍國主義所採取的聲調上，正如上文已說過的，業已表明：在法國，問題不是改變軍國主義的本質，而是改變它的形式，主要是為了反對教權主義。

① 起勁力求把軍事學校統一起來。每一兵種僅建立一個普遍適合於正式軍官和下級軍官們學習的學校。在這種提案里自然充滿了我們的反动派所懷有的害怕心情。參看1906年12月22日“德意志日報”。

## 意大利

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和法国的工人运动有很多类似之处。在这里，我们看到除了通常的政治党派活动以外，还有无政府主义的偏向，也有工团主义-反爱国主义的运动，后者是反对议会政治的，与无政府主义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反军国主义运动和它们是有差别的。在意大利，这一运动的历史并不短，但只是在最近期间党才着手在这方面进行有组织的工作。这里首先应该注意的是青年组织；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青年民族联盟，它是由一些省级的同盟联合组成的<sup>①</sup>，盟址设于罗马。它出版由巴奥罗·奥兰诺负责编辑的“社会主义青年”(Gioventu Socialista)杂志，并完全仿照比利时青年近卫军的先例，一开始即不遗余力地在反军国主义领域内进行活动<sup>②</sup>。

1905年成立了未来入伍者同盟(Leghe delle Future Conscritti)，这是民族联盟的一个专门从事反军国主义的外围组织，并与后者有着密切联系。这两个组织都得到党的承认。

1905年10月党的理事会在罗马举行的会议上作出(只有一票反对)下列的决议(即费里决议案)：

“党的理事会抗议对社会主义者及其报刊所进行的警察式迫害，特别是抗议对最近举行的反军国主义示威大会的迫害。理事会满意地确认青年组织协助党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时所表现的热忱，并决定，全党应同心协力进行这个在理事会参与推动下的鼓动工作，这不仅是为了向舆论界说明军事当局对国家的金钱所作的异常惊人的浪费，而且最重要的是教育士兵们和应

<sup>①</sup> 参加1906年9月在米兰举行的代表大会的，有北意大利的5个省级同盟和24个支部，共计代表2,500个盟员。

<sup>②</sup> 关于这些情况参看米兰代表大会的讨论。

召入伍人員一方面不要忽視他們保卫國家的職責，同時却應拒絕參加殺害工人的勾當，這種經常發生并喪盡天良的勾當給我們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恥辱”。

此外，1906年10月在羅馬舉行的黨代表大會曾對意大利的反軍國主義宣傳作了一次总的考察，反軍國主義在議事日程中被列為一項特別問題。提出的是兩個動議。一個是工團主義者比安其提出的：“意大利社會黨第9次代表大會在討論中研究了軍國主義問題，對於意大利社會主義青年組織所從事的反軍國主義宣傳活動和方式表示贊許”。另一個是由“前進報”(Avanti)編輯隆木阿迪提出的：“黨代表大會贊同黨的反軍國主義傳統，并鑒於資產階級一貫阻礙軍隊在勞資鬥爭中實行其必須遵守的真正中立，認為有必要展開防止用軍隊屠殺工人和破壞罷工的鼓動，鼓動目的是教育青年工人在這種沖突中不要使用武器也不要破壞罷工。同時大會認為有必要在工人當中進行宣傳，目的是使他們不要用武力對待士兵，避免由此而引起士兵方面的可能反應，并表明在罷工工人和士兵之間有着兄弟般的關係。”

在討論中，反愛國主義的和無政府主義的反軍國主義者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但社會民主主義的反軍國主義者(就狹義而言)占了優勢。只有個別演說者表示反對在士兵中間進行反軍國主義的鼓動，這些人所提出的正是1904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不來梅代表大會上某些人所用的論據<sup>①</sup>。青年組織的代表表

<sup>①</sup> 1904年在不來梅舉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黨代表大會上，卡·李卜克內西提出關於為了執行1900年第二國際巴黎代表大會的有關決議，黨要在青年工人中間開展廣泛的反軍國主義宣傳的建議，但由於修正主義者福爾馬爾、蕭捷可等人的堅持，卡·李卜克內西的建議被否決。他們的論據歸結為：或者說，專門的反軍國主義宣傳，原則上是不妥當的，僅僅是“浪費時間”，因為黨可以不要它而仍然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軍國主義不過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產物；或者說，這種宣傳是危險的，因為政府可以在任何時期將新的反社會主義法律強加於黨的頭上。——俄譯本注

示，这些組織的成員所从事的反軍国主义宣傳，并不是按照愛爾威涵义的宣傳，而是以減少軍費开支为目的，以喚起士兵与工人的團結为目的的宣傳。最后根据費里和圖拉梯的建議，不作投票表決，而將問題提交党的理事会研究。特別有意義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在大会上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的所謂獨立派的費里決議案<sup>①</sup>，其中載有下面这样的一节：

“党开展一种实际的行动，有鉴于当前局势以及教权势力在政府中不断增长，这种行动的目的是加强反对教权主义和反对君主制度的宣傳，同样地也要开展反軍国主义的鼓动，其目的是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意大利的青年，并使统治阶级利用军队作为向无产阶级行凶工具的倾向受到抵消。”

在意大利，由于反軍国主义的鼓动工作，使得军队在用于镇压国内敌人时，本质上已經成为一种不可靠的武器。在意大利，也并不缺乏阶级性的司法审判，利用为数甚多的审判程序和严酷处罚去压制平民和軍人中的反軍国主义者。1905年的圖林事件<sup>②</sup>是人所共知的。

## 瑞 士

在瑞士，由于經常使用军队镇压罢工，反軍国主义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

1903年10月在奥尔頓举行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通过一項決議，決議闡述了反对战争的通常观点，并提出对军队問題所采取的看法。在这种看法中“詳細地确定国家和公民的权

<sup>①</sup> 这个由費里提出的決議案，从其主要内容来看是修正主义的，并获得独立派（中央派）和修正主义者的贊同，以压倒多数被通过。卡尔·李卜克内澤这里所引的是其总則中的最后一个要点。——德文本編者注

<sup>②</sup> 1905年10月4日有五个社会主义者在圖林被逮捕，罪名是在軍队中散发煽动性文件。——德文本編者注

利与义务”，声明不容許使用軍事力量鎮压罢工。

由于对这个決議不够滿意，导致了1904年在路賽恩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大量削減軍費开支，費用超过一百万以上时必须通过民意表决，改善士兵在軍隊中和在經濟方面的境况，廢除軍法审判，禁止使用軍隊鎮压罢工。——代表大会认为运用一切手段为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是党的义务，但它并没有具体规定应用什么手段。

在拉苏特瑪的罢工和里根的罢工中所实行的軍事干涉，促成了更主动的活动和更明确的口号。也促成了一些热烈的會議。职工会的联盟委员会和党的理事会于1904年9月15日出版了一种小册子，其中载有这样的一节：

“在一切情况下，我們的士兵應該承担这样的义务：不要枪杀他們的工人兄弟，不要用武器对付他們，遇有这样的情况不仅要拒絕服从这种命令，而且要使用各种方法防止任何杀人勾当。他們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按照我們联盟盟章的精神行动的：穿上軍服的軍人，首先仍然是一个公民。”

不久以后在苏黎世举行的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如下的決議：“社会民主党的士兵們提出这样的要求，在罢工期間遇有集合軍隊的情况，士兵們應該認識到要和罢工工人團結一致，不要耻自己被利用去从事損害本階級同志們的罢工权利和集会权利的行动。”

在日内瓦党代表大会結束以后，党的理事会又为下一次代表大会准备出关于軍事問題的決議案。

在这时，反軍国主义的鼓动也有了明确的組織和制度。1905年成立了瑞士的反軍国主义者同盟，同盟給自己規定这样的任务：

1. 向工人們說明，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軍隊是為阻止工人階級獲得解放而服務的。

2. 利用一切方式進行宣傳，以達到這樣的目的：使得在資本家手中成為暴力工具的軍隊不能為害。

這個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於1905年10月舉行，其後同盟成長擴大得很快，它向工人組織散發傳單，為工業工人和農業勞動者出版小冊子，並展開積極的活動。在各種小冊子當中，應該特別提及的是這本流行最廣、並且幾乎可以說是典範式的著述：“資本的看家狗”。

根據1906年1月在路賽恩舉行的代表大會所作決議建立了一個中央圖書館，並翻譯愛爾威所著“他們的祖國”這一小冊子。同盟還進一步出版了“前哨”(Vorposten)雜誌，這一雜誌極其熟練地從事反軍國主義的鼓動<sup>①</sup>。關於“對外的軍國主義”這一問題，它為這些曾經多次引起爭論的觀點辯護：只有在社會主義勝利之後，才能消滅戰爭；在這一勝利到來之前，必須採取一些方法去反對這種“按照有產者的命令進行的無產者和無產者的互相殘殺”；在這方面唯一能作的是：“拒絕軍事工作”，亦即罷戰。關於“對內的軍國主義”問題，同盟自然而然地使用“不要開槍”這個口號<sup>②</sup>。不言而喻，對於資本主義制度來說，第二個口號是比第一個口號更令人感到不快的瑞士的情況就是如此；而資產階級所喜愛的馬基雅弗里式的策略仍然是力圖利用“愛國主義”之風來推動其反宣傳之磨，於是就使用“不愛祖國的”、“叛國的”傾向，“在外敵面前解除武裝”這類激人發怒的污蔑手段，竭力進行煽動<sup>③</sup>。

① 該同盟還有一支十分雄壯的用“天鵝汝獲得勝利花冠”這一歌謠辦成的童歌。

② 參看“前哨”，“黨委員會的建議”。

③ 參看1906年1月30日“萊比錫人民報”，“瑞士社會民主黨的分裂”。

1906年2月在阿拉烏举行的党代表大会<sup>①</sup>发生了一次十分有趣的关于反军国主义的辯論。当时显露出，在瑞士也有拥护主張在对抗外敌时实行罢战，特别是拒絕执行军事职务这种思想的人。會議作出如下的重要決議：

1. 瑞士社会民主党和外国的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力求在各个文明民族之間消除一切战争可能性和廢除一切战争工具。它要求通过仲裁解决国际爭端。

2. 只要这种情况在欧洲中部各民族間尚未建立起来，它認為可以容許人民军队的存在，这种人民军队的唯一用途是防御来自外国的进攻。

3. 党抗議在罢工期間使用军队。鉴于去年曾发生这种濫用武力的情况，它要求保証今后不发生同样事件。在未取得这种保証之前，它就向士兵們提出这样的劝告：設若有人下令他們向罢工工人进攻，或对这些工人动用武器，士兵們就不要执行这些命令。社会民主党將竭力減輕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个人或其家庭所帶來的財政負担的后果，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与职工会保持联系。党認為要反对在罢工期間动用军队，最好的保証是在普遍範圍內和在国家中加强党的政治力量。

4. 党要求建立这样一种陆軍制度：以人人普遍有服兵役的义务这一原則为基础，并符合于民主的組織規定，与宪法給公民們規定的在权利上的平等沒有抵触。它要求削減軍費开支，为反对支付不是国防所絕對必需的任何軍費开支而斗争。

根据这一決議，决定建立一个“对抗金庫”。这个決議的第1、2及4項，基本上是和党委员会的建議相适应的<sup>②</sup>。在第3項，

<sup>①</sup> 瑞士社会民主党这次代表大会在即將閉会期时因故改在奥尔頓繼續举行，故亦称奥尔頓党代表大会。——譯者注

<sup>②</sup> 关于决定这个准备提出的建議时在党委员会內进行的斗争，參看1905年12月28日“萊比錫人民報”。

代表大会已将党委员会建議中关于要求拒絕服从以武力干涉罢工的命令的那一节包括在內，党委员会这个建議也是和“前哨”的要求相适应的，并且在主要方面已使之变得更加尖銳和更为现实。

如所周知，格鲁特里社会民主党人<sup>①</sup>大部分对軍国主义采取一种彻底的小资产阶级的錯誤立場，例如他們甚至对投票否决預算案也加以非难！这就无怪乎他們对軍国主义采取一种完全淡然处之的态度，甚至认为这个问题应作为一种不必要的糟粕从党内剔除出去。虽然有人預言在阿拉烏党代表大会上党将发生新的分裂，尽管这次党代表大会采取积极的反軍国主义立場，倒是暂时避免了这种分裂。

应该論及的还有圣依美亚工人团体所属研究小組的出版物，其中就有很有用处的“军队与罢工”这一小册子。青年組織起到一种人所共知的作用，虽然它們只在瑞士的法兰西語地区存在。从1903年起，这些組織中有一些組織在洛桑出版了“社会主义青年”(La Jeunesse Socialiste)杂志，但不久就失去其作为青年杂志的特質。还应提及的是在苏黎世由党员普弗列格(牧师)創立和领导的“青年大学生联合会”。

不言而喻，在瑞士，无政府主义也注意到反軍国主义問題。在日内瓦，該处有无政府主义的日内瓦反軍国主义支队，这个支队作为国际反軍国主义者协会在整个瑞士的一个分支机构而存在，至于协会本身，我們在下文还要論及。从1902年起，在苏黎

<sup>①</sup> 格鲁特里社会民主党人——一般指的是格鲁特里联合会的会员。这个联合会于1888年作为一个手工工人的教育联合会建立的，系瑞士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組織。这个联合会反对阶级斗争，于1893年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其后在瑞士的工人运动中推行机会主义的倾向。1925年，格鲁特里联合会终于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德文本編者注



世出版的无政府主义的“警报”(Weckruf)把反军国主义的鼓动(自然,这是从无政府主义的涵义来说的)看作是自己的主要任务。但不要误以为无政府主义在这里最少会带有一些无产阶级的色彩,或者更确切地说,“警报”的反军国主义论点大部分说来具有了无产阶级的性质。瑞士的反军国主义的成就,特别是在日内瓦和苏黎世大罢工中所表现的成就,我们上文已有论及;这里值得提一下的是有关的司法审判活动。还要补充的是:由无产阶级组成的民兵拒绝对罢工进行干涉的情况是很多的,例如,在拉苏特馮的砌碑工人罢工中,民兵拒绝开去镇压罢工工人。其中有六个人因此受到军法审判,尽管所谓“舆论”给予“同情”,仍然受到苛刻的处罚<sup>①</sup>。

## 奥 地 利

要论述奥地利的专门的反军国主义运动,只能从专门的青年运动产生以后谈起。这些青年运动看来首先是产生于维也纳,时间是在1894年初,当时曾正式成立了青年帮工联合会。这个组织进行活动的矛头是指向民族主义青年团和天主教青年会。不久在别的地方也有仿效成立这种组织的作法,于是从1902年10月15日开始就出版了一个捍卫德意志青年工人利益的机关报:“青年工人”(Der Jugendliche Arbeiter)。这个刊物起初是半月刊,后来改为月刊,改为月刊后发行份数更多。到了1903年复活节以后,就成立了奥地利青年工人全国联合会,把所有地方联合会都包括在内。从1903年4月1日起,“青年工人”就成为这个全国联合会的正式机关刊物,只要浏览一下这个

<sup>①</sup> 参看里奥·托尔斯泰著“瑞士兵与青年人”,柏林-查洛堡1905年版,第15—16页(个人拒绝执行勤务案);又可参看1905年第26期“新时代”周刊(徒刑四个月,拘留候审期间不计算在内,另丧失公民权二年)。

生动活潑的杂志已出刊的那些全年合訂本，就可看出：它是如何善于在青年人中間指导进行反軍国主义的專門斗争。

應該进一步指出的是：1896年就已在維也納出版并受到广泛欢迎的“愉快的士兵生活”这一鼓动性小册子。这个小册子用一种卓越的方式綜述了特別具有奥地利色彩的軍国主义的罪恶，并无情地揭发軍国主义，使之原形毕露。类似的还有由同一个出版社出版的“光线”这本論文集，特别是“給新的大炮两个亿？誰同意的？誰来繳納？”和“杀人如麻的奥地利軍国主义”这些小册子。属于这方面的作品还有以“打倒軍国主义与二元論”这个标题出版的达辛斯基于1903年9月25日在国会发表的演說詞。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捷克人的反軍国主义。青年运动在这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从1900年5月1日起出版了“青年文集”(Sbornik Mládeže)这一青年杂志。捷克的青年組織公开宣言，进行反軍国主义的鼓动是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不錯，1900年在布特怀斯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曾拒絕批准建立青年工人的專門組織。但这一决定本身只是为了反对在党之外另有組織，以便引导这些青年組織使之和党的总运动汇合，有计划地将青年們組織起来一事得到了重大进展。在很多地方建立了鼓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負担在青年工人中間进行鼓动的任务。“青年文集”从1901年3月15日起，每月出版一次，从1905年1月1日起改为半月刊。1902年在布拉格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曾再一次表示支持在青年当中进行專門的鼓动，并同意了在党内有青年組織。

1903年建立了工人体育协会联合会，这也是專門处理和青年工人有关問題的組織。1904年12月在布拉格成立了經常性的鼓动委员会，不久在其他城市也建立了同样的委员会。

4月29日在布拉格召集了捷克社会民主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的有22个青年委员会的127名代表。举行了多次秘密和公开的鼓动集会。“青年文集”辟有专栏处理军国主义问题，这一专栏常常成为该杂志被没收的借口<sup>①</sup>。在布拉格成立了工人学院，参加的人很多。和军国主义发生的民族冲突(语言问题和对个别士兵的暴行)促进了反军国主义的倾向。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南拉瓦事件：有一个士兵拒绝携带武器，因此受到惩罚。新入伍的士兵穿着丧服，奏着放置于红色车辆上的哀丧乐器，列队走过城市，这已是常见的现象。

最近期间在进行有关选举权的斗争时所发生的事件表明，军队已不是统治阶级和反动派的完全可靠的支柱。

## 匈 牙 利

在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职工会是合一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党仅以职工会的形式存在。青年运动在这里开始于1894年，当时在布达佩斯是以学徒工组织的自由支部的形式进行的，支部是在成年人的领导下，起初以进行教育为目的。但这一运动到1897年因社会主义者的猎犬班菲这个“资产阶级的教主”的可怕的迫害而消失了。1899年，班菲垮台之后，工人联合会设立了青年工人支部，也主要是在青年工人中间进行教育工作。但它们在1901—1902年冬遭到警察和法庭的残酷迫害。青年工人分散在总的工人教育联合会和职工会联合会中。

1904年的经济大繁荣——在这期间工人們的职工会组织的数目增加了四倍(会员人数从10,000人增加到52,410人)——再一次把青年运动推向高潮。这个至今仍在持续高涨的运动有其

<sup>①</sup> 参看“青年近卫军”，曼海姆出版，1906年6月1日。

社会的和政治的特点。它的外部形式是教育联合会或自由組織(在省区之内)或体育协会(在个别地区,例如在普拉斯堡)。尽管有各种阴谋詭計、暴行、襲击、拘捕和沒收财产,这些組織仍不断发展,并在成年工人的贊助之下,出版了“青年工人报”(Az Ifjú Munkás),該报給这个在各方面都受党所督促推动的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时每一版刊行約1,500份。1906年4月成立了“青年工人联盟”,这个組織現时(1906年12月)仍然徒劳无益地等候着政府方面的正式承认。这些組織公开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場上。它們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專門的反軍国主义宣傳,或者是否进行这种宣傳,可惜我們还不能加以确定。

## 荷 兰

在这里,迄今——如果不考虑1903年1月对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鎮压——軍国主义仍未显得十分猖獗。1900年建立、1903年暂时中止存在、而在1906年又重新組織起来的荷兰青年工人联盟 De Zaaier, Bond voor Jonge Arbeiders en Arbeidsters in Nederland<sup>①</sup>把反軍国主义的鼓动工作放在第二位。

但該联盟的“播种者”(De Zaaier)<sup>②</sup>杂志(由罗兰·荷斯特出色地担任編輯,从1906年开始出版)常常把对軍国主义的斗争置于重要的地位。

1902—1903年冬天,这个荷兰的紅冬季<sup>③</sup>，“播种者”召开了多次反軍国主义的集会，特别是在罗兰·荷斯特同志的安排下

① 播种者,荷兰青年男女工人联盟。

② 此外,党的理事会由于外部原因曾經給予支援。在此以前該联盟曾长期以比利时-法蘭德語的“播种者”作为正式机关报。

③ 指的是1903年1月,荷兰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得到了阿姆斯特丹碼頭工人的响应。虽然荷兰工人强烈反抗(这种反抗以发动总罢工达到頂点),铁路工人却因通过一项法律被剥夺了罢工权利。——德文本編者注

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集会。1906年4月8日在烏特里赫特举行的联盟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決議。決議強調指出軍国主义的階級特性，并認為联盟有义务，通过举行集会、系統講演会、特别是在征募军队的时日里还可以通过傳单和公告，向青年工人闡明这种特性。決議認為通过这种宣傳，有可能在行动上和社会民主党繼續保持一致。“播种者”在每年10月借招募军队的机会举行反对軍国主义的集会。1906年10月初“播种者”在阿姆斯特丹举行集会，在曼德尔发表了他的演說之后，就竭力和无政府主义的反軍国主义划分了严格的界限。

党的代表大会，和职工会的代表大会一样，也曾对軍国主义問題进行了詳細的研究，并特別提出了在士兵中間进行宣傳的任务<sup>①</sup>。

在荷兰很早就存在“青年联盟”(Socialistische Jongelieden Bond)，出版(或者至少曾經出版过)由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威恩克担任編輯的“青年工人”(De Jonge Werker)杂志。它处于在无政府主义的決定性影响之下，但并不公开承認自己是属于无政府主义的。这个联盟的成員为数甚少，看来并且經常发生內部的組織危机。自然，在荷兰也存在无政府主义的反軍国主义，它在尼万希尔斯本人身上找到了最鮮明的表現。

更之，这里还存在“士兵和退伍軍人联合会”(Bond van Miliciens en Oud-Miliciens)，該会从1903年起出版“士兵”(De Milicien)月刊，由社会党議員贊·萊恩担任編輯。該会是一个政治上中立的职工会性質的組織，以向軍事領域內的弊端进行斗争作为自己的綱領<sup>②</sup>。它的另一个对偶性組織是水兵职工会

① 例如1903年的安賽特党代表大会及同年5月召开的职工会代表大会。

② 參看1904年第8期“士兵”月刊所載的一篇綱領性論文。“第三次复習”是主要斗争目标之一。

联合会，該会的机关报“錨”（Het Anker）系由迈耶同志担任編輯，在海尔特出版。这个杂志在改善海軍士兵的境况上取得不少成績，并且不止一次地組織罢工运动。有时它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严厉压制——它的领导人被处罰，禁止在船上出售“錨”杂志。議院也經常研究它。

## 瑞 典

在瑞典，社会民主青年运动开始于九十年代中期。一些社会主义青年俱乐部合并为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联盟出版的杂志名为“火焰”（Brand），盟址設于兰斯克朗），但这个联盟遭到党的不友好的对待，逐渐走上了无政府主义的道路，这从它对待国防問題和对外軍国主义所采取的立場中特别显露出来。为了和它对抗，1903年在馬尔墨成立了社会民主主义青年联盟这一卓越組織。联盟从1906年1月1日起出版“前进”（Fram）月刊，内容充实丰富，每份定价仅10奥拉。但是它也几乎得不到党内的任何支援。在1903至1906年間，这个联盟从拥有7个俱乐部約450个成員发展到500至400个俱乐部，14,000至15,000成員。到了1906年底，拥有25,000个盟員；并建立了許多地方組織。“前进”出版35,000至40,000份。社会主义联盟有盟員約10,000人，“火焰”（篇幅和内容都比“前进”少得多）每次刊行10,000至12,000份。

两个联盟按照自己的盟章都把进行反軍国主义宣傳作为自己的任务；这种宣傳工作专门通过出版物来进行。社会民主主义联盟通过馬尔墨的社会民主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很多鼓动性的著作，其中包括有茲·海格隆著“放下武器！”和卡特·达斯特降著“社会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据“前进”月刊称，从1906年3月起进行反对軍費开支的斗争目的是把那些浪费无益的金錢

抽回来更多地使用于“小型农场企业、人民教育事业和劳动保险”(1)。当瑞(瑞典)挪(挪威)合并发生危机期间,社会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在其1905年于斯德哥尔摩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以卓越的方式讨论到军事问题时<sup>①</sup>,曾发出了“放下武器”这个著名的口号。这个口号要求无产阶级在与挪威人发生战争时拒绝执行军事勤务。兹·海格隆同志曾因这个口号被判徒刑9个月。

以“半社会主义者”斯塔夫为首的自由主义内阁,完全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密尔朗内阁或新近的克里蒙苏-布里安-维维安尼内阁一模一样,对这个口号有非常迅速的反映,这足以说明他们承认了这个运动的意义。1906年5月,声名狼藉的“口罩”法令或“无政府主义者法令”生效,关于这个法令,我们在另一处还要提及。其后不久又作出了若干严厉的判决:1906年9月27日诺尔克平城市法院判处苏恩斯特朗一年徒刑(苦工监),因为他编写了一些向新入伍的青年士兵呼吁的内容审慎的传单。这个判决在两天之后引起了——同时士兵也举行了反军国主义示威——在诺尔克平的抗议大示威游行,游行被警察的暴力驱散。但事情却产生了极有趣的效果,正好证明了这句谜语的真确:“上帝夺去谁的职位,他往往返还这个人的理智”。斯塔夫总理阁很快就如落叶般的垮下来了,“垮得真快”。不满之声像冬天里的寒风那样使他清醒过来;他企图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以自己的律师的辩才去扑灭那种他作为总理时所竭力煽起的阶级审判迫害的火焰。1906年12月,他在燕克市高等法院的上诉案中担任替苏恩斯特朗同志辩护,竭力证明该法令完全不能这样运用。实际上徒刑减轻为六个月。1906年夏天随之而来的是对奥尔逊同志的判罪,为了“告斯马兰特青年工人书”这本

① 参看1905年5月在马尔堡出版的关于1903年3月至1905年5月期间该联盟的活动始末报告书。

反军国主义小册子被燕克市法院判处六个月监禁。9月底，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在海尔辛堡和倍尤夫，借正规军人解散为后备军的机会，举行了反军国主义示威游行，警察以亮堂堂的武器对付这次示威。10月底有许多参加9月29日海尔辛堡示威游行的人被当地市法院判处为期十三个月至三年的徒刑。的确这是一个前程远大的开始！但这仅能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内容和效果上给予瑞典的反军国主义宣传以影响。

1906年10月14日，两个联盟举行了令人感到兴趣的关于两个组织如何互相结合的谈判，其中特别谈到反军国主义问题<sup>①</sup>。

## 挪 威

在挪威，地方性的青年组织已存在多年，例如在克里斯恩尼亚，特拉曼，拉尔威克和托隆特詹姆。克里斯恩尼亚的社会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于1901年6月开始出版反军国主义的有影响力的“梯文世纪”(Det Tyvende Aarhundrede)月刊，这个刊物后来改为季刊<sup>②</sup>。

挪威社会民主主义青年联盟(Norges Socialdemokratiske Ungdomsforbund)，盟址设于克里斯恩尼亚，系于1903年6月在特拉曼代表大会上产生的。它约有2,000个盟员，其中有很多是女性。它出版一个由舒尔保特担任编辑的“青年社会主义者”(Jung-Socialist)月刊。它促进一般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教育的发展，并特别以向军国主义进行斗争作为自己的目的。它

① 参看“会议报告书”(Redogörelse för förhandlingarna)等，1906年兰斯克朗那出版。

② 现任编辑为雅各·威尼；目前似又按月出刊。参看1906年8月份的“前进”月刊。



对军国主义所采取的立场，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于1905年在圣灵降临时举行的联盟代表大会上曾否决了采用一切形式进行反军国主义斗争这一建议。

关于联盟的反军国主义鼓动工作，在这方面可以提一下挪威少尉米哈依·普德和特所著“军国主义”这一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在警备部队中广泛流传。此外还应报道的是新近发生的下面这个事件：

1906年10月10日，在克里斯尼亚举行了一个由社会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所召开的反军国主义集会。在集会的准备进程中，所有兵营都遍布写着这几个字的招贴：“全体上尉军官和普通军事人员立即动员起来”。尽管军事当局加以禁止，参加会的人还是很多。在会上致词的具有显著特征的知名人士除了苏恩斯特朗以外，还有普德和特少尉（“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他当时已提出辞职，同时还有该报的另一个编辑爱尔纳·李，他曾拒绝入伍，并因此受到刑事起诉。

## 丹 麦

在丹麦，反军国主义宣传工作主要也是由青年组织来担任。青年组织在这个国家里是作为反动的青年联合会，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对立面而发展起来的，后者拥有更多的会员。这些组织当中有一些首先产生于1893或1894年，地点在朱特兰特，但只是到了九十年代末它才开始具有一定的作用。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期间，在朱特兰特的一些小地方，发展起很多社会民主主义青年进步组织，它们彼此互相支持、紧密联系。

1900年在哥本哈根成立了一个青年联盟。1904年春，各地的地方组织在哥本哈根联合组成丹麦社会主义青年联盟（Socialistisk Ungdomsförbund i Danmark）。联盟出版“新时代”

(Ny Tid)月刊。起初它是作为整个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瑞典和挪威的组织保持联系。它在创立时包括有19个地方小组，把全国分为三个鼓动地区进行工作，并对反军国主义宣传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它们的呼吁书是在瑞典刊印的，因为在丹麦找不到印刷的地方，其中有15个呼吁书曾先后被没收，但不久又发还。由于军国主义者方面想组织起军国主义青年的联盟，于是在1906年4月展开了广泛的反军国主义鼓动。除了举行反军国主义集会以外，在全国广泛发行“新时代”50,000份，特别是在请假返家的士兵中进行散发，这就自然不会遭到没收和扣留。

社会主义联盟在这里逐渐走上了无政府主义的道路，而且比瑞典的同类组织表现得更为显著。1905年4月20日至21日期间举行的代表大会，出席的有7个俱乐部代表着约500个会员，他们采取了尖锐地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但这种立场和个别俱乐部的情绪是并不适应的，这种情绪成为在哥本哈根建立一个社会民主主义青年俱乐部的推动力量。这个俱乐部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培养和教育青年工人，并向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它与党建立了组织上的联系。1906年复活节时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要求在全国建立同样的组织，并表示将给予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sup>①</sup>。

## 美 国

关于美利坚合众国可以提供如下的情况：

在建立于1874年的北美社会民主党的党纲中，并没有特别提及军国主义的地方，当时军国主义在美国仍不易觉察出来。1879年，在上文提过的那次罢工被镇压之后，芝加哥和辛辛纳提

<sup>①</sup> 1906年4月号和6月号的“前进”月刊。

的社会主义者在巴枯宁思想的影响下成立了一些军事式工人联盟，称为“教育与防卫联盟”，它在党内遭到了激烈的反对。

在对待军队和民兵采取什么策略这个问题上，后来发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工会特别致力于与一切常备军和民兵队伍的成员保持很远的距离，因为这些军事组织经常参与破坏罢工。采取另一种见解的人却认为，通过和武装人员的密切接触，可以减少来自军人方面的危险<sup>①</sup>。

北美洲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认为，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教权主义一样，是工人运动的一种从属任务。它不仅把军国主义看成是不值得重视的问题，而且认为是一种次要的问题，因此力图防止党变为一种单纯的反军国主义组织。

李氏指出，迄今以前，即在1905年以前，在美国向士兵和民兵很少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党应该开始进行这种鼓动。

在1904年社会党的芝加哥纲领中包括有一种具有显著特征的要求，即最低纲领中的第5项要求：“防止利用军队去对付罢工工人”，同时还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重大意义<sup>②</sup>。

## 西班牙

关于西班牙，这里可论述的情况也不多。看来在这个国家的青年组织和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工作中，都同样普遍存在着紊乱，分裂，迷惘以及——无政府主义，这和党内相互关系上的紊乱情况是相称的。但此外也有一个被社会民主党承认的青年组织，这就是“社会主义青年民族联盟”（Federación Nacional

① 李氏著文，“社会主义生活”第18期，第80页。

② 在本书另一处将要涉及的1904年于索罗尔召开的荷兰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曾收到纽约的来函，同样也从加拿大的全国职工会及工人代表大会那里得到同情的致意。参看“觉醒报”(Ontwaking)年会订本第4册，1904年12月。

de Luventudes Socialistas), 其中央委员会設于工业城市比尔巴奥。按照其 1906 年公布的盟章, 这个組織把自己的宗旨規定为: 以社会主义的原則教育青年, 并使經過这样教育的青年为党的利益服务。

## 芬 兰

1906 年春天, 在赫尔星法斯成立了青年工人俱乐部, 作为瑞典工人联盟在該地的一个支部, 当时加入的有 40 人。1906 年 3 月 10 日, 这个俱乐部(會員已增至 70 人)討論由“前进”月刊提出的关于与瑞典王国青年联盟合并的建議。这个建議虽然得到广泛的同情, 但由于策略上的理由暂时被否決了<sup>①</sup>。俱乐部出版以“同志”(Kamrot) 为标题的鼓动性作品。它宣傳要在国内建立更多的俱乐部和成立包括所有芬兰組織在內的联盟。1906 年 12 月 9 日, 在坦墨尔福斯举行了芬兰青年工人組織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作出決議: 芬兰民族青年工人联盟合并于工人党之内, 同时在盟章中規定“向一切形式的軍国主义进行斗争”。

## 俄 国

俄国是一个專門的題目, 这里我們不能深入研究这个国家的情况。一些概括性評論在上文已經提过了。只須再次論及这一点: 軍官們对待俄国革命的立場完全不同于他們对待工人运动的立場, 因此, 普列汉諾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的第 7 期<sup>②</sup>

① 參看 1906 年 4 月号及 5 月号的“前进”月刊。

② 在格·瓦·普列汉諾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 7 期里刊载了沙皇軍队軍官的一封信, 这封信抱怨軍队中的反軍国主义鼓动工作仅在士兵中間进行而置軍官們于不顧, 抱怨把所有軍官們都看成是爪牙。普列汉諾夫答复該信的作者时号召軍官公民們参加討論一切有关在軍队中进行宣傳的問題, 并认为较好的一部分軍官可能参加一般的革命斗争。但普列汉諾夫沒有只字提及軍官中的阶级成份, 为此, 弗·伊·列宁曾对他作了尖锐的批判(見“列宁全集”中譯本第 12 卷第 402—404 頁)。——俄譯本注

上对在軍官中間是否可以進行鼓動這一問題上所採取的肯定的看法，其本身是首尾一貫的。反軍國主義運動在俄國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它成為大革命的無窮整體的一環。

### 反軍國主義的國際組織

在1902年有人發起（看來首先是出自法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召開一個以建立國際反軍國主義聯盟為目的的國際反軍國主義者代表大會。動機首先是力圖援助那些受無政府主義宣傳影響並且為數相當巨大的逃避兵役者，他們越出國境，在國外建立基礎鞏固的組織。在主張召開這種代表大會的人當中，大多數是屬於上文所提及的保衛士兵國際同盟的盟員，而這個同盟本身就是力圖以一種狹隘的綱領為基礎建立一個反軍國主義國際組織的徒勞無益的嘗試。這種想法據說在英國及一些其他國家中得到贊同。一個委員會成立了，一切看來都是在尼方希爾斯的領導下進行的<sup>①</sup>。代表大會是在一個如此“涵義豐富”的口號下召集的：“不給軍國主義以一個人和一分錢”<sup>②</sup>。

為原定於1903年3月或4月在倫敦召開的代表大會而進行的宣傳，並沒有取得多大效果，雖然委員會曾試圖招引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但這自然是徒勞無益的）以及例如比利時的“青年近衛軍”<sup>③</sup>，和站在宗教和人道主義立場上的一切可能的反軍國

① 參看1903年1月24日的“社會主義自由人”(De Vrije Socialist)。

② 參看1904年8月份“覺醒報”第185頁。

③ 尼方希爾斯曾向彼等保證，在同盟中仍有社會民主主義組織的地位，只要它們反對軍國主義的鬥爭不論遇到任何情形都毫不畏縮，並承認上面所說的那個口號。1903年的青年近衛軍代表大會沒有經過審議就一致決定拒絕參加，因為它認為這些綱領基礎不夠明確和鞏固，同時認為任何在社會主義國際之外的反軍國主義國際組織都是不必要的，而且會引起思想上的混亂。

主义者参加这个大会。这个代表大会原拟于1903年9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其后又不得不无限期地推延下去。当时为了召集这个大会而进行鼓动，在巴黎曾出版一个专门性的机关刊物“人民之敌”(L'Ennemi du Peuple)<sup>①</sup>，其第一期于1903年出刊，这个刊物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山維濃按照最激烈的斯迪尼亚利安派的思想进行编辑的。最后，代表大会终于在1904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顺利召开，而且由于尼万希尔斯的辛勤工作，有相当大量的人参加。然而代表大会呈现为一个极其光怪陆离的大杂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荷兰、法国、比利时、波希米亚（一小部分矿工的代）的各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者，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职工会的一些代表，荷兰的托尔斯泰主义者，福音教派的牧师薩迈洪恩以及其他来自荷兰其他各种各式宗教上的和人道主义的反军国主义者代表，最后还有一些英国的工团主义者<sup>②</sup>。

在代表大会上只有经过一番努力才防止这次会议成为一个成立无政府主义同盟的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自然，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拒绝这样作的<sup>③</sup>。代表大会的进程证明了参加大会的各种各式的分子不能结合起来作出一种统一的行动。

除了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以外，其余的代表都通过表决作出以下一些决议：

(1) 根据荷兰代表团提议作出的决议：特别考虑到军国主

① 该刊名称是引自基卜生的别名“人民之敌”。

② 按照1904年8月号“觉悟报”第186页的说法，有来自都兰及诺顿伯兰特，代表着116,000名矿工的代！据同一资料，上文提到的那个西班牙职工会代表系受西班牙职工会联盟的委托，并代表着“最低限度100,000个工人”！！

③ 他们反对任何一种决议，同时自然也不会遵守大会的决议，也不参加表决。

又对罢工的干涉，指出职工会組織有责任向軍国主义进行原則斗争，和士兵們进行友好的联系，尤其是要和那些应召入伍的职工会會員保持經常的接触；

(2) 基洛(法国)決議：建議职工会成立青年組織，目的是进行反軍国主义宣傳；

(3) 瓦里齐加(波希米亚)決議：建議“全世界”的职工会采取法国职工会所用的战略<sup>①</sup>；

(4) 荷兰的決議：宣布总罢工是防止战争的一种手段。

(5) 另一个荷兰的決議：建議用反軍国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們，特别通过对母亲們的影响去进行；最后是：

(6) 关于个别地拒絕执行軍事任务的法国決議。

这样看来，作出的決議并不算少。此外，还作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宣言，其唯心主义和模糊不清的性质曾遭受尼万希尔斯本人的值得贊許的尖銳的批評<sup>②</sup>。

毕竟还是成立了一个国际反軍国主义者协会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Antimilitariste)，而且发出了这样一个卓越的口号：“不給軍隊以一个人和一分錢”。尼万希尔斯被选为書記，同时还决定于 1905 年在牛津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牛津會議終究未能召开，定于 1906 年 6 月在日内瓦举行同一會議的企图也同样沒有成功<sup>③</sup>。

在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議事日程上，就中第二項提出如下的問題：

(一) 为了防止战争，我們应做些甚么？

(二) 如果战争爆发，我們应做些甚么？

① 这一決議的执行有賴于牛津代表大会的督促实现。

② 参看前引“覺醒报”，第 196 及 197 頁。

③ 参看苏黎世出版的 1906 年 3 月份“警报”上所載的公告。

(三)在发生战争时，如果一国的工人拒绝拿起武器，而当他们敌国的兄弟对他们的国家实行武装入侵时，反军国主义者应做些什么？

(四)中立国家的工人在战争当中的立场。

国际裁军问题和爱尔威主义问题也在这里按照它们的实际意义用一种值得想望的明确性提了出来。

第三项载明：通过反军国主义、局部罢工和社会总罢工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在爱尔威的影响下，于1904年在索罗尔召开了一个荷兰全国反军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尼万希尔斯在会上对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情况作了一个最乐观的报告，就中还通知大会说，除了马赛的“人民之敌”以外，还创立“反军国主义者行动报”(L'Action Antimilitaristes)这一报纸。代表大会还决定成立荷兰全国反军国主义者协会，作为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法国，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发展得十分迅速。1905年7月艾典尼举行了一个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的报告，有“很多小组”参加协会的工作，成立一个全国委员会并决议出版一个全国性的机关报，这个机关刊物名为“L'A. I. A.”(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的头几个字母)，系协会的定期公报，从1906年10月1日起按月在巴黎出刊。大会还进一步决定在发生战争时实行：后备队罢工，士兵拒绝执行军事职务，和实行起义；在总罢工时给予斗争中的工人组织以有力的支援。逃避兵役并不包括在协会所主张的行动之内，至于对逃避兵役负担物质责任一点，除了特殊情况之外，也将被拒绝。

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决议：不固定接受任何党派的“学说”——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而要保持各党派之间的独立



的革命特質；但在協會作出相應的決議的情況下，就承擔起義的任務，同時——這裡露出無政府主義的馬腳——拒絕參加選舉。巴黎的全國委員會除了那份定期公報之外還在巴黎出版國際反軍國主義者協會的各種出版物<sup>①</sup>，其中包括有1906年出版的“關於國際反軍國主義者協會的目的，方法和活動”這一小冊子<sup>②</sup>。在1905年12月1日遭到巴黎的陪審員們極其苛刻地處罰的“致入伍新兵書”這一著名傳單，就是以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們的署名發表的。根據公報來推斷，有很大一個數目的地方小組（支部）由於財政狀況惡劣，小組的成員並不多。上面提過的關於協會的目的、方法和活動的那本小冊子曾對該會的特點作了這樣簡單的描述：“它是一個戰鬥的組織；它要求自己的會員在一定情況下準備採取直接的、暴力的和起義性的行動。它的活動所唯一關心的事情和唯一的目标就是：培植實行起義去反對軍國主義的意志和力量，這是一種只要有可能就把軍國主義消滅掉的力量”。由此看來，不管怎樣這裡仍有無政府主義和蓄動冒險起義思想。在關於對這個協會的“指責”的一次獨特的討論中，也表示它本身是一個組織。<sup>③</sup>

在瑞士也有若干“國際反軍國主義者協會”的支部。

1900年在巴黎舉行國際代表大會的會議上，以及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開社會主義青年國際會議時，它們每一次都委託比利時的青年近衛軍組織負責建立一個國際聯盟，但迄今仍未有成效。

青年組織的國際聯盟雖然經過一再努力，迄今還未建立起來。但看來這種想法的實現為期已不遠。

① 其中有：與沙皇制度進行鬥爭的報紙“大衛”報，向母親們散發的傳單“論軍人的榮譽”，梅力著的小冊子“致入伍軍人的一封信”及喬治·維托著“牛奶的牛”、“致聖西亞軍官學校學生書”。

② “L'A. I. A., son But, ses Moyens, son Action”。

③ “國際反軍國主義者協會公報”，第15—16頁。

### 第三章 反軍国主义的危險

反动势力和資本主义在軍国主义这一問題上是特別敏感的；它們充分認識到：自己之得以保有那种最最重要的凌駕乎民主主义和工人階級之上的統治地位，有賴于軍国主义的保护，它們采取严密的陣势去对抗两种形式的反軍国主义——一是針對反对对内軍国主义的反軍国主义，一是針對反对对外軍国主义的反軍国主义。自从反軍国主义对反对无产階級的势力來說已成为一种严重危險的时候起，那种由于流行的革命言辞的一时影响，从司法审判方面曾显示出犹疑不决而且往往寬厚地处理問題的黃金时代，就在比利时甚至在法国，都已一去不复返了。

关于德国，可以回忆一下前陸軍部长馮·格斯勒于1894年1月（公布于1897年8月6日的“帝国法令汇编”）頒布的“口罩”法令，即愚民法令；这个法令不仅禁止下級軍官和兵士（沒有提及上級軍官們，因为根据他們的社會出身和境况，这些人毕竟是可靠的）从事任何一种显然出自革命思想或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活动，不仅禁止他們持有或散发革命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作品，甚至还为了消除一切圍繞这一思想方向的活动和令人不能容忍的企图，規定未經上級預先批准，不得参加任何联盟、會議、庆祝仪式和儲金会。此外，还命令凡在現役軍中服役任职的人員如在兵营或其他办公室内发现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作品时，应立即向指揮員告发。这一点特別能够显示出軍国主义为了

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何等肆无忌惮，而它对自己的“同胞”的自尊心和荣誉感又是何等的蔑视。这样德国军国主义就肆意地为自己设立了一种专门的刑法上的保护物，以防止社会民主主义的或一般反军国主义的毒素渗入现役军队，哪怕它本身是合法的，并且与煽动人们拒绝服从命令等完全无涉。这个防范方法甚至比瑞典的“口罩”法令还要优越。从各方面来说，告密是最卑鄙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成为一种在职守上必须服从的命令。不去告密的人就认为是不执行当局命令而被投入监狱！

为了尽量扩大这个法令的范围，在这公告中还明确规定：这个禁令和指示也适用于一切参加演习和征召集训的人。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事情是作得过火了。因为执行这些命令并加以检查，简直是不可能的，例如对于被征召去参加演习或者甚至征召集训的人来说，不可能通过演习或集训的期间切断他们与工会或其他所谓革命组织的联系；也不可能在这些期间里使他们停止订阅工人报纸（这是技术上完全办不到的事情），或者在这一期间里，将一些被禁的革命书刊从他们的住所中扔出去，或者使他们不去阅读这些书刊。此外，本书作者知道，1905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波茨坦的军事法庭判决一个工人长期被剥夺自由，罪名是他在征召集训的那一天晚上，参加自己职工会的会议。反之，1904年在波茨坦刑事法庭向一个工人提出诉讼却是失败的，这个工人将社会民主党报纸寄给他相识的一个下级军官，而报纸之内又载有一些关于下级军官恶劣情况的报道，但结果被告宣告无罪。

格斯勒法令运用于现役军人时是何等严酷，可以从下面这种情况中得到证明：当士兵在执行勤务的问讯中，或者甚至在法庭审讯中作证宣誓时，确认自己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信仰，而且郑重声明直至参军以前还保留（在“平民”时期）这种信仰，

軍事法庭就會判決有罪——這種作法顯然是完全違法和極不道德的。

在這裡須憶及哥特克上校事件，這是一個從多方面來看都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哥特克上校係一退職軍官，他被剝奪穿著軍服的權利，只因他在討論塞爾維亞國王被弑這一問題時曾發表過這樣的意見：對於一個軍官來說，在一定情況之下，他對祖國所承擔的義務高出于他對國君所承擔的義務。

1906年夏天，哥尼斯堡的學徒工和青年工人聯盟遭受到刑事起訴和警察的干涉；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一個事件是：1906年10月初在報上發表的普魯士陸軍部長一項關於確定社會民主黨的反軍國主義宣傳的性質、方式及範圍的秘密命令。的確，這一命令同時也反映出我國統治階級的惶恐和喪盡天良。此外，還有馮·埃赫賀恩將軍的反社會民主黨人的訓令，也同樣是屬於這一性質的。

自然，這種對反軍國主義的敏感性，其本身也和資本主義與軍國主義一樣，帶有國際性質；而對於反軍國主義活動的反動，正如在其他地方業已指出的，從各方面來說都是粗暴的和殘酷的。

1906年5月斯塔夫這個“半社會主義者”在瑞典實施的對反軍國主義鼓動的“口罩”法令對此提供了更詳細的說明，該法令在第一議院未經任何辯論、而在第二議院却經過激烈辯論之後，終於以壓倒多數被通過。這個法令，我們必須把它看作是原則上屬於壓制反軍國主義者的未來的“法律”形式。這一法令特別加重了對於違反公共秩序的若干犯罪行為的處罰，例如在口頭上和寫作上進行煽動可以成為被判有罪的行为，該法令上將最高的刑罰從兩年徒刑提高到四年苦工監！這個法令還進一步規定，凡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贊美”犯罪行為和誘惑人們不服

从法律或不服从司法当局，就应判罪；对于公然以破坏士兵责任心和服从心为其目的的作品，授予军事高级人员以没收并把它转交特定官署的权力。最后，这个法令还授权军队的指挥当局，对于任何假定在那里将会发表一些危害纪律的言论的集会，可以禁止士兵参加。关于这一法令的效果，我们在上文已有论述。

莫斯勒<sup>①</sup>说得对，反动势力到处宣称兵营是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可损害的，他们处处把反军国主义看成是大逆不道。当莫斯勒谈到法国时他曾说过：对反军国主义的最疯狂的攻击系来自崇拜金钱的神庙，来自交易所，来自国际资本的行列，这些国际资本伪善地唱着保卫“祖国”利益的高调，他的这种说法对于德国来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只有在这一点上稍有不同：我国的情况是由于它所特有的君主政体—官僚政治—农业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种产生出来的。

有一个极有兴味的证据足以说明对反军国主义的敏感性，同时也能说明军国主义的反对国内敌人的职能比反对国外敌人的职能具有更大的活动范围，两相比较起来，前者处于更优先的地位，这个证据就是德皇于1906年对法国新闻记者加斯东·莫尼艾所发表的声明（他早在1895年1月26日和1901年3月22日的演说中就曾号召过向社会主义者在青年教育方面所作的努力进行斗争）。德皇在这个声明中曾把反军国主义描述为一种“国际上的灾难”，这还是特别指法国的反军国主义来说的，而这一反军国主义据说当时还是意图削弱法国军队——我们的“世仇”——的活动能力和战斗能力！稍嫌不足的是还没有建立一个“反对反军国主义者”的国际同盟。

<sup>①</sup> 参看“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此外毛奇于1869年3月19日曾在德国国会中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我们在德国有一支顺从的军队我们就应该感到高兴。试问一下其他国家，军队在那里不是镇压革命的堡垒，反之，革命却是起源于军队。我向诸位郑重建议，切勿让我们中间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 第四章 反軍国主义的策略<sup>①</sup>

反軍国主义单独就其本身來說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东西，正如軍国主义不是什么资产阶级-資本主义特有的东西。只須从过去历史中回忆一下，例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和1812年9月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士兵教义問答派人物艾恩尼斯·摩里茨·安特士就够了，后者曾公开号召士兵实行起义，去反对那些背叛祖国的王侯。最近，俄国革命对此也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証。不过在这里我們只談資本主义国家中的反軍国主义。

### 1. 反对对外軍国主义的策略

反軍国主义的最終目的是消除軍国主义，也就是說，取消以任何形式存在的軍隊，从而也必然使得軍国主义的一切其他具有特征性的現象一并消失，这些現象原不过是由于军队的存在而隨之出現的后果。大衣掉了，公爵也一定退出舞台。

无产阶级也只有在国际形势出現了这样一种情况时，即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使用军队的必要性已不存在，而且无产

<sup>①</sup> 关于这个问题，參看“社会主义生活”第I卷第15—18期的調查报告，1905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及1905年9月17日的“前进报”。又參看国际代表大会的議事录。

階級的利益和民族利益已沒有矛盾時，才能實現這個目的。

從邏輯上推斷，對於資本主義制度來說，由於消除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或按平均比例實行國際裁軍，軍隊存在的必要性也是能夠消除的。

消除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首先意味着廢除擴張政策，這種政策（正如其他地方已經論述過的）的自然完成將有一天會把整個地球置於列強的託管之下；這也就是說，最後終於會要建立起一個全世界的國家聯盟。

但這件事情暫時仍是一種浪漫主義的幻想；從各種可能情況看來，在無產階級實現其最終目的並以自己的國際政策代替資本主義的國際政策以前，國際政治局面是達不到它的這種“穩定狀態”的。

說到國際裁軍，事情就更不妙。國際裁軍不僅意味着所有軍國主義國家放棄軍備競賽，從而也就是放棄獲得勝利機會，而這種機會正是這個或那個已經成為最強大的國家以及對於實現這種裁軍具有最大影響力的國家所已經獲得或者相信自己可以獲得的（因此出現了關於按一定分配比例裁減特定軍隊的折衷建議！）；此外，這還不多不少地正是意味着要放棄那種迫使統治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為之不惜訴諸武力的國際利益，也就是說，放棄那種資本主義制度認為是最重要的、甚至對它來說是生死攸關的利益，特別是放棄擴張政策。在國際政治沒有達到那種自然穩定狀態之前，誰要是相信所有這一切可以在資本主義統治之下見諸實現，這就是真正的盲從和輕信。的確，無產階級在國際政治方面實行反對資本主義的國際政策和促進全世界各國的友好關係，這種影響甚至在落後國家中也日益擴大，因而可能有助於減少戰爭的危險，和促進世界和平。但無產階級影響的增強也增大了波拿巴主義那一類陰謀詭計的危險，因

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总起来说是否会减少一些还是一个疑问，更不要说消除这种可能性了。

要求按平均比例实行国际裁军的倾向，如果它的结果可以使得现有的军队事实上失去战斗力或者最低限度削弱战斗力的话，也可以称得上是反军国主义。爱尔威要求（这是他的思想的核心）不惜任何代价致力于这种削弱。关于这种计划是否可以实现，有很多不无根据的反对意见，其中最认真的一种意见是（但这并不是针对将裁军与革命结合起来这一建议而发的）：一种彻底的在国际范围内实行的全面普遍裁军是做不到的——甚至最先进的国家在罢工中仍几乎经常不断地有许多破坏罢工者！——正是那些文明大国按照比例被削弱得最厉害，因而会变成文化较低国家的实获我心的战利品。

然而，也只有假定无产阶级不论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情况之下都与人民的防卫能力没有利害关系，爱尔威的思想才是在原则上可以接受的。围绕这一思想合乎逻辑地引起一个重要的争论，在争论中考茨基的“现实政治”的观点（它不满足于仅仅表面地和误解地把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区别开来）比较那个浮夸的和不懂实际情况的云纳联盟的反军国主义来说，无疑还应该说是较好的。在社会民主党人所力求达到的经济和社会的稳定状态未在国际范围内实现以前，在社会的阶级性质尚未消失以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仍然会存在，这一点是社会民主党人，更正确地说是，正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容漠视的。不言而喻，正如上文已经论述过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常引起战争的原因具有如此的特点，无产阶级不但与它们无关，而且要和它们作坚决的斗争。当然，认为所有战争都是一种反对无产阶级的行动，这样的想法也是不正确的。虽然从一种波拿巴主义的涵义上讲来，这种解释是可能的；而略带波拿巴主义性质的情况也是



“处处都可能发生的”。但是国际政治中引起战争的原因，主要是世界列强各国的资产阶级彼此为了争夺战利品，为了争夺利润而进行斗争。自然，作为这种战争的一种结果以及在战争的进程中都有可能爆发起义和革命，从而使得每一个交战国被迫不得不将枪口转向本国的无产阶级。这样一来，也就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彼此交战的强国的统治阶级在利害关系上团结一致，去反对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也就是一种促使战争结束的倾向。同样自然的是，每一次由资本主义的动机引起并幸而以胜利结束的战争，不管原意是否如此，也将造成波拿巴主义的后果，而在战争遭到不顺利的结局时，不可避免的要在文化上受到损失，尽管相对的也会出现引起资产阶级反动派崩溃的机会。因此，这也就给了无产阶级以非常巨大的推动力去从事反对战争的活动。看来如果在这个或那个国家里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过程中，即便没有击中这个目标，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同时也还是值得赞许的。在唤醒和鼓舞群众方面，爱尔威的观点有它有价值的地方，并且已经起到它的作用。

我们必须首先将战争按照其不同特性加以区分。必须“分门别类！”然后按照这种区分，去确定在什么情况下，原则上应该争取实现裁军。自然，对战争在原则上采取什么态度这一问题具有极高的实际意义，而决不是理论上凭空构想出来的。这个问题也并不是在每一具体情况下能由本身得到解决，恰恰相反，这些具体情况所带来的激动状态，正好引起一种容易使人陷于迷惑而得不到明确观点的倾向。就德国的情形来说，在德法战争开始时和在海勒芬起义期间在党内发生的那种事件，提醒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小心从事和及时作出原则性的阐明。

更之，在每一种个别情况下，除了必须阐明什么是在原则上值得想望的之外，同时还要考察一下什么是在实践上能够办到

的。在这里，爱尔威就陷于一种危险的空想。对任何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战争，工人阶级都发动总罢工或罢战，这种作法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爱尔威曾这样呼吁说：热烈进行反军国主义和反爱国主义的鼓动，我们就能移山倒海！在这里，他就显露出无政府主义的色彩。我们必须指出：无产阶级当中大多数群众仍缺乏阶级觉悟，尚未得到社会民主党的引导，更不用说要求他们在最狂热的沙文主义浪潮的漩涡中从事每一种反爱国主义活动，必须既要审慎又要有自我牺牲的准备和保持冷静的态度。我们不能希望获得更大的成就；成就的程度，裁减军备的程度，是和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教育与修养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的。最落后的民族保有最大的防卫能力。只要遭受战争侵袭的国家的大部分无产阶级在教育 and 战争准备上几乎不是平均地达到最高限度，这样一种行动会是对文化的落后性的一种奖赏。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并对他们进行普遍的革命阐释工作，这是在一旦发生战争情况下成功地实行总罢工和罢战的先决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单纯依赖反军国主义宣传，那是空想。

实际上在正常情况下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无产阶级强大到能够采取这种行动的程度，这就意味着他们强大到足以夺取政权。因为就无产阶级发展其力量的条件来说，再没有比在爆发战争时通常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些条件更为不利的。

就爱尔威的计划<sup>①</sup>来说，将罢战和起义结合起来，和试图夺取政权以及和真正的武装革命结合起来，这样一种计划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不是那种对文化上的落后性的奖赏。但他给自己提出的应该仅仅是如何在民族范围内实现这个计划的问题（只要它一般说来是在进行社会革命当中实现的话），而不是像单纯的罢战和总罢工那样如何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这个计划。然而在民族范围内得到实现的可能性，首先是与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

有直接关系，与他們所生活其中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經濟的緊張程度有直接关系。但这种緊張状态的压力在另一方面也要看无产阶级在經濟上的和智力上-政治上的发展水平以及这种水平和緊張状态的相互关系，而产生促进性的或者抑制性的影响，因此在那些虽然无产阶级有高度的发展水平、但緊張状态压力不大的国家里(例如英国)，比之在那些緊張状态较为严重，但无产阶级发展水平较低的地方(例如在德国那些农业的，以及天主教占优势的工业地区)，不会获得更大的成功。这样，在法国、比利时，或瑞士实际上可能实现的，在德国就远没有可能实现。最后，单纯依靠反军国主义宣傳并不足以弥补这个缺点，虽然这种宣傳对于喚醒人們的阶级意識无疑是极其适合的。此外，还可以提出这样一种反对意見：起义不能人为地制造出来。只要把这个問題冷静地想一想，就不能以为在一切战争中，或者仅仅是那些为无产阶级所譴責并使他們遭受损害的战争中，通过最

- ① 列宁在論 1907 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反军国主义問題的決議时对爱尔威的思想曾作如下批判：“震动了法国和欧洲的臭名远扬的爱尔威在这个問題上维护半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天真地提出要以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战争，他不懂得，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参加革命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能发生，而且也曾經发生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不懂得，能不能“回答”战争，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危机的性质。根据这些条件才能选择斗争的手段，同时这个斗争的目的不应当(这是爱尔威思想的第三个误解和考虑欠周的地方)以和平代替战争，而应当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問題的实质不在于单纯地防止发动战争，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但是，在爱尔威思想的全部半无政府主义的理論中，也包含了一个实际上正确的內容，即从下面的意义上来說，它推动了社会主义：不要仅仅局限于議会斗争手段，要努力使群众懂得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手段来对付战争必然引起的危机。最后，要努力使群众深切地懂得工人国际团结的意义和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虚伪性。”(見“列宁全集”中譯本第 13 卷，第 63—64 頁)——譯者注

活跃的鼓动工作就能立即把人民群众(甚至情绪最好的那些人民,更不用说那些受资本家剥削的全部人民)引导到革命的火热气氛中来;以为这种起义一定会获得成功。战争是这样的一种事实,它从来也不像和国内政治中的军国主义的冲突那样有规则,它一般说来是一种只有通过理论说明才能更迅速地为群众所认识到的危险。战争完全不是一种单纯的、群众可以一看就能识别的阶级斗争现象,并且它那种对外国行动的依赖性,使得人们对于是赞同它还是反对它,感到难以决定。

爱尔威在这里低估了任何从事反对战争活动所必须运用的那种卓越的推动力量,如果要避免使得这种反战活动处于如同炸弹要在投掷者衣袋里爆炸那样一种可笑的同时又是危险的地位,就必须使用这种推动力量。

应该再次指出,必须有区别地对待这个问题。不能不加分辨地一律看待。的确,有这样的战争,它解除革命力量的桎梏;在个别国家之内造成一种强烈的社会上和政治上的紧张状态,并导致一种解决的方法:对俄国进行干涉就是这种战争,当然,这是一种在遥远将来的事。揭开这样一种战争的序幕,对于西欧人民来说就是爆发一场最无情的阶级斗争的信号,就是对于这些不幸的、力争自由的人民一种强制催促,一种鞭撻,去把人民发动起来反对国内的反动势力,反对暴力压迫的崇拜者,反对可耻的刽子手。实际上,华伦的“宁可起义,不要战争”的口号当时就应该在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中间得到热烈赞同的。

在今天已经可以设想的,还有另一种情况,一种勇于牺牲的大团结精神已形成起来了,例如瑞典和挪威之间的战争就是如此。但这不是正常的发展情况,而我们在拟定自己的策略时,原则上却应该把基础放在正常发展情况上,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在法国和德国发生战争时也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很多事情将要决

定于两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他們通过革命阐释工作将会促使这种大团结的时机及早出现。自然，很多事情还要取决于战争的原因；显明的是，例如，尽管在国际政治中議論紛紛，有关殖民地的战争原因，今天特別带有现实性，它們可能被和战争利害关系的人所利用，不过多半成效不会很大罢了。

如果我们暂时只是在例外情况下才把绝对裁军作为自己的目的，这并没有任何从原则上和实践上反对相对裁军的想法，仅仅相对裁军就足以减少军队发动侵略的能力。廢除常备军而代之以全民武装，代之以民兵，同时实行卡斯頓·莫赫关于裁减军费和削弱一切其他军国主义毒害的建議——所有这些要求，完全合乎邏輯地可以由各地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面。

因此，国际代表大会的決議，其内容仅仅包括大多数兴起于现代工人运动的土壤之上的那些組織的反军国主义的最低綱領，总起来并没有超出关于“对外军国主义”问题的范围，那是有充分理由的。因此，个别国家的党的策略綱領对军国主义的这一方面几乎全都缺乏专门的规定；同时，反军国主义的斗争通常是在总的政治舞台上进行的，这些政党力图通过影响整个社会制度而不依靠于宣传工作的专门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也同样都是正当的。在里莫斯的法国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华倫決議将在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作为建議提出来<sup>①</sup>，这个決議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好的和可用的。

① 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于1907年8月举行。會議上研究的最重要問題之一是向军国主义进行斗争問題。在會議中所討論的一切主要問題上，德國代表团大多数人“是不坚定的，或者是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場。”奧·倍倍尔向大会提出的決議草案带有这样的重大缺点：它沒有給工人阶级提出在反对军国主义斗争中的明确任务，因而使他們在帝国主义的屠杀中陷于消极等待。

、无政府主义者，其中特别是尼万希尔斯，对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这种立场的攻击是錯誤的。社会民主党在这里也許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但他們絕不徒托空談。空談和幻想毋宁是这样一种态度：宣布某种难以实现的措施，企图借助于泛泛的談論来解决这个迄今向未能解决的策略問題。

## 2. 反对对内軍国主义的策略

更有前途的反对“对内軍国主义”的斗争，比較简单得多，它的显而易見的目的就是裁减軍备，也就是說，无条件和彻底裁减国家政权的軍备。这个斗争的方法要以最大的灵活性去适应个别国家的国内政治情况，在方式上包括从緩慢的、平静的和深刻的启发教育工作开始一直到提出法国的“不要开枪”的口号。

---

弗·伊·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在大会上发言反对就这个問題作出类似这样的決議。他們对倍倍尔決議草案所提出的修正案經力爭后获得通过。在这些修正中特別重要的是指出这一点：大会建議所有的党“都贊助这件事情：以各国人民都是兄弟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工人，并使他們受到阶级意識的陶冶”。

由此产生的新決議案既具有科学的馬克思主义分析的严格性，“同时也向工人政党介绍了一些最坚决最革命的斗争措施”（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4頁）。

1907年8月底在斯图加特也召开了社会主义青年的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青年运动中最重要的問題：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关于经济斗争及其他等問題。卡尔·李卜克内西出席大会，作了第三个問題（即关于向軍国主义进行斗争問題）的报告。他在这个不长的概括报告中，再一次論述了本书业已提出的基本原理。

斯图加特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以及弗·伊·列宁的协同工作，丰富了李卜克内西的思想内容。他更为坚决地号召青年們組織起来向德国軍国主义展开斗争，說服人們去考虑和模仿俄国工人阶级以革命回答沙皇制度所挑战的1904—1905年战争和毫不畏懼統治集团的镇压迫害的經驗。——俄譯本注

这个斗争及其专门化的必要性，对于无产阶级说来，每天正在迫切地（特别是在那些使用军队去对付罢工工人和无阶级的政治示威的地方）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世界各处，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和奥地利，都已充分证明：专门性的反军国主义宣传在军队对阶级斗争进行干涉的影响下已怎样取得自己独特的形式和现实性。这种情况对法国来说是切合的，尽管那里有爱尔威主义，它在工团主义运动中的很多支持者只能把一小部分成就归功于自己的反爱国主义方针及其方式。根据李氏的证明<sup>①</sup>，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在德国，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暂时还不受欢迎，这在不少程度上是由于：直到最近那里几乎还不曾发生过军队干涉罢工斗争的流血事件。但是，难道对进步的人民运动的不可逃避的命运，也要等到孩子堕井之后才赶紧把井口盖上吗？难道甚至社会民主党和它的具有远见、对未来充满乐观和有明确看法的纲领也会始终像卡山特拉的呼号<sup>②</sup>那样被人置若罔闻吗？

### 3. 无政府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 反军国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是由经济-历史的理解推断出来的；它只从这种理解中得到阐明，因此它是和一切空想主义截然不同的。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是在理论上缺乏任何历史的基础，这一点标志出这两个运动正好彼此针锋相对。

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是历史的和有机的，而无政府主义的

① 参看“社会主义生活”第18期，第80页。

② 卡山特拉系古希腊的女预言者，曾预言当时著名的泰莱城将要毁灭。——译者注

观点却是随意的和机械的。的确，无政府主义也把人看成是他们所说的那种发展的承担者，并且认为人的意志是动力，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影响这种意志。而社会民主主义也认为影响工人阶级的意志是自己的任务。

但这里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对于无政府主义说来，影响意志是取得成功的唯一重要的前提。但对社会民主主义来说，这种影响和客观经济发展阶段比较起来仅占次要的地位，任何一个客观经济发展阶段都不是仅仅凭群众的或某些阶级的最大愿望就能超越的。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对意志的影响，只要作了应有的努力，永远是可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作为一种群众的或阶级的现象，这种影响只有在群众方面具备了由经济发展所创造出来的预备条件时才是可能的。关于这种预备条件的必要性，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彼此又有争论，而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意见分歧大多是产生于这样的怀疑：就是，这种预备条件在指定情况下是否存在。自然，采取某种行动的经济条件是否成熟，这是一个难以决定的问题。关于意志必须受影响的程度，特别是为此必需的预备条件已经具备到什么程度，在个别情况下本来是难以确定的。个人的气质，乐观情绪或悲观情绪，在这里起到一种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这里正是社会民主党内部意见分歧的源泉，那些认为意志在广大程度上可以加以影响，但仅仅要求在微小程度上作好预备条件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接近于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无政府社会主义者。所以，尽管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互相对立——但不是互相矛盾——的地方，我们仍可找到这两种主义之间的过渡之处，像光谱中的颜色彼此过渡一样。

意志可被影响的程度除了取决于预备条件的成熟程度以



外，还取决于人民的或要受影响的那个阶级的精神平衡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动荡时期比之平静时期更大。因此它有时像鬼火那样使人迷乱，間或簡直是危險，但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动荡时期比在平静时期更容易获得。但是这种更大的可能性在平静时期到来时几乎总是要再度丧失的，最低限度也要丧失一部分，連帶它所协助获取的丰富精力一同丧失：革命的历史对此是一种經常的証明。

这两种基本观点之間的原则区别还在于：无政府主义认为借助于一小批有决心的人就能够达到一切目的——自然，在这当中它是要消极地或积极地役使群众的意志的。的确，社会主义者持有这样一种看法：准备得很好的、有决心的和具有明确目的的少数人，在决定性的时刻里能够引导群众前进，發揮重大的影响。区别在于：是像社会主义者所作的那样，仅是从这样的涵义下才力图發揮其影响并承認是可能的，即，这些少数人不过是群众意志的鼓舞者和执行者，而这种意志是群众在特定形势下发展成熟的，并且能够表明是自己本身的社会意志；还是像真正的开明专制主义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作的那样，是从这种涵义上去發揮这种影响：有决心的一小批突击手仅仅是自己意志的执行者，而群众的意志不过是被利用为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

无政府主义希望騎着一匹脱韁之馬，跳过一切源出于經濟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困难，或者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一种像把韁繩系于馬尾巴上那样的奇怪措施。对于它來說，主旨是：“事业在先”。自然，在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中也会遇到无政府主义所建議的行动是正确和可行的时候。但无政府主义的缺点不是它所宣傳的方法的绝对不适用，而是相对的不适用。这种相对的不适用是产生于对現存社会的力量对比有誤解，而这种誤解本身

又是由于对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缺乏理解，如果说在更往后的发展阶段中，无政府主义的建議将会是可实行的或正确的，那么也不能以此作为辩护的理由，而是相反，正足以判明无政府主义策略的錯誤，尽管如果公平地說来，无政府主义的策略在激发群众方面也有其不可否認的功績。

无政府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化的反軍国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化的总罢工的學生姊妹。这种學生的性質由下面这一点从外表上就能加以証实：这种反軍国主义，概括地說来，終于要归结到罢战。为了懂得这种反軍国主义的实质，并了解它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反軍国主义的差別，必須用下面这几点把两者区分开：反軍国主义的动机，反軍国主义宣傳的方法，反軍国主义为自己規定的最終目的和任务，以及力图为达到这些最終目的或任务所使用的方法。

反軍国主义运动的动机，对于无政府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來說是相同的，因为二者都把軍国主义看成是妨碍它們实现自己的社会計劃的一种特殊的机械-暴力的障碍。除此以外，二者的差別在于彼此有着不同的世界观，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观。无政府主义对于軍国主义的有机的-資本主义的性質以及与之相适应并对之起作用的經濟和社会发展規律理解得如何少，这里我們不能詳細論述。社会主义的反軍国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反軍国主义之間一切主要分歧，其根源就在这个地方。这些分歧大体上可概括如下：社会民主主义的反軍国主义認識到并且运用着經濟的和社会的发展規律，把反对軍国主义的斗争作为反对資本主义的一种职能的斗争来进行。无政府主义却宁可把軍国主义看成是一种由統治階級制造出来的、独立的、任意的和偶然的東西，因而像通常向資本主义进行斗争那样向之进行斗争；无政府主义从幻想的-唯心主义的

观点出发(这种观点无视于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只看到问题的表面,企图依靠激励个人决心这种虚浮的做法,简言之,即企图用纯粹个人主义的方法去打倒军国主义。它不仅在其社会目的上是个人主义的(当然,随着不同的无政府主义的变种而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在其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见解上,以及在方法上也是个人主义的。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来说,彼此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如果人们满足于用一句口号来加以说明的话,这就是:消灭军国主义,消灭对内军国主义和对外军国主义。但社会民主主义按照自己对军国主义本质的理解,认为单纯地彻底消灭军国主义是不可能的,军国主义只能和资本主义这个最后的阶级社会制度一道陷于崩溃。当然,资本主义并不是永久不变的,而是一种经常变化的事物。这个制度由于它那些固有的、为数甚多的与它敌对的倾向,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倾向,能使它发生重大的变化和削弱。因此资本主义的生存表现,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军国主义的东西,不管它在个别国家中表现为何种不同的形式,其本身并不是不能加以削弱的,甚至它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也能松弛下来<sup>①</sup>。

这种情况对于资本主义的其他生存表现来说,都或多或少同样可以适用,但无论如何,它决不会改变军国主义的有机的一资本主义的<sup>②</sup>性质,决不会改变: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的任务并不是孤立地进行反军国主义的斗争,它的最终目的也不是孤立地消灭军国主义,而是把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消灭;而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宣传却认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就是孤立地消灭军国主义。当然,对下面这两件事情无需争论:

① 参看本书第182页。

② 更正确地说是:有机的、源于阶级社会的本质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政府主义者也进行——仅仅是与反军国主义平行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但也是按照无政府主义的非有机的概念去理解资本主义）；此外，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那种迂迴曲折的理论道路上，往往也闪出一丝对社会关系有比较深刻见解的光芒。

在斗争方法上，二者由于在历史考察方法上的根本不同而出现最强烈的分歧。这里应该把发动反军国主义运动的方法和利用这种运动去反对军国主义的方法区分开来。说到第一种方法，无政府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首先依赖于伦理上的热情，道义上的鞭策，人道和正义的论据，简言之，依靠各种各样可以影响人们意志的方法，依靠不认为反军国主义有其阶级性的那些方法，在这些方法中，反军国主义表现为抽象的普遍适用的绝对命令式的要求。因此无政府主义按照逻辑上的推论，是经常不仅求助于士兵，也求助于军官的<sup>①</sup>。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由于类似托尔斯泰主义者的伤感的高谈阔论，以及伯尔特·馮·赛德纳类型的“世界和平友人派”那种软弱无力的反对战争的符咒，因而十分有损于它自己的声望。

反之，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宣传，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宣传，因而它在原则上完全是求助于那个在阶级斗争中必然是军国主义敌人的阶级，虽然它自然也会善意地对待在分化过程中转移到自己方面来的资产阶级中那些背叛本阶级的人。这种宣传，目的在于争取更多的人到自己的方面来，在从事这种阐释工作时，不是按照绝对命令、人道的观点、关于自由与正义的公理去进行，而是按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的利益，军国主义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以及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所起

<sup>①</sup> 关于在俄国，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来军官们可以接近反军国主义一层，前文已有论及。

和应起的作用去进行。它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出发，得出无产阶级在对待军国主义的关系上负有何种任务的结论。当然，它也利用伦理上的论据，绝对命令的全部热情，基本人权，以及优美的但不实用的市民阶级的道德原则（市民阶级在其旭日初升的新兴时期的道德原则），以及甚至宗教上的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和观念。所有这一切都仅仅起一种补助的作用。这一切都是用以使得那些尚未受过教导的无产阶级的闭塞眼界得以更迅速的打开，以便阶级觉悟的阳光可以透进他们的脑海，同时还进一步用于激发无产阶级，使之热情地行动起来。

反军国主义所使用的方法，也即反军国主义思想在实践上所采取的方法，就无政府主义这方面来说，是更带有个人主义和幻想的性质。无政府主义特别重视个人单独拒绝执行军事勤务和拒绝使用武器，以及个人提出抗议。无政府主义的文献以欢庆凯旋的心情，十分精密和确切地描述所有这一类的情况。当然，在它的心目中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上面已经提及过的反对军国主义的行动，一是促成反军国主义运动的特种式样的宣传。它的根据是：这一类英雄式的范例将激发人们去竞相模仿，唤醒人们去同情和歌颂这些“英雄”所献身的运动。

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就不一样。当然，它明确地理解到，这一类的个人的行动可能是群众运动的信号和象征，但仅仅是信号和象征而已。它们之所以成为信号自然仅是因为所处是一种局面最为危急的时刻，而在这种局面之下，需要作的仅是把火药桶的导火线点着火。社会民主主义所采取的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手段是：经常不断地组织对军国主义精神进行瓦解和削弱的工作。至于其余的一切，都不过是为这个目的服务，或其所起的作用上只占第二等或者甚至是第三等的地位。此外，正如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的存在这个事实所证明的，在无政府

主义者当中那种对个人行动采取批判态度的倾向，正在获得不断增长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在罢战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策略是一种空想的策略，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借助于良好的愿望和巨大的活动力，就可以凭空召来罢战；而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对罢战的看法是，只有在作为“军国主义精神”被瓦解以后所带来的逻辑上和心理上的必然后果，才有可能利用军队去达到革命的目的，而这种瓦解也只有作为划清阶级界限和进行阐释工作的一种结果或与之同时并举才能实现。

能够很好地说明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的特性的是杜美拉·尼万希尔斯所著“军国主义” (*Le militarisme*)<sup>①</sup>这本小册子。根据他的说法，世界的统治者并不是那些戴着皇冠的国王，而是银行家，金融家和资本家（不是作为一种有机的和必然的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对他来说，战争完全是由银行家们自由决定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承认个人权威——从“罗马教皇直到卡尔·马克思”的权威——的政党都是反动的。尼万希尔斯没有对士兵的阶级地位进行过研究就整个地接受了腓特烈这种恶毒的说法：“如果士兵们开始思想，那他们就一个也不会留在军旗之下”。在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各种方法中，他首先接受拉维勒所著“欧洲战争的真正原因与仲裁” (*Des causes actuelles de guerre en Europe et de l'arbitrage*) 一书中所建议的方法：

- (1) 废除一切对国际交往关系的限制；
- (2) 降低运费、邮费和电报费；
- (3) 实行一种国际上统一的货币制度、度量衡制度、和统一的国际商业法规；

<sup>①</sup> “新时代周刊出版物”，1901年巴黎版，第17号。

(4) 外国人与本国公民在法律上平等；

(5) 促进对外国語知識和一般外国文化的研究；

(6) 创作更多的文艺作品，通过这些作品培育人們对和平的热爱和对战争及其支持者的憎恨；

(7) 促进一切能够保证代議制度的力量和效力的事情，以便可以有助于消除行政权力机关对宣战媾和的决定权；

(8) 鼓励一切能够利用本国的剩余财富去发展别国自然财富的工业企业，以便使得資本世界主义化，其結果造成資本家們的利益在国际范围上的一致；

(9) (这是希万尼尔斯提出异議的唯一的一点)：应该以类似教友派那样憎恨战争的精神去教育教士們。

希万尼尔斯在这些反军国主义方法上还增添了一些他认为更有效的其他方法，即：

(10) 促进工人們的国际利益；

(11) 廢除作为社会制度的国王、总统、上議院和国会，因为他們是与和平为敌的；

(12) 廢除公使及公使館；

(13) 将历史課程改革为文化历史的科学課程；

(14) 廢除常备軍队；

(15) 通过仲裁解决国际爭端；

(16) 把各个不同的欧洲国家組成联盟，按照美利坚合众国的样子，組成欧洲合众国；

(17) 在发生战争时实行罢战和总罢工；

(18) 消极抵抗和个别地拒絕执行軍事勤务；

(19) 促进全体人类的全面发展和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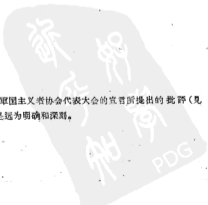
同时，尼万希尔斯提出这样一句富有特征性的話：“当人們在战争中有所損失时，他們就和保卫和平有着利害关系。”这个

說法好像意味着現在的無產階級是和平的破壞者似的。

甚至最慎重的批評家在這裡<sup>①</sup>也能看出種種雜亂無章的情況；不同的對社會和歷史的基本觀點混亂雜陳，不同的計劃措施的混亂雜陳，各種對細節問題的看法混亂雜陳。主要的事情卻沒有論及。在所提到的問題中最主要的就是關於軍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問題，但這個問題也僅是附帶地、幾乎是偶然地被提及。而另一些完全是附帶的、次要的和更次要的問題卻被放到最首要的位置。此外一同被提出來的是些純粹烏托邦的、幻想的方法。把為反軍國主義進行宣傳的方法與反軍國主義的行動本身混為一談。傾向於把一切事情都歸結為個人的主動性和善意，基本觀點的膚淺性明顯地表現出來。尼萬希爾斯這本小冊子的結語，發自深處地表白了無政府主義的模糊不清的世界觀，他說：“勇敢，勇敢，一而再、再而三地勇敢，為了使勝利降臨到我們的頭上，這對於我們來說就是必要的。”

---

① 尼萬希爾斯對國際反軍國主義者協會代表大會的宣言所提出的批評（見“覺醒報”第196頁）是更為明確和深刻的。





## 第五章 專門的反軍国主义 宣傳的必要性

軍国主义本身确实包含有許多自我毀灭的和促使其本身崩潰的萌芽；整个資本主义文化当中也确实包含有很多互相矛盾和互相破坏的因素，例如有不少科学的、艺术的和倫理学的教育工作的傾向是有損于軍国主义的。这些因素，例如“辛普洛斯主义”文学的破坏性作用，不能把它低估了。<sup>①</sup> 不錯，克倫威尔的历史，法国 1789 年的历史和德国 1806 年的历史都教育了我們，軍事制度可能从内部霉烂、腐敗和崩潰。的确，在一切人民与国家政权之間的流血冲突中，一种特别的流血心理学曾大显身手，并起到重大作用，这是一种暗示作用，一种血的催眠，或者按照安德烈的說法——一种血的邏輯，可能在一瞬間就使力量的对比关系发生变化。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触及宣傳的必要性問題，而这种宣傳本身是属于有机的瓦解过程的一部分。这种情况适用于資本主义的一切其他生存表現，并且也适用于資本主义制度本身。一切都應該从如何使鼓动工作获得成功机会来考慮。

軍国主义的特別危險性，我們已經說明过了。它在无产阶级的面前就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强盜，它所提出的最后通牒不是“要命就給錢，不給錢就送命”，而是“既要你的錢，又要你的命！”这比强盜的道德观更有过之。軍国主义不仅是一种巨大的、潜在

<sup>①</sup> 葛·齐柏林少将于 1906 年 12 月 23 日的“十字报”上曾詳細地論述过这种危險性。

的危險，而且也是一种不断变为现实的危險，如果它沒有带来直接打击的話。它不仅是經濟生活中一个要以人为祭品的火神，文化进步中的吸血鬼，階級划分的大騙子。它还是对于无产階級的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在其中演变的那些方式的秘密或公开的最后調节者，是階級斗争策略的最后調节者，这种階級斗争策略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要随着軍国主义这个資本主义暴力統治的主要支柱的变化而轉移。它削弱我們的活动；它是一种暴风雨，在它来临之前那种使人抑郁的酷热中，使我們党的生活一时陷于松懈，并使議會政治愈来愈陷于沉睡和衰萎。

軍国主义的削弱，意味着和平組織有了发展的可能性，或者最少是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受到限制；最为重要的是，这还进一步意味着政治生活、党的斗争变得健康和更为奇发。无情地和有組織地进行反軍国主义斗争，其本身就是革命的播种孕育工作，并导致党的力量的增强，其本身就是年青的革命精神的源泉。

从这一切可以推断出，不仅有进行斗争的必要，而且有进行反对軍国主义的专门斗争的必要。对于軍国主义这样一个分布各处的和危險的事物，只能通过同等分布各处的、有力的、巨大的和勇敢的行动去对付，用这些行动向一切軍国主义的隱匿地方深入地和不停地跟踪追击，并时刻保持警惕。反軍国主义斗争的危險性也迫使在采取这样的专门活动时要比进行一般鼓动工作更加富有弹性和更适合于其具体环境。在德国过去有人极力反对过而且现在仍在反对这一观点，这就說明我們要在妇女和青年当中进行专门的宣傳，我們不仅要向农业劳动者作詳尽的鼓动工作，而且要在职工会中深入到个别行业进行宣傳，最后并且在其他国家中进行有成效的反軍国主义宣傳，以便扫除这种想法和怀疑，駁倒这种反对意見。在曼海姆被否決的第114号建議<sup>①</sup>

① 第114号建議系卡·李卜克內西向1906年舉行的社會民主黨曼海姆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建議“有系統地展開專門的反軍國主義宣傳。並為此目的建立一個常務委員會。”這個建議沒有被採納。——譯者注

中所包含的基本思想必将得到普遍的贊同，这仅是一个时间問題而已，而且預計这个時間很快就会到来。

根据1900年国际代表大会上被一致通过的那个著名的決議进行專門的反軍国主义宣傳，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义务。

要求进行这样一种專門的宣傳，这和任何对軍国主义所持的非历史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完全沒有共同之处。我們对軍国主义在資本主义制度之内所起的作用有着最明确的理解，自然絕不会认为它是处于資本主义之上，也絕不会把它和資本主义混为一談，因为它仅仅是資本主义的一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說，是資本主义的特別有害和危險的生存表現。而我們反对資本主义的整个鼓动工作正是反对資本主义的生存表現，这些生存表現是資本主义本身的具体化。人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指出反軍国主义斗争領域是和总的政治斗争的領域同样并列的特殊領域，和职工会斗争的領域，或者就我个人看来和合作运动与教育的斗争領域同样并列的特殊領域。換句話說：我們是反軍国主义者，同时也是反資本主义者。

如果从历史上看来反軍国主义在各地都是由一种一般比較帶有理論性的东西演变为意义重大的具体的和实际的运动，并且这种演变是和在内战中利用軍隊去反对国内敌人这一情况相伴发生的，那么就可以这样說，在完全不曾发生过、或者几乎没有发生过这种將軍隊用于反对国内敌人的情况，或者发生的时间是那么遙远，以致群众已不复记忆的那些国家中进行專門的反軍国主义宣傳自然是沒有絲毫根据的。社会民主党一向引以自豪的是，当烈火燒身时，它絕不畏縮；但它无宁从历史、从社会知識和兄弟党的經驗中学会高瞻远瞩，并且通过遇事防患于未然而得到好处。历史、社会知識和前面提及的那些經驗对軍国主义問題业已用真正明确的語言作了說明。时机也已成熟了。

## 第六章 反軍国主义在德国 和德国社会民主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綱領，也和国际社会主义一样，至少是和馬克思主义学派一样，給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夺取政权”，也就是說：廢除資本主义寡头政治对无产阶级的社会統治关系而代之以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統治关系。这首先包括：消灭資本主义的軍国主义，这个資本主义-寡头政治的政权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最低綱領曾專門論及軍国主义，并且規定了反对它的專門任务和專門目的，从而廓清了一切原則上反对进行專門的反軍国主义宣傳的反对意見。它要求：“实施普遍防卫的教育。以人民軍代替常备軍。和平与战争問題，通过議会决定。用仲裁方式調解一切国际爭端。”因而这个綱領对現時和对最近的将来都十分明确地否定了空想主义者的观点——这种观点并不是反对軍国主义，而是反对任何种类的备战活动，它不仅拒絕参加任何由資本主义，由政治上和民族上的反动势力所挑起的战争，而且在原則上拒絕参加任何种类的战争；它不仅和战争进行斗争，并且以一种幻想的方式企图否認战争的一切事实上的可能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結果。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如同其他国家絕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甚至是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在思想上并不是反爱国主义的（例如，爱尔威），也不是反民族的（克魯

泡特金)，而按照其階級鬥爭性質所得出的結論是：非愛國主義的。

社會民主黨，作為無產階級的政黨，不言而喻和不容爭辯地是對內軍國主義的不共戴天的敵人，針鋒相對的敵人，在殊死鬥爭中你死我活的敵人，而徹底肅清軍國主義就是它的最重要的任務。

迄今德國在執行 1900 年巴黎代表大會的決議上作了些什麼呢？

在德國創立專門的反軍國主義宣傳的努力曾一再遭到有勢力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反對，他們的理由是，世界上沒有其他社會民主黨像德國社會民主黨那樣積極地進行反軍國主義的鬥爭。這種說法也不無幾分真理。從德意志帝國建成的時候起，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和在報刊上就曾不斷對軍國主義，對它的整個本質及其一切的有害影響作過無情的批判，它積累起用以譴責軍國主義的龐大材料，並以巨大的頑強力量在一般鼓動工作的範圍內進行反對軍國主義的鬥爭。在這方面對於我們的黨無需作任何辯護和贊美，事實的本身會說明一切。但對於已經完成的事情還須全面地加以補充。

我們並不完全否認，迄今進行的反軍國主義鬥爭是有成就的，這些鬥爭的形式也適合於它所追求的目的。我們也不爭辯，這些鬥爭形式在將來仍是絕對必要的，極其有用和富於成效的。但問題並不就此完全解決。這裡問題也和青年的教育問題有密切關係，因為反軍國主義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青年教育問題的一部分。

當然，我們的整個鼓動工作是要通過闡釋使得人們思想明確，而所有反對資本主義的人，所有社會民主黨人本身就是優秀的、甚至最可靠的或者可以說是唯一可靠的反軍國主義者。對

于我們整个闡釋工作的反軍国主义方向是不容怀疑的。然而，我們的整个鼓动工作要依靠誰呢？这在过去和现在，依靠成年的男女工人，是完全有根据和必要的。但我們希望不仅拥有成年的无产阶级，而且也拥有幼小的无产阶级，即无产阶级青年，因为无产阶级青年的未来就是未来的无产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未来。“誰有了青年，誰就有了未来”。

这里可能又有人提出这样的异議：誰有了父母，誰就有了这些父母的儿女，誰也就有了青年！不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能竭力将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灌輸給他的儿女，教育他們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那他就真是一个可怜的人。但是，按照我們的意見，父母的影响，結合經濟、社会与政治环境的影响，而无产阶级青年就是在这些影响中成长起来的，因为这些因素具有最重要同时又最显而易見的意义，因此党的工作从原則上不能漠視他們，不能不把他們看作有力的鼓动手段和宣傳闡釋手段。尽管反动势力和資本主义企图狡猾地俘虏这些天真的幼小心灵以便為他們利用，但以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在家庭中进行教育一定能够实现。不过这样还不能彻底解决問題，正如詳細考查上述思想之后所証明的，我們迄今进行的鼓动工作其缺点正在这里。这种缺点正在扩大，因而迫切需要加以补救。

“每个社会民主党人應該教育自己的儿女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但这只能尽力而为。这里首先有一个重大缺憾。有很多人根本不会教育，即便他們有这样的時間和良好的願望；也有很多社会民主党的无产者，他們即便有最良好的願望也沒有必需的时间；此外，有些人还缺乏进行这种教育的必要知識；而妇女及家庭中的其他成員往往由于在教育方面处于落后状态，会抵銷了有阶级覺悟的父亲們的教育影响。如果党要完成它的全部义务，就应处处帮助家庭教育，竭力进行一般的青年教育工

作，特别是在青年人中間进行鼓动，而这种鼓动还必须具有必要的反軍国主义的尖銳锋芒。

此外，究竟有多少无产者是真正經過很好的思想教育的社会民主党人，他們經過那样的思想教育以致自己能够向別人闡釋社会民主党人对各种根本問題的批判認識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方針目的？有多少无产者在和平时期能够这样甘願牺牲和孜孜不倦地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作这种頑强的、辛勞的和时刻不停的日常教育工作？不用說那些受到一部分或一半思想教导为数极大的群众，还有这样非常众多的无产者对于社会民主党是完全陌生的。在我們的面前，还有充滿极好的无产阶级幼芽的廣漠田野，一望无际，我們應該开始进行耕耘培植，决不能等待成年无产阶级的落后部分都已爭取过来以后才办。自然，由那些受过思想教育的双亲对青年人进行教育培养工作是要比較容易的，但这絕不排除向无产阶级青年中比較困难的部分进行这种工作的可能性和义务。

因此，向青年們进行鼓动的必要性是不容怀疑的。而这种青年鼓动工作按照它的目的在原則上應該使用另一种方法（适应于青年人的另一种生活条件，另一种理解程度，另一种爱好和另一种性格），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这种鼓动工作應該專門化，应在一般鼓动工作之外給予特殊的地位，而且理應最少在一定範圍之內要由專門机构来掌握。我們的鼓动工作，隨着它的範圍的扩大和党的任务的不断增加，加上决定性战斗的时刻正在临近，已經达到这样广大与分散的程度，以致愈来愈有必要分工。这种分工有些相对的困难，但这是一些我們絕不应輕視的相对的困难。

更之，在向青年进行鼓动工作的範圍內，反軍国主义的鼓动工作起着一种特殊的和独有的作用。它應該在那些平常和社

会民主党的青年教育工作沒有接触的阶层中进行。它应该扩大自己的范围，尽可能包括比一般教育工作更为宽广的范围，包括那些沒有进工人教育学校，沒有听教导课程和系統演講，沒有經常閱讀一般青年讀物的这样一部分无产階級青年。它还必須求助于一些年岁較大的无产階級青年，他們往往由于自己年岁較大，对于一般教育比較容易接受。进行这种宣傳的基本范围是年令在17至21岁的这一部分人。这种宣傳和一般的教育工作比較起来应具有更加明显的鼓动性質。它必須和这些教育工作在方式上有所不同，最低限度有一部分是如此。这种宣傳由于它的十分特别的危險性，最好不要和一般教育工作掺合起来：这一方面是为了在沒有必要的情况下不妨碍一般教育工作，并使其声誉不致遭受損害，另一方面，是为了使反軍国主义的鼓动工作由一些备有专门訓練并且熟悉各种陷害詭計的人来领导，从而使这些鼓动工作避免遭到危險。最后，正是由于反軍国主义的材料是如此的龐大和分散（人們可以想到例如虐待士兵和軍法审判，等等），因而单纯为了尽可能地利用一切現有可用的材料，也应该进行分工或专门化；其实不但在材料的利用上要如此，而且在搜集、選擇和加工整理上也应如此。

正如最后这一論据所指出的，反軍国主义的鼓动通过这种鼓动工作的专门化在成年人中間还可以获得多种的效果。

因此，这是适当的工作时机，从事有益工作的大好时机。

在德国，反軍国主义的发展迄今所取得的成就是什么，迄今进行反軍国主义鼓动的工作方法其情况又如何呢？

的确，德国有很大一部分军队已經成为“紅色”的了。关于这一点，只須看一下在德国人民当中各个政党的組合情况就够了。这些显而易見的事实曾迫使那位著名的帝国同盟的头子馮·李伯特中將去执笔从事写作，写了一本脛炙人口的有趣书



籍：“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及其对德国军队的影响”(Die Entwicklung der Sozialdemokratie und ihr Einfluß auf das deutsche Heer)，这本书由于内容不堪入目，甚至还受到社会民主党的叛徒麦斯·罗伦士的嘲笑(罗伦士现在为了获得很好的金钱报酬已抛弃了他过去所崇敬的东西)；这些事实也曾迫使冯·艾赫贺恩将军于1906年秋天采取为士兵们指定讲授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授课时间的措施<sup>①</sup>。的确，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德国选民，即德国国民中属于25岁以上的男子，曾在1903年的国会选举中拥护社会民主党；而最少在目前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也是真确的：社会民主党在年青人当中比在年岁较大的人里有更多拥护它的人。不过对于年龄在20到22岁这一部分人，这种百分比的分配情况是否也存在，却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应该明确地了解：一般来说，这些年青人并不全部是些具有坚定信仰的人；在他们当中的这几个人彼此还有重大区别：一种是在选举时投社会民主党票的人，一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一种是决心甘冒一切个人危险，在军队中进行反军国主义活动的人。因此，对于这样一个强大的同盟者，在纪律败坏的情况下还受到前面所说的“心理学”“催眠术”“血的逻辑”的影响，就不能这样说：在军队中约近三分之一的人真正具有这样的精神和道德品质，以致人们不可能或难以将他们用于一种暴力的、违反宪法的和违反现行法律的、其目的是对付国内敌人、反对工人运动的活动。

在动员后备军或预备队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也确实会发生不利于军国主义的事态。“前进报”的一个军界同事在1906年10月时曾经十分正确地指出过：在发生战争情况下征召入伍的后备军和预备队，其人数这时约占军队的五

<sup>①</sup> 参看1906年12月8日的“社会民主党通讯”。

分之四，最少共計有一百萬人，這些人從軍國主義的觀點看來是不可靠的。當然，在這裡我們應該採取批判的態度去看待這件事情，同時不能無視於這種情況：軍國主義的群眾催眠術，或者群眾心理學，以及來自軍事當局的口令指示，可能使我們這位軍界同事的估計要打一個大折扣。

在這方面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工人運動內部一般宣傳所作的。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專門宣傳活動這一領域內，對於將要服兵役的人迄今幾乎還沒有專門作過什麼工作。除了著名的“應服兵役者指南”（Führer für dem Militärpflichtigen）和黨的理事會於1906年夏天所出版的小冊子以外，我們還不知道有什麼同類的其他材料。而且這兩個著作所載的完全是些適用於服兵役的人的有關法律規定。正確的是，發展是要通過我們的勞動去獲得的，不能認為一切可以任其自生自滅。這也是正確的：屬於這類的無為主義和宿命論，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來，都是重大的錯誤和一切鼓動工作的掘墓人。因此進行一般宣傳是正確的，而進行專門的反軍國主義宣傳也是正確的。這樣，就必須在德國迅速而強有力地展開反軍國主義的宣傳工作。

值得稱贊的是南德意志的“青年近衛軍”，它已勇敢地着手進行實際工作來解決這個問題。這當然只是一種平凡的開始，但它將得到而且必須迅速得到鼓勵和支持，儘管對於業已開始在德國萌芽的無政府主義的反軍國主義<sup>①</sup>也要設法加以消除。

另一方面，我們還要再問一下：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德國的工人運動（它也樂於聽到人們贊之為新國際的中堅和精銳部隊）是否應該表現得如此過分的謹慎或輕信，以致在這樣的長時期內——直到在德國出現了十二個福美斯事件迫使他們履行這個

<sup>①</sup> 參看“自由工人”雜誌按月出版的“反軍國主義”增刊（這個增刊已刊行若干時日）。

任务以前，直到它在世界大战和对俄国进行干涉<sup>①</sup>（社会民主党对此应该担负起自己应负的一部分责任）这些事实（它要竭尽一切力量和斗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些紧张局势）的面前自己被判明是力量不足之前——还不执行这个任务呢？

难道德国工人阶级在警察对工人的屠杀中，在反军国主义宣传的一定影响下，对此没有得到足够的刺激吗？

不管怎样，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应继续在这种认识之前熟视无睹；“*Si vis pacem, para bellum*”（希求和平就要准备战争），这句话也可用来对待军国主义。尽可能早地开始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为的是替无产阶级尽可能从一开始时就减少军国主义的危险！

当然，在德国进行这种宣传所遇到的特别困难并不能成为拖延的根据，反之倒应该成为刺激人们加速进行的原因。

现时德国的无产阶级已十分成熟，而总的国内政治局势——德国无产阶级在其压迫下呻吟的政治局势——就更加成熟得多了。

---

① 对俄国是否进行干涉无疑是可以怀疑的，但这种可疑性在贝罗伯爵于1906年11月14日在德国国会作了声明之后已不再存在了。

## 第七章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反軍国主义任务

反爱国主义的反軍国主义在德国没有发展的土壤，将来也找不到这种土壤。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宣傳工作应该愈来愈多地与关于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的宣傳和国际和平的宣傳互相呼应，作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一致目标。上文所論述过的反軍国主义的綱領性要求已为此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和无可非議的基础。

一般說来，对内的軍国主义及其一切派生的、在平时也较为急迫的有害表现将会变得更加迫不及待而使軍国主义的阶级斗争性质最明瞭地显露出来。至于它的那一方面应该成为遭受中心攻击的地方这个问题，却要取决于当时的国内和国际形势。

我们在德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宣傳方式和宣傳手段并使其更趋完善，这当然要以我们应该在法律范围之内进行宣傳，因而从一开始起就要把在军队中间进行宣傳这个问题分离出去为前提。

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搜集控訴軍国主义的材料上还远沒有作过足够的工作。只有在軍費預算、直接軍費开支和現役軍人人数的增加这几方面还能比較經常地提出詳細的論述材料。但关于軍費負担和關稅及賦稅政策之間的相互关系問題，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我們最感到欠缺的是：关于虐待士兵，軍法审判

的效果，士兵自杀，军队中的卫生状况，在执行勤务时的受伤殘廢，津貼和年金的情况，利用士兵去压低工資及与此有关的軍团的訓令，利用士兵破坏罢工，遣散士兵作为罢工破坏者，軍人和武装警察对罢工的干涉及因此遭受伤害的人数，軍事抵制办法，对政治活动的軍事干涉，在社会-政治斗争或政治斗争中利用退伍軍人协会，此外还有关于在所有这一切领域内軍国主义所取得的效果，特别是在其他国家的經濟和政治斗争中，那里只要有可能办到就建立起一套陸軍軍国主义、海軍軍国主义和殖民軍国主义的作法。我們还感欠缺的是：对于我們的对手——軍国主义青年联盟的活动缺乏足够的知識和材料，关于反軍国主义的运动及如何作斗争这些問題也是如此。

对所有这些材料进行搜集、审查和分析对比，应该有系統地进行，因此不可能在进行一般鼓动工作时就便附带办妥。

这些材料自然首先要一般在一般鼓动工作，在国会、在报刊、在通俗小册子以及在集会上加以利用。但除此以外，它們也必须轉用于一种完全特定的领域，运行于完全特定的轨道上面，使其在从反軍国主义的观点看来特別重要的那些居民阶层中間深入人心和发挥作用。这里首先指的不仅是我們所說的应服兵役的青年，而且还包括为人父母的人，特別是母亲，为了有組織地以反軍国主义精神教育青年們，必須把她們动員起来；同样也指的是年岁較大的工人，他們对青年工人和学徒工所具有的影响在这方面也可以加以利用。最后，还必须組織关于反对退伍軍人协会的更坚强有力和更有計劃的斗争。

鼓动工作不論在什么地方都不应直接或間接地要求人們拒絕服从軍事命令，其实只要它能够明确地揭露了軍国主义的本質及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只要它能够通过有力地闡述軍国主义的反人民的特性和活动，激起人們对軍国主义的憤怒和痛

惡，自己的目的就完全达到了。

在法律容許的範圍內，這種宣傳的主要重擔就必須落在青年組織的肩上。當然，這些組織通過激發提高階級覺悟的同時，其本身也就埋葬了軍國主義或軍國主義思想。青年聯盟應該通過報刊、小冊子、傳單，通過作報告、系統演講和專業課程，採取容易為青年人了解的適當方式，大力傳播反軍國主義的精神。慶祝紀念儀式和藝術展覽也應加以利用，以達到同樣目的。聯盟的成員也應受到教育，使他們能夠成為反軍國主義的宣傳家。通過在自己同階級和同年歲的同志之間進行口頭鼓動工作，通過文字作品的廣泛傳播，青年組織的成員就可以在家庭中，親屬朋友中，在工作場所和工廠中爭取到廣大的擁護反軍國主義的人。

然而青年組織不應將鼓動工作局限於它本身的成員，而應該擴及到尽可能大的廣泛階層。它們應該在全體青年工人中間進行工作。它們也有責任按照上面所述的方式把成年工人爭取過來。報刊、傳單、小冊子，召開一般性會議，公開報告會，藝術展覽，慶祝典禮儀式等等（這些事情不僅一般地要為青年人舉行而且也為成年人舉行，以贏得成年人對青年反軍國主義鼓動工作的贊助）都應有組織地進行。用送殯方式送新兵入伍，以及各種各式的示威遊行，只要條件容許也應利用為這個目的服務。

此外，黨應該仍然和過去一樣，但要以愈來愈大的規模，有組織地吸收士兵和下級軍官，在報刊上和國會里強有力地保衛他們的物質利益和社會福利（服役期間）<sup>①</sup>，並通過這些辦法利用一切不超出合法範圍的方式爭取這一階層的同情。

在德國似乎不必建議仿照比利時和荷蘭的作法為那些曾在

<sup>①</sup> 改善薪餉、糧食、衣著、住宿及一般待遇，減輕勤務服役，反對虐待，對申訴簡便權利、懲戒處罰權力以及軍法審判的改革等等。

軍中服役的人成立專門聯合會去向退伍軍人協會進行針鋒相對的活動：有了一般政治機構和職工會就足以達到這種目的。

如果我們觀察一下其他國家所進行的事情，我們就可以看出，擺在我們面前還有多少工作要作。如果我們瀏覽一下上面所說過的綱領，我們就可以覺察到，黨儘管在反軍國主義領域內已經作了很多事情，但它也僅僅是開始負擔起自己的義務，它似乎仍處於反軍國主義宣傳的襁褓時期。

顯而易見的是：所有這些多種多樣的任務，不可能由一個總機構去完成；但同樣明顯的是，這些任務的執行卻能夠而且必須由一個總機構來領導和控制。為這個目的而設立的總委員會，看來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只有如此才能保證可以慎重地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性去進行鼓動。反軍國主義宣傳應該像一個伸延廣闊的網狀物，其範圍包括全體人民。必須有系統地使無產階級青年充滿階級覺悟和對軍國主義的憎恨。應該使無產階級青年的心洋溢年青人的熱情去進行這種鼓動工作。無產階級青年屬於社會民主黨，屬於社會民主黨的反軍國主義。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執行自己的義務，這些青年就將要而且必定會為我們所贏得。誰有了青年，誰就有了軍隊。





2 024 2233 3

## 譯 后 記

本書先是根據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60年版俄譯本譯出，後又根據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統一社會黨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輯的“卡爾·李卜克內西演說及論文集”第一卷（柏林狄茲出版社1958年版）所載此書德文原本作了全面校訂，並補譯了俄譯本未譯出的幾處地方。第一部分“軍國主義”，翻譯時還參考過英譯本（“Militarism”，1917年B. W. Huebsch, New York 版）。本書著者所加的邊注很多，除少數內容主要是資料說明的注釋以外，均已譯出。俄譯本英譯本及德文本編者所作的注，凡經直接採用的，皆註明出處，其有經過譯者改寫的，則一概作為譯者注，以明責任。關於本書作者和本書內容，在本書俄譯本序言中已有扼要的介紹。

譯 者

